

古文小品咀华 清 吴门王符曾锡周评次

原序

学者髫年受书，将角力于艺苑之场，求古文大家以开拓其心胸，激发其志气。多为贵乎，少为贵乎？则必曰：贵多。贯通于有得之后，专精于既博之余，洗髓伐毛，陈言务去。少为贵乎，多为贵乎？则又曰：贵少。夫贵少者，非寒俭之谓，非渗漏之谓，谓其能遗糟粕而存精液也，谓其能由驯熟而臻平淡也。择焉精者，语焉必详，至约之中，至博存焉。世有会心人，决不河汉斯言也。是以庖牺氏之画卦也，始以一画而万象包涵乎其中；虞书载两朝之事，仅比夏商什之一二，然云烂星华，辉映万祀。左、国、公、谷、檀弓，皆以简贵胜，若出后人手，摘其片言只字，可衍为万语千言。然则今人生古人之后，观古人之遗范，而究其指归，掇其菁英，由博返约，卓然成一家言。宁患不能多哉，但患不能少耳！譬之于物：山中顽石，海上遗砾，却车而载。而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仅玩弄于掌握之间，然光焰可照前后十二乘，而价重乎连城。譬之于战：班超以三十六骑、攻鄯善，入虎穴而取虎子；刘先主之伐吴也，七百里连营，而挠败于秭归。兵贵精，不贵多，此其大彰明较著者也。尝试论之文章一道：学步者，丰满毛羽，矜奇炫异。其继也，则涣然水释，怡然理顺。逮乎入室之后，笔墨矜贵，必敛才就法，以驯至于入化出神而后已。务得贪多，曷足贵哉！善乎柳子厚有言：出我文于笔砚之伍，其有评我太简者，慎勿以知文许之。宋刘克庄亦云：古人名世之文，或以一字而传，如梁鸿之噫是也；或以二字而传，如元道州之欸乃是也。而后之文士，驰说骋辞，夸多斗靡，动至累千万言，而不一传何耶？岂非贵精而不贵多之明验耶！虽然，多寡亦何常之有，昔人出言有章，吐辞为经，本不胶于一定，而文之至者，亦未可以形求也。今试取集中所次读之，虽惜墨如金，而光烛万丈；虽心细如发，而气雄宇宙。金熔玉琢，节短音长。人以为至约而宝之者，子独以为至博而赏之也。支公爱马，叹共神骏。其所以欣赏不置者，固在牝牡骊黄之外也哉。吴门王符曾序

赘言 吴门后学王符曾述

予自戊子初夏，既辑左传问世，复采公谷、檀弓、国策、史记、两汉、三国、六朝、及唐宋诸名家鸿文巨篇，合为一编，句栉字比，选胜搜奇，一依《左传咀华》例。成帙之后，久束高阁。兹因坊客敦请，乃汇聚古文短幅若干首付之梓，草草评点，不嫌简陋，盖藉是为乘韦焉。

秦汉以来，文章体制无不原本六经，骚、词、歌、赋本乎《诗》，诏、敕、书、令本乎《书》，论、说、问、答本乎《礼》，考、议、辨、解本乎《易》，记、序、传、志本乎《春秋》，一代制作大手，太上羽翼经传，其次维持

世道，其次抒发情性。若夫交结要津，通款深闺，乞怜之态，褻昵之音，齷齪卑琐，狼藉纸上，乃名教之罪人，亦词坛之蠹贼，尚堪滥列于古文也哉！

鹅足短而鹤胫长。古来爱鹤者，未易更仆数。若爱鹅者，唯右军一人而已。然使起右军而问之，则爱鹅之故与爱鹤之意将毋同。

作家聚精汇神，全在起伏转接处，扼要争奇，长篇短幅，其揆一也。譬之崇山峻岭，固多嵌奇瑰伟之观，即米公袖中石，亦必层峦耸翠，剔透玲珑，方令人心醉耳。

予量不甚洪，而性极嗜酒。饮三四升，即酩酊矣。间从青州从事游，狂言瞽论，颇有可供笑谈者。《小品咀华》之成，大约皆醉乡遣兴也。青灯一盏，残书数卷，酒中佳趣，摸索殆遍。如扬雄酒箴、孔融论酒禁书、刘伶酒德颂、陈暄与兄子秀书、王绩五斗先生传、白居易醉吟先生传、苏轼书东皋子传后诸篇，兼收并蓄，聊以自娱焉。暇则引糟丘以望，念二三知己，俱散之四方：或贸迁有无，集孔方兄所；或穷经皓首，为重馆人；或策蹇裹粮，欲登瀛洲而未至。而吾弟协钧，独挟其才技，捐弃人间，下至重泉，音容日邈，相见无期，抚膺悲恸，乌能已已。友人有曲生者，强予归老于酒泉。予亦心动欲往，又恨毕阮既歿，达人罕至，风景萧条，无复曩时觞咏之盛。惟庐陵欧阳子号醉翁者，岿然仅存，因品隲其文数首，以舒愤懑云。

自昭明有文选，而唐、宋以来，迄乎元明，评定古文者，无虑数百家，集翠编珠，称极盛矣。独恨射利之辈，以贗乱真，借昔贤名字，点窜成书，不嫌滥恶。是编雅意搜奇，拂落俗尘三斗许，纵有谗诃，不恤也。

浸淫于佛老二氏之言者，虽工不录。

连珠七体，半山所诃，入集恐不伦，故芟之。

闺媛能文章者极多，然毕竟带巾帼气，略登一二，以见一斑。

淫词艳曲，坏人心术。流祸中于文章，尚可言耶？予辑古文，凡渐染月露风云，及道儿女闺房之事者，尽汰之，防其渐也。

萧统文选、姚铉唐文粹、吕祖谦宋文鉴，诗文并载，蔚然大观。是编论文耳，未暇旁及。并骚、赋、歌词，概不敢登。

牛鬼蛇神，裨官恶趣也。插利打诨，佻父面目也。皆大方所弗尚，辞而辟之，亦艺林一大快事。

孙月峰先生不喜古文中连用四字句，最与鄙趣合。至于四六对偶，尤为可陋。司马温公云：臣不能为四六。昌黎、庐陵、眉山父子俱耻为之。非好立异也，亦谓自左、国至秦、汉，本无此体耳。

依宋子京例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各为一编。凡史传之文，加左氏、国语、公谷、史记、两汉书、三国志、晋书、魏书、宋齐梁陈隋书、新唐书、五代史

，俱不敢妄意节取，致挂一而漏万也。独列《国策》者，以其为战国游说之书，本非正史也。从国策起，故《家语》、《檀弓》另列。

诸子之中，可爱者甚多。集中但登慎子、韩子、于陵子、吕览数首者，因其可列于先秦耳。他日当荟萃百家，掇其菁华，别成一集，以就正有道云。

六朝骈俪恶习，破坏文章体格，是刻痛加扫除，庶几昌黎起衰遗意。

长篇之患在懒散，短篇之患在局促。集中所载，虽寥寥短幅，而规模阔大，局阵宽展，如尺水兴波，亦复汪洋无际，是能以少许胜人多多许者。

两汉诏令，煌煌巨篇也，似不应列小品中。挚友周隆吉曰：读书要放开眼界。若惯用皮相之法，则四卷中所胪列者，大半不得谓之小品矣，何独汉诏耶。

凡纤巧家数，堕入优俳习气，如陶九成雕传、李清补柳下惠三黜说，俱不入选。

是编之成，不过应坊客之请，非有心于求工也。见闻寡陋，心气粗浮，必见嗤于识者。忆前贤罗陈思八斗、贮长吉锦囊二语，深自愧悔云。

游腾为周谢楚 周策

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，周君迎之以卒，甚敬。楚王怒，让周，以其重秦客。游腾谓楚王曰：「昔智伯欲伐仇音求由，遗之大钟，载以广车，因随入以兵，公由卒亡，无备故也。桓公伐蔡也，号言伐楚，其实袭蔡。今秦者，虎狼之国也，兼有吞周之意；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，周君惧哑剧，以蔡、仇由戒之，贯串妙故使长兵在前，强弩在后，名曰卫疾，妙妙而实囚之也。周君岂能无爱国哉？临风绰约恐一日之亡国，而忧大王。」楚王乃悦。

寻常意思，经其咳吐，便如露滚绿荷。战国第一妙舌也！锡周
卫鞅强秦 秦策

卫鞅亡魏入秦，孝公以为相，封之于商，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，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然刻深寡恩，特以强服之耳。孝公行之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商君，辞不受。孝公已死，惠王代后，莅政有顷，商君告归。人说惠王曰：「大臣太重者国危，左右太亲者深危。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大王之法。是商君反为主，大王更为臣也。且夫商君，固大王仇讎也，愿大王图之。」商君归还，惠王车裂之，而秦人不怜。

写出刑名家果报。秦之韩非、李斯，汉之张汤、赵禹，唐之周兴、来俊臣，想未读此耳！以议论行叙事，后人论赞之祖。锡周

陈轸解谗 秦策

张仪谓秦王曰：「陈轸为王臣，常以国情输楚。仪不能与从事，愿王逐之

。即复之楚，愿王杀之。」王曰：「轸，顿得妙安敢之楚也！」王召陈轸告之曰：「吾能听子言，子欲何之？请为子车约。」对曰：「臣愿之楚。」险绝王曰：「仪以子为之楚，吾又自知子之楚。子非楚，且安之也！」轸曰：「臣出，必故之楚，故字妙以顺王与仪之策，而明臣之楚与否也。攻其中坚，壁垒尽破楚人有两妻者，人挑其者，詈之；挑其少者，少者许之。居无几何，有两妻者死。客谓挑者曰：‘汝取长者乎？少者乎？’省文‘取长者。’客曰：‘长者詈汝，少者和汝，汝何为取长者？’曰：‘居彼人之所，则欲其许我也。入情入理今为我妻，则欲其为我詈人也。’今楚王明主也，而昭阳贤相也。轸为人臣，而常以国输楚王，王必不留臣，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。以此明臣之楚与不。应前」

乘潮弄险惯家也。惯斯巧，巧斯妙矣！锡周

医谏 秦策

医扁鹊见秦武王，武王示之病，扁鹊请除。左右曰：「君之病，在耳之前，目之下，除之未必已也，将使耳不听，目不明。」君以告扁鹊。扁鹊怒而投其石曰：「君与知之者谋之，吐气而与不知者败之。使此知秦国之政也，则君一举而亡国矣。」

满腔郁勃，却以痛快出之。读之当满饮一斗。锡周

甘茂自托于苏代 秦策

甘茂亡秦，且之齐，出关遇苏子，曰：「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？」苏子曰：「不闻。」曰：「夫江上之处女，有家贫而无烛者，处女相与语，欲去之。家品行无烛者将去矣，低回有致谓处女曰：‘妾以无烛，故常先至，扫室布席，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？妙语幸以赐妾，何妨欲处女？喁喁尔汝，宛然香口妾自以有益于处女，何为去我？’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。今臣不肖，弃遂于秦而出关，愿为足下扫室布席，幸无我遂也。」苏子曰：「善。请重公于齐。」

异常妩媚。读者但怜其锦心绣口，不复憎摇尾恣态也！锡周

秦割河东 秦策

三国攻秦，入函谷。秦王谓楼缓，曰：「三国之兵深矣，寡人欲割河东而讲。」对曰：「割河东，大费也；免于国患，大利也。此父兄之任也。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？」王召公子池而问焉，对曰：「讲亦悔，不讲亦悔。」奇文王曰：「何也？」对曰：「王割河东而讲，三国虽去，王必曰：‘惜矣！三国且去，吾特以三城从之。’此讲之悔也；王不讲，三国入函谷，咸阳必危，王又曰：‘惜矣！吾爱三城而不讲。’此又不讲之悔也。」熟于世故之言王曰：「钧吾悔也，宁亡三城而悔，无危咸阳而悔也。寡人决讲矣。」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，三国之兵乃退。

纵逸而有天然之味。孙月峰

不断之断深于断，不劝之劝深于劝。此其立言之妙也。前路语有低昂，中间格用两平，此其谋篇之妙也。若出后人手，必无楼缓一小段作引子矣。古今文不相及处在此。锡周

应侯散金斗士 秦策

天下之士，合從相聚于趙，而欲攻秦。秦相應侯曰：「王勿憂也，請令廢之。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，相聚而攻秦者，以己欲富貴耳。看透王見大王之狗，臥者臥，起者起，行者行，止者止，毋相與鬪者；投之一骨，輕起相牙者，何則？有爭意也。」于是唐雎載音樂，予之五千金，居武安，高會相與飲，謂邯鄲人「誰來取者？」于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，其可得與者，與之昆弟矣。「公與秦計功者，不問金之所之，金盡者功多矣。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。」唐雎行，行至武安，散不能三千金，啞其笑笑天下之士，大相與鬪矣。

打破此关，方见真人品，真力量。彼相与斗者，本非佳士耳。虽然，士风至今日而愈不可问矣。无论其他，秀才观风，季考抢馒头，便有斗意，不可不戒。锡周

邹忌讽齐王纳谏 齐策

邹忌修八尺有余，而形貌昳丽。朝服衣冠，窥镜，春云初展谓其妻曰：「我孰与城北徐公美？」其妻曰：「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？」城北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。春云再展忌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「吾孰与徐公美？」妾曰：「徐公何能及君也？」春云三展旦曰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，问之：「吾与徐公孰美？」客曰：「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」春云四展明日，徐公来，孰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。暮寝而思之，曰：「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」妙在接得无干，妙在接得恰好于是入朝见威王，曰：「臣诚知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春云五展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，宫妇左右莫不私王，朝廷之臣莫不畏王，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：由此观之，王之蔽甚矣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下令：春云六展「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谏寡人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讥于市朝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。」春云七展令初下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；数月之后，时时而间进；期年之后，虽欲言，无可进者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皆朝于齐。云翳消尽，一碧万里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

通篇俱用三叠，凡七层，而文法变换令人不觉，如水上波纹回合荡漾，只一水耳。文章之妙极矣！茅鹿门

今试语于众曰：海旁蜃气象楼台，必笑而不应，谓其说太矜奇而炫异也。

及与之身至海上，目击夫沧溟浩渺中，矗如奇峰，联如叠巘，列如碎岫，隐现不常，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欻起，其随物肖形，一一如天造地设，而后知蜃气之象楼台非天地间必无事。所谓奇者非奇，而所谓异者非异也。假令予未读此文之先有来告者曰：国策载邹忌拟形貌与徐公孰美而入朝见威王。予当笑而不应，谓其说太矜奇而炫异矣。及得此文，自首至尾，密咏恬吟，为之三复焉，为之留连焉，诧其前半之凭空结撰，能令后半如云收雾散也。诧其后半之妙手空空，偏令前半如霞蔚云蒸也。诧其中间界限分明，划沙印泥而又天然斗笋，痕迹尽化也。而后知邹忌之拟形貌与徐公孰美而入朝见威王，乃古今来绝妙之文，所谓奇者何奇，而所谓异者何异也。噫，今人作文，病蛙徐步，蝥螻缘木；古人作文，凤凰翔舞，龙文耀日。锡周

淳于髡一日见七士 齐策

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。王曰：「子来，寡人闻之，千里而一士，是比肩而立；百世而一圣，若随踵而至也。今子一朝而见七士，则士不亦众乎？」淳于髡曰：「不然。夫鸟同翼者而聚居，造句佳兽同足者而俱行。今求柴葫、桔梗于沮泽，则累世不得一焉。及之皋黍、梁父之阴，则邳车而载耳。夫物各有畴，今髡，贤者之畴也。文辞不逊，高自称誉王求士于髡，譬若挹水于河，而取火于燧也。髡将复见之，跌进一步作结岂特七士也。」

便利极矣，却出之以卖弄声口，故佳。锡周

淳于髡谏伐魏 齐策

齐欲伐魏。淳于髡谓齐王曰：「韩子庐者，天下之疾犬也。东郭逡者，海内之狡兔也。韩子庐逐东郭逡，环山者三，腾山者五，二语声焰俱有，却无一字涂抹，天姿国色也兔极于前，犬废于后，犬兔俱罢，各死其处。田父见之，无劳倦之苦，而擅其功。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、弊其众，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，有田父之功也。」齐王惧，谢将休士。

即鹬蚌相持之说，而此更健峭可喜。不着色而自有华，一幅泼墨山水也。

锡周

淳于髡受魏璧马 齐策

齐欲伐魏，魏使人谓淳于髡曰：「齐欲伐魏，能解魏患，唯先生也。敝邑有宝璧二双，文马二驷，请致之先生。」淳于髡曰：「诺。」入说齐王曰：「楚，齐之仇敌也；魏，齐之与国也。说王语只略写，不着意夫伐与国，使仇敌制其余敝，名丑而实危，为王弗取也。」齐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不伐魏。客谓齐王曰：「淳于髡言不伐魏者，受魏之璧马也。」王以谓淳于髡曰：「闻先生受魏之璧马，有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「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？」淳于髡曰：「伐魏之事不便，魏虽刺髡，于王何益？若诚便，魏虽封髡，于王何损

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，魏无见亡之危，百姓无被兵之患，髡有璧马之宝，一滚说来，为公为私，合同而化于王何伤乎？」

不呆拈璧马，亦不抛荒璧马，旁敲侧打，不即不离。锡周
颜闾论贵士 齐策

齐宣王见颜闾，曰：「闾前！」闾亦曰：「王前！」宣王不悦。左右曰：「王人君也，闾人臣也。王曰‘闾前’，闾亦曰‘王前’，可乎？」闾对曰：「夫闾前为慕势，王前为趋士。与使闾为趋势，不如使王为趋士。」王忿然作色曰：「王者贵乎？士贵乎？」对曰：「士贵耳，耳字有致王者不贵。」王曰：「有说乎？」闾曰：「有。昔者秦攻齐，令曰：‘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，死不赦。’令曰：‘有能得齐王头者，封万户侯，赐金千镒。’由是观之，生王之头，曾不若死士之陇也。天惊」宣王曰：「嗟乎！君子焉可侮哉，寡人自取病耳！愿请受为弟子。且颜先生与寡人游，食必太牢，出必乘车，妻子衣服丽都。」颜闾辞去曰：「夫玉生于山，制则破焉，非弗宝贵矣，然大璞不完。较庄生曳尾涂中之论，自胜一筹士生乎鄙野，推选则禄焉，非不尊遂也，然而形神不全。闾愿得归，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，清静贞正以自虞。更有山中白云味，可自怡悦愿得赐归，安行反臣之邑屋。」则再拜辞去。君子曰：闾知足矣，归真反朴，则终身不辱也。

精思绮论，妙绝古今。当时田子方、段干木辈不肯为此言，亦不能为此言。锡周

王斗谏 齐策

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，宣王使谒者延入。王斗曰：「斗趋见王为好势，王趋见斗为好士，于王何如？」使者复还报。王曰：「先生徐之，寡人请从。亦趣」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，与入，曰：「寡人奉先君之宗庙，守社稷，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。其辞尚未毕」王斗对曰：「王闻之过。斗生于乱世，事乱君，焉敢直言正谏。故作戇语」宣王忿然作色，不说。有间，王斗曰：「昔先君桓公所好者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天子授籍，立为太伯。今王有四焉。又奇」宣王悦曰：「寡人愚陋，守齐国，惟恐夫耘之，焉能有四焉？」斗曰：「先君好马，王亦好马。先君好狗，王亦好狗。先君好酒，王亦好酒。绝倒。后人六窍俱通之说，似从此脱化先君好色，王亦好色。先君好士，是王不好士。」宣王曰：「当今之世无士，寡人何好？」王斗曰：「世无骐驎騄耳，王之驷已备矣。世无东郭俊、庐氏之狗，王之走狗已具矣。世无毛嫱、西施，王宫已充矣。王亦不好士也，何患无士？」宣王谢曰：「寡人有罪国家。」于是举士五人任官，齐国大治。

读中幅绝妙文情，令我忆髯参军、短主簿，令公喜，令公怒也。胜处正在

宣王每发一言，便陡然喝住，复抽妙绪，有绝处逢生之奇。锡周

讯田骈 齐策

齐人见田骈，曰：「闻先生高义，设为不宦，而愿为役。」田骈曰：「子何闻之？」对曰：「臣闻之邻人之女。」幻甚，然只是借客形主法田骈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对曰：「臣邻人之女，设为不嫁，行年三十而有七子，不嫁则不嫁，然嫁过毕矣。如何是嫁过毕，思之定当匿笑今先生设为不宦，訛养千钟，徒百人，不宦则然矣，而富过毕矣。句法微变」田子辞。

只一设为生出斧钺。口角尖俏之极，又在一毕字上。张宾王

张评妙矣，然未竟其说。设为者，装模做样之谓。过毕者，败坏决裂之谓。大抵装模做样之人，必至败坏决裂而止。而败坏决裂之人，皆由装模做样而起。从来处女生男，处士出山，同坐此病。此文两两相形激射最毒。锡周
田需对管燕 齐策

管燕得罪齐王，谓其左右曰：「子孰而语辞与我赴诸侯乎？」左右默然莫对。管燕连连同然流涕曰：「悲夫！士何其易得而难用也！」田需对曰：「士三食不得饜，抚膺痛哭而君鹅鹜有余食；下宫糴罗纨，曳绮縠，而士不得以为缘。且财者君之所轻，死者士之所重，较量得妙君不肯以所轻与士，而责士以所重事君，非士易得而难用也。」

士者，难得而易用者也。以为易得，便失之矣。张子登

拈出轻重，折倒难易，大为千古失意人吐气。锡周

谏城薛 齐策

靖郭君将城薛，客多以谏。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。齐人有请者曰：「臣请三言而已矣！奇想益一言，臣请烹。」靖郭君因见之。客趋而进曰：「海大鱼。妙，妙！」因反走。君曰：「客有于此。言无走」客曰：「鄙臣不敢以死为戏。妙！妙！」君曰：「亡，更言之。」对曰：「君不闻大鱼乎？网不能止，钩不能牵，荡而失水，则蝼蚁得意焉。今夫齐，亦君之水也。君长齐，奚以薛为？失齐作失，虽隆薛之城到于天，亦是奇语犹之无益也。」君曰：「善。」乃辍城薛。

绝妙入门诀。彼莽男子上书十二字，真是强人嚼蜡。顾宋梅

游戏之文，乃尔恢奇，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。妙在竟不止三言，妙在何尝非三言，又妙在精选三言，减一宁便无情，增一字即少味。锡周

靖郭君知人 齐策

靖郭君善齐貌辨。一篇提纲便重靖郭君齐貌辨之为人也多疵，门人弗悦。士尉以证靖郭君，靖郭君不听，士尉辞而去。孟尝君又窃以谏，靖郭君大怒曰：「划翦也而类，破吾家。极摹大怒神吻苟可嫌齐貌辨者，吾无辞为之。」于

是舍之上舍，令长子御之，旦暮进食。数年，宣王薨，闵王立。靖郭君之交，大不善于闵王，辞而之薛，与齐貌辨俱留。更妙，直是生死与俱无几何，齐貌辨辞而行，请见闵王。靖郭君曰：「王之不说婴甚，公往必得死焉。真实爱才」齐貌辨曰：「固不求生也，请必行。已拼一死。盖数年之感激深矣！」靖郭君不能止。齐貌辨行至齐，闵王闻之，藏怒以待之。齐貌辨见，闵王曰：「子，靖郭君之所听爱夫！」齐貌辨曰：「爱则有之，听则无有。推开爱字，从听字乘势赶入王之方为太子之时，辨谓靖郭君曰：‘太子相不仁，过颐豕视，若是者信反。不若废太子，更立卫姬婴儿郊师。’靖郭君泣而曰：‘不可，吾不忍也。’若听辨而为之，必无今日之患也。巧妙绝伦此为一。至于薛，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，辨又曰：‘必听之。’靖郭君曰：‘受薛于先王，虽恶于后王，吾独谓先王何！且先王之庙在薛，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与楚乎’，又不肯听辨。换笔此为二。」闵王太息，动于颜色，曰：「靖郭君之于寡人，一至于此乎！寡人少，殊不知此，客肯为寡人来靖郭君乎？」齐貌辨对曰：「敬诺。」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，带其剑，闵王自迎靖郭君于郊，望之而泣。靖郭君至，请相之，靖郭君辞，不得已而受之。七日，谢病，强辞不得，三日而听。当是时，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！特表靖郭君，是此文主意能自知人，故人非之不为沮。此齐貌辨之所以外生乐患趣趋同难者也。

须知此文全是出色写靖郭君，中间叙貌辨，正为衬出靖郭君赏鉴不谬耳。不得误谓主客并重也。「爱则有之，听则无有」，较蒯通「孺子不听臣之计」，二语更有回天之力。锡周

苏代止孟尝君入秦 齐策

孟尝君将入秦，止者千数而弗听。苏代欲止之，孟尝曰：「人事者，吾已知之矣；吾所未闻者，独鬼事耳。」苏代曰：「臣之来也，固不敢言人事也，固且以鬼事见君。便跌入」孟尝君见之。谓孟尝君曰：「今臣来，过于淄上，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。桃梗谓土偶人曰：‘子，西岸之土也，挺子以为人，至岁八月，降雨下，淄水至，则汝残矣。’土偶曰：‘不然。吾西岸之土也，土则复西岸耳。语妙！今子，东国之桃梗也，刻削子以为人，降雨下，淄水至，流子而去，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。正喻双关’今秦四塞之国，譬若虎口，而君入之，则臣不知君所出矣。」孟尝君乃止。

大苏强人说鬼，未必有此情趣。锡周

鲁连论逐客 齐策

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，欲逐之。鲁连谓孟尝君曰：「猿猴错舍也木据水，则不若鱼鳖处；谓法参差可喜历险乘危，则骐驎不如狐狸。曹沫奋三尺之剑，一军不能当；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铍耨，更质奥与农人居陇亩之中，则

不若农夫。故物舍其所长，之其所短，尧亦有所不及矣。今使人而不能，则谓之不肖；教人而不能，则谓之拙。拙则罢之，不肖则弃之，使人有弃逐，不相与处，而来害相报者，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！言弃逐而不相与处者，自他国来而害我以相报，将为人所戒」

有意通作历落奥古之调，益深以四六对偶为可丑也。篇中一喻再喻，而无杂沓之患，其气走，其魄大耳！锡周
鲁连论攻狄 齐策

田单将攻狄，往见鲁仲子。仲子曰：「将军攻狄，不能下也。」田单曰：「臣以五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破亡余卒，破万乘之燕，复齐墟。攻狄而不下，何也？」上车弗谢而去。遂攻狄，三月而不克之也。齐婴儿谣曰：「大冠若箕，修剑拄颐，攻狄不能，下垒枯丘叶欺。」田单乃惧，问鲁仲子曰：「先生谓单不能下狄，请闻其说。」鲁仲子曰：「将军之在即墨，坐而织蓐，立则杖插，为士卒倡，曰：‘何往矣，宗庙亡矣！亡日尚矣！归于何党矣！’当此之时，将军有死之心，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若言，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，此所以破燕也。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，西有菑上之虞，黄金横带，而驰乎淄、澠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者也。」田单曰：「单有心，先生志之矣。」明日，乃厉气循城，立于矢石之所，乃援桴鼓之，狄人乃下。

点缀有情，横插一谣一歌，尤得左氏金针。锡周
赵威后问齐使 齐策

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。书未发，威后问使者曰：「岁亦无恙耶？民亦无恙耶？王亦无恙耶？」使者不悦，曰：「臣奉使使威后，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，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？」威后曰：「不然。苟无岁，何有民？苟无民，何有君？句句生棱，字字有角故有问，舍本而问末者耶？」乃进而问之曰以下有问无对，妙甚！：「齐有处士曰钟离子，总出使者意想之外无恙耶？是其为人也，有粮者亦食，无粮者亦食；有衣者亦衣，无衣者亦衣。是助王养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业也？叶阳子无恙乎？是其为人，哀鳏寡，恤孤独，振困穷，补不足。是助王息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业也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？忽及一奇女，妙甚！盖不如此便不是威后问也彻其环瑱，至老不嫁，以养父母。是其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，何为至今不朝也？此二士弗业，一女不朝，忽作一束，奇！何以王齐国、子万民乎？於陵子仲尚存乎？更幻，更险，可谓出奇无穷是其为人也，上不臣于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诸侯。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，何为至今不杀乎？」

妙在处处是问体，尤妙在齐使默无一语。威后说得尽高兴，齐使听得极败兴。无一疲软语。如画猛虎者，四旁林木都作劲势。此媪胸中，全合圣贤作用

。篇首先问岁、民，便知民为国本，食为民天。至末欲杀于陵子仲，竟是夫子诛少正卯手段。锡周

君王后之贤 齐策

齐闵王之遇杀，其子法章变姓名，为莒太史家庸夫。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状貌，以为非常人，怜而常窃衣食之，与私焉。莒中及齐亡臣相聚，求闵王子欲立之，法章乃自言于莒，共立法章为襄王。襄王立，以太史氏女为王后，生子建。太史敫曰：「女无媒而嫁者，非吾种也，污吾世矣。」终身不睹。有此一波，令通篇增无限色泽君王后贤，不以不睹之故，失人子之礼也。襄王卒，子建立为齐王，君王后事秦谨，与诸侯信，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。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，曰：「齐多知，而解此环不？」君王后以示群臣，群臣不知解。君王后引椎椎破之，谢秦使曰：「谨以解矣。」及君王后病且卒，诫建曰：「群臣可用者某。」建曰：「请书之。」君王后曰：「善。」取笔牍受言，君王后曰：「老妇已忘矣。」君王后死，后后胜相齐，多受秦间金，王使宾客入秦，皆为变辞，劝王朝秦，不修攻战之备。

不拘谨，不琐碎，无张皇之状，无描摹之态。如佳花美木，根株枝叶，俱觉清翠可人。锡周

江乙论昭奚恤 楚策

荆宣王问群臣曰：「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果诚何如？」群臣莫对。江乙对曰：「虎求百兽而食之，得狐。狐曰：‘子无敢食我也。天帝使我长百兽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为不信，吾为子先行，子随我后，似痴似黠，绝妙文心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？’虎以为然，故遂与之行。兽见之皆走。谐语解颐，读之愁城可破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，以为畏狐也。今王之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而专属之昭奚恤；故北方之畏奚恤也，其实畏王之甲兵也，犹百兽之畏虎也。」

无端捏造，便如真有。东方曼倩有此舌锋，无此文心也。其谐趣处尤在饶有痴态。锡周

安陵君请从死 楚策

江乙说于安陵君曰：「君无咫尺之功，骨肉之亲，处尊位，受厚禄，一国众，见君莫不敛衽而拜，抚委而服，何以也？此君出口便尖利」曰：「王过举以色。不然，无以至此。」江乙曰：「以财交者，财尽而交绝；透以色交者，华落而爱渝。是以嬖色不敝席，宠臣不避轩。今君擅楚国之势，而无以自结于王，窃为君危之！」安陵君曰：「然则奈何？」「愿君必请从死，以身为殉，以賂死博现宠，计绝狡狴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。」曰：「谨受令。」三年而弗言。顿住。蓄势江乙复见曰：「臣所为君道，至今未效。君不用臣之计，臣

请不敢复见矣。」安陵君曰：「不敢忘先生之言，未得间也。再顿。蓄势」于是楚王游于云梦，结驷千乘，旌旗蔽日，野火之起也若云霓，兕虎嗥之声若雷霆，文澜壮阔，如火如荼，读之觉纸上有声有色，有景有情，真奇观也有狂兕牂车依轮而至，王亲引弓而射，壹发而殪。王抽旃旄而抑兕首，仰天而笑曰：「乐矣，今日之游也。寡人万岁千秋之后，谁与乐此矣？」安陵君泣数行下而进曰：「臣入则编席，出则陪乘。大王万岁千秋之后，愿得以身试黄泉，蓐蝼蚁，试字妙，蓐字又妙。回盼魂销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。」王大说，乃封坛为安陵君安陵名。君子闻之曰：「江乙可谓善谋，安陵君可谓知时矣。双结」

名妓哄孤老，惯用此法，不谓割袖承恩者亦然。先秦笔墨必有一段经营惨淡、踌躇满志之文，令人读之可歌、可喜、可惊、可愕。其法在起处，笔笔作态，笔笔蓄势，忽然幻出一番云堆浪涌境界，如蜃楼海市，光怪陆离，万千气象，得未曾有。后代文宗，惟韩欧解此，魏晋齐梁，求工字句，专精声律，宜乎神气去而万里。华瞻典丽，已为屈宋骚赋开山，文章固有风气哉。锡周
苏秦见楚王 楚策

苏秦之楚，三日，乃得见乎王。谈卒，辞而行。楚王曰：「寡人闻先生，若闻古人。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，曾不肯留，愿闻其说。」对曰：「楚国之食贵于玉，薪贵于桂，谒者难得见如鬼，王难得见如天帝。今令臣食玉炊桂，因鬼见帝。八字分看合看俱佳」王曰：「先生就舍，寡人闻命矣。」

趣而已。锡周
夺不死药 楚策

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，何不自服？谒者操以入。中射之士问曰：「可食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因夺而食之。王怒，使人杀中射之士。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：「臣问谒者，谒者曰可食，臣故食之。是臣无罪，而罪在谒者也。且客献不死之药，臣食之，而王杀臣，王即杀臣，臣亦不死是死药也。王杀无罪之臣，而明人之欺王。」王乃不杀。

一开口虽有谐趣，然失之太纤。入后妙论粲化，读之津津有味流颐颊，有瑕有瑜，会须分别观之。自古人主服金石而腐肠胃者甚多，何处更觅不死药？只有催命丹耳。中射之士想曾熟春秋，恐蹈许世子弑君之讥，故为君尝药末可知。锡周

汗明见春申君 楚策

汗明见春申君，候问三月，而后得见。谈卒，春申君大悦之。汗明欲复谈，春申君曰：「仆已知先生，先生太息矣。」汗明蹙焉，曰：「明愿有问君而恐固陋也。不审君之圣，孰与尧也？」春申君曰：「先生过矣，臣何足以当尧。」汗明曰：「然则君料臣孰与舜？」春申君曰：「先生即舜也。」汗明曰

：「不然，臣请为君终言之。不惮烦极矣，翻吐出妙语君之贤实不如尧，臣之能不及舜。夫以贤舜事圣尧，三年而后乃相知也。今君一旦而知臣，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。妙」春申君曰：「善。」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，只如此应付，终不复谈，绝倒五日一见。汗明曰：「君亦闻骥乎？夫骥之齿至矣，淋漓感慨，唾壶击碎服盐车而上太行。蹄申膝折，尾湛附同腑溃，漉汁洒地，白汗交流，外阪迂延，负棘而不能上。此等处尽可节省，偏不肯省，故妙伯乐遭之，下车攀而哭之，解纆衣以冪之。骥于是俯而喷，仰而鸣，声达于天，若出金石声者，何也？一气盘旋彼见伯乐之知己也。今仆之不肖，厄于州部，堀穴穷巷，沉浮鄙俗之日久矣，君独无意湔音笈被仆也，使得为君高鸣屈于梁乎？」

感慨之文，却出之以兴会淋漓，自足动人。相传昌黎每读此策，必为之抚膺恸哭。他日出所著杂说示孟东野，其第四首云：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东野笑曰：公此文全从恸哭国策得来。锡周触謦说赵太后 赵策

赵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。齐曰：「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」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：「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」左师触謦愿见，太后盛气而揖之，入而徐趋，至而自谢，曰：「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。窃自恕，恐太后玉体必有所郤也，故愿望见。」太后曰：「老妇恃辇而行。」曰：「日食饮得无衰乎？」曰：「恃粥耳。」曰：「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强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嗜食，和于身。」曰：「老妇不能。」太后之色少解。左师公曰：「老臣贱息，舒祺最少，不肖。而臣衰，窃爱怜之。愿令补黑衣之数，以卫王宫，没死以闻。」太后曰：「敬诺。年几何矣？」对曰：「十五岁矣。虽少，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。映长安君如花影暗横窗」太后曰：「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」对曰：「甚于妇人。」太后笑曰：「妇人异甚。」对曰：「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，贤于长安君。」曰：「君过矣！不若长安君之甚。」左师公曰：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为之泣，又映长安君如花影暗横窗念悲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，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‘必勿使反。’岂非计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」太后曰：「然。」左师公曰：「今三世以前，至于赵之为赵，逼入，如素月移花影赵主之子孙侯者，其继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无有。」曰：「微独赵，诸侯有在者乎？再逼入，如素月移花影」曰：「老妇不闻也。」「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暗香浮动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。今媼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和盘托出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，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

。找到燕后，文心婉细」太后曰：「诺，恣君之所使之。」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，质于齐，齐兵乃出。子义闻之曰：「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恃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偏不从正意收缴。国策每每如此以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？」

月影映花，花形浸月，更得微风摇动，而月魄花魂愈觉淡雅宜人，文致似之。锡周

虞卿论从 赵策

魏使人因平原君请从于赵。三言之，赵王不听。出遇虞卿，曰：「为入必语从。」虞卿入，王曰：「今者平原君为魏请从，寡人不听。其于子何如？」虞卿曰：「魏过矣。」王曰：「然，故寡人不听。」虞卿曰：「王亦过矣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凡强弱之举事，强受其利，弱受其害。今魏求从，而王不听，是魏求害，而王辞利也。臣故曰，魏过王亦过。」

与慎子全东地篇同一匠巧，但彼长而此短耳。锡周
平原君诫平阳君 赵策

平原君谓平阳君曰：「公子牟游于秦，且东，而辞应侯。应侯曰：‘公子将行矣，独无以教之乎？’曰：‘且微君之命命之也，臣故且有效于君。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，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；梁肉不与骄奢期，而骄奢至；四者何故毕竟相连？吾甚不解骄奢不与死亡期，而死亡至。悚然累世以前，坐此者多矣。’应侯曰：‘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。’仆得闻此，不忘于心。愿君之亦勿忘也。各人自检点足矣！」平阳君曰：「敬诺。」

热闹场中一服清凉散。鲁连、颜斅而外，不谓尚有知之者。召公危王叔而已更甚焉。韩非论说难而身死于秦。凡人长于料人，而疏于自鉴。应侯云：愿君之亦勿忘也。有味哉！锡周

或说张相国重赵 赵策

说张相国曰：「君安能少赵人，凭空而起而令赵人多君？君安能憎赵人，而令赵人爱君乎？夫胶漆至粘也，而不能合远；鸿毛至轻也，而不能自举。喻意精透而笔最轻倩，兼擅诸子所长夫飘于清风，则横行四海。故事有简而成功者，因也。今赵，万乘之强国也，前漳、滏，右常山，左河间，北有代，带甲百万，尝抑强秦四十余年，而秦不能得所欲。由是观之，顿挫赵之于天下也不轻。今君易万乘之强赵，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，臣窃为君不取也。」君曰：「善。」自是之后，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，一结，姿态横生未尝不言赵俗之善者也。

起如奋翮摩空，结如敛翼趋巢，而情态溢乎其间。锡周
魏牟短建信君 赵策

建信君贵于赵。公子魏牟过赵，谓赵王曰：「王之先帝，驾犀首而骏马服，句法异样奇丽，犀首、马服谓公孙衍、赵奢，借用都妙以与秦角逐。当时避其锋。今王憧憧，说来令人发粲乃犖建信以与强秦角逐，臣恐秦折王之轸车旁曰轸也。」

驾犀首而骏马服七字，天然精巧，光彩异常。犀首、马服，恰与驾字、骏字掩映生趣，故妙。古文有此佳句，觉晋人清谈，乃成屎橛。锡周
为建信君谋困葺 赵策

或谓建信君：「君之所以事王者，色也。葺之所以事王者，知也。色老而衰，知老而多。精！以日多之知，而逐衰恶之色，君必困矣。」建信君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并骥而走者，五里而罢；名论层出乘骥而御之，不倦而取道多。君令葺乘独断之车，御独断之势，以居邯郸；令之内治国事，外刺诸侯，则葺之事有不言者矣。君因言王而重责之，葺之轴令折矣。」建信君再拜命，入言于王，厚任葺以事，而重责之。未期年而葺亡走矣。

出奇何减曲逆。我服其胸藏智珠，而畏其舌有龙泉。锡周
文侯戒邺令 魏策

西门豹为邺令，而辞乎魏文侯。文侯曰：「子往矣，必就子之功，而成子之名。」西门豹曰：「敢问就功成名，亦有术乎？」文侯曰：「有之矣。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于众，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，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。夫物多相类而非也，幽莠之幼也似禾，骊牛之黄也似虎，白骨疑象，武夫类玉，正意不复赘，超甚此皆似之而非者也。」

竟陵万空上人盆玩最富，偶指一小树曰：此仿倪高士笔也。然佳处全在参差离即间。予谓万空斯言，暗合行文妙诀。如此篇幽莠四语，对偶也，而偏饶跌宕之致，倾侧之态，决非六朝人所能领取。锡周

孙臣谏割地讲秦 魏策

华军之战，魏不胜秦。明年，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。孙臣谓魏王曰：「魏不以败之上割，可谓善用不胜矣；而秦不以胜之上割，可谓不善用胜矣。今处期年乃欲割，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。且夫欲玺者，段干子也，语爽快，并剪哀梨王因使之割地；欲地者，秦也，而王因使之授玺。夫欲玺者制地，而欲地者制玺，其势必无魏矣。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。以地事秦，譬犹抱薪而救火也。老泉六国论全祖此薪不尽，则火不止。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，是薪火之说也。」魏王曰：「善。」

比虞卿论讲秦篇少数倍，而工力悉敌。锡周
季梁谏魏攻邯郸 魏策

魏王欲攻邯郸，季梁闻之，中道而反，衣焦不申，便有致头尘不去，往见

王曰：「今者臣来，见人于大行，方北面而持其驾，写出憨趣。二句连读方见其妙告臣曰：‘我欲之楚。’臣曰：‘君之楚，将奚为北面？’曰：‘吾马良。’臣曰：‘马虽良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曰：‘吾用多。’臣曰：‘用虽多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曰：‘吾御者善。’‘此是者愈善，而离楚愈远耳。’今王动欲成霸王，举欲信于天下。恃王国之大，兵之精锐，而攻邯郸，以广地尊名，王之动愈数，而离王愈远耳。犹至楚而北行也。」

酷描憨趣，愈转愈妙，如嗽蔗尾，渐入佳境。自是国策擅场处。锡周
龙阳君泣前鱼 魏策

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，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。王曰：「有所不安乎？便摹溺爱口角如是，何不相告也？」对曰：「臣无敢二字媚不安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则何为涕出？」曰：「臣为臣之所得鱼也。」王曰：「何谓也？」对曰：「臣之始得鱼也，臣甚喜，后得又益大，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。今以臣之凶恶，而得为王拂枕席。今臣爵至人君，走人于庭，辟人于途。四海之内，美人亦甚多矣，闻臣之得幸于王也，必褰裳而趋大王。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，悟彻语。然悟者当付之一笑，何为泣也？臣亦将弃矣，臣安能无涕出乎？」魏王曰：「误！有是心也，何不相告也？」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：「有敢言美人者族。」由是观之，近习之人，其挚谗也固矣，其自累系也完矣。今由千里之外，欲进美人，所效者庸必得幸乎？假之得幸，庸必为我用乎？而近习之人相与怨我，见有祸未见有福，见有怨未见有德，非用智之术也。

艳丽中带妖媚。南汉主刘鋹嬖波斯女，赐号媚猪。世间俊童皆媚猪也。好洁者宜思割爱，一笑。锡周
唐睢使秦 魏策

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：「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其许寡人。」安陵君曰：「大王加惠，以大易小，甚善。虽然，受地于先王，愿终守之，弗敢易。」秦王不悦。安陵君因使唐睢使于秦。秦王谓唐睢曰：「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，安陵君不听寡人，何也？且秦灭亡魏，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以君为长者，故不错意也。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，而君逆寡人者，轻寡人与？」唐睢对曰：「否，徒喝，如闻裂帛非若是也。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，虽千里不敢易也，岂直五百里哉？急投」秦王怫然怒，谓唐睢曰：「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？」唐睢对曰：「臣未尝闻也。缓受」秦王曰：「天子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」唐睢曰：「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？妙！」秦王曰：「布衣之怒，亦免冠徒跣，以头抢地尔。」唐睢曰：「此庸夫之怒也，非士之怒也。突如其来，风云变色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仓鹰击于殿上。此三子者，皆布衣之士也，怀

怒未发，休祲降于天，与臣而将四矣。若士必怒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缟素，今日是也。」挺剑而起。秦王色挠，长跪而谢之曰：「先生坐，何至于此！寡人谕矣。夫韩、魏灭亡，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，涉笔成趣徒以有先生也。」

须知此文有数样声口，数样气色。秦王使人谓安陵君，第一样。安陵君对秦使，第二样。秦王谓唐雎，第三样。唐雎对秦王，第四样。秦王怫然怒，第五样。唐雎挺剑起，第六样。秦王长跪谢，第七样。要写秦王装模作样，便活画出一恣睢暴戾之秦王。要写秦王心惊胆战，便活画出一低声下气之秦王。要写安陵受制于人，便活画出笑啼不敢之安陵。要写唐雎声势狞恶，便活画出一怒容可掬之唐雎。种种奇妙，何处得来？专诸之刺王僚一段，并不如荆卿所云左手把袖，右手拑胸也，只从四面八方盘旋烘染，而纸上已岌岌摇动。令人一读一击节，真奇笔也。锡周

颜率以术见公仲 韩策

颜率见公仲，公仲不见。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：「公仲必以率为阳也，故不见率也。公仲好内，率曰好士；公仲嗇于财，率曰散施；公仲无行，率曰好义。自今以来，率且正言之而已矣。」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，公仲遽起而见之。

世间有几个胡存斋。闭门谢客者，会须以此法诱之。锡周
张翠说秦师下崤 韩策

楚围雍氏五月。韩令使者求救于秦，冠盖相望也，姿态如鹤舞空霄秦师不下崤。韩又令尚靳使秦，谓秦王曰：「韩之于秦也，居为隐蔽，出为雁行。今韩已病矣，秦师不下崤。臣闻之，唇揭者其齿寒，愿大王之熟计之。」宣太后曰：「使者来者众矣，独尚子之言是。」召尚子入。宣太后谓尚子曰：「妾事先王也，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，妙语奇谈，令人但赏其娇艳，不觉其褻慢也妾困不支也；尽置其身妾之上，而妾弗重也。何也？妙语可味以其少有利焉。今佐韩，兵不众，粮不多，则不足以救韩。夫救韩之危，日费千金，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。」尚靳归书寄书归也报韩王，韩王遣张翠。张翠称病，日行一县。张翠至，甘茂曰：「韩急矣，先生病而来。」张翠曰：「韩未急也，且急矣。」甘茂曰：「秦重国，智王也。韩之急缓莫不知，今先生言不急，可乎？」张翠曰：「韩急则折而入于楚，一语已透臣安敢来？」甘茂曰：「先生毋复言也。」甘茂入言秦王曰：「公仲柄得秦师，故敢捍楚。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崤，是无韩也。公仲且抑首而不朝，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。楚、韩为一，魏氏不敢不听，是楚以三国谋秦也。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。不识坐而待伐，亦明晰孰与伐人之利？」秦王曰：「善。」果下师于崤之救韩。

他人搁笔之处，独能曲折言之，而风趣在笔端跳跃，绝奇。少有利三字，妙不可言。世人清晨忙到昏暮，为他人居间调停，不惜聋耳敝舌，忘餐废寝，想只为此。锡周

卖美人事秦 韩策

秦，大国也。韩，小国也。韩甚疏秦，而见亲秦。世人相亲类如此韩计之，非金无以也，感慨故卖美人。美人之价贵，诸侯不能买，故秦买之三千金。韩因以其金事秦，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。转一胜笔辘轳不足以似之韩之美人因言于秦曰：「韩甚疏秦。此转更奇」从是观之，韩之美人与金，其疏秦乃始益明。啞其笑矣故客有说韩者曰：「不如止淫用，以是为金以事秦，是金必行，而韩之疏秦不明。美人知内行者也，故善为计者，不见内行。」

本为事秦大费周折，其实因阿堵物大费周折矣。非金无以落纸，慨然！但解几个虚字作转折者，此村童学捉笔也。玩此文几无句不转、无字不转矣，却何尝惯用然而等字，只缘全以神行耳。几转中有极世法处，有极窘涩处，有极懊恨处，有极揶揄处，一一须眉毕现。真咄咄怪事也！司马迁全部史记，称传神绝技，然未能攀跻到此。锡周

郭隗说昭王 燕策

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，卑身厚币，以招贤者，欲将以报仇。故往见郭隗先生曰：「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。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？」郭隗先生对曰：「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霸者与臣处，亡国与役处。诘指而事之，北面而受学，则百己者至。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什己者至。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。凭几据杖，眄视指使，则厮役之人至。若恣睢奋击，响籍叱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。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，而朝其门下，天下闻王朝其贤臣，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。」昭王曰：「寡人将谁朝而可？」郭隗先生曰：「臣闻古之君人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涓人中涓言于君曰：‘请求之。’君遣之。三月得千里马，马已死，买其骨五百金，反以报君。君大怒曰：‘所求者生马，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？’涓人对曰：‘死马且买之五百金，况生马乎？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，马今至矣。’有此佳思，隗亦奇人于是不能期年，千里马之至者三。今王诚欲致士，先从隗始；隗且见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岂远千里哉？」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凑燕。

排调都成峰峦，设色俱化烟云。锡周

苏代止赵王伐燕 燕策

赵且伐燕，苏代为燕谓惠王曰：「今者臣来，过易水，发端便像蚌方出曝

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箝其喙。鹬曰：‘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即有死蚌。’蚌亦谓鹬曰：‘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即有死鹬。’搏兔亦用全力。后人无此情致，只缘心粗耳两者不肯相舍，渔者得而并禽之。今赵且伐燕，燕、赵久相攻，以弊大众，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。愿王熟计之也。」惠王曰：「善。」乃止。

即韩卢东郭之说，而此更曲畅有味，诞谩有情。其妙全在过易水三字，不尔便孟浪矣。锡周

惠王让乐毅书 燕策

先王举国而委将军，将军为燕破齐，报先王之仇，天下莫不振动。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！会先王弃群臣，寡人新即位，左右误寡人。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，为将军久暴露于外，故召将军且休计事。将军过听，以与寡人有隙，遂捐燕而归赵。将军自为计则可矣，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？

故用长句，摇曳作态，如百丈游丝，袅袅空际。锡周

说魏王见卫客 卫策

卫使客事魏，三年不得见。卫客患之，乃见梧下先生，许之以百金。梧下先生曰：「诺。」乃见魏王曰：「臣闻秦出兵，未知其所之。秦、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。愿王专事秦，无有他计。」魏王曰：「诺。」客趋出，至郎门而反曰：「臣恐王事秦之晚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夫人于事己者过急，于事人者过缓。今王缓于事己者，安能急于事人？」「奚以知之？」魏王问「卫客曰，梧下答事王三年不得见。臣以是知王缓也。」魏王趋见卫客。

结撰亦奇。国策小品中，拔戟自成一队。锡周

卫新妇三言 卫策

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：「驂马，谁马也？」御曰：「借之。」新妇谓仆曰：「拊驂，无答服。」千锤百炼一字一句车至门，扶，教送母曰：「灭灶，将失火。」入室见臼，曰：「徙之牖下，妨往来者。」主人笑之。此三言者，皆至言也，有此一顿，下句便有情味然而不免为笑者，蚤晚之时失也。

峭劲如精金百炼。与韩非子参看，方知国策笔力，迥非他书可及。质言之，只是交谈言深四字耳。一经点染，似觉意味无穷，何也？锡周

壶飧得士 中山策

中山君飧都士，大夫司马子期在焉。羊羹不遍，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，说楚王伐中山，中山君亡。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，中山君顾谓二人：「子奚为者也？」二人对曰：「臣有父，尝饿且死，君下壶飧臣父。臣父且死，曰：‘中山有事，汝必死之。’故来死君也。」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：「与不期

众少，其于当厄；怨不期深浅，其于伤心。吾以一杯羊羹亡国，以一壶飧得士二人。」

着墨无多，而沉快莫此。锡周

李克论相 慎到

魏文侯谓李克曰：「先生尝教寡人曰：『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相』。便作态今所置，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」李克对曰：「臣闻之；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」文侯曰：「先生临事勿让。」李克曰：「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，偏不说明，妙何待克哉。」文侯曰：「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亦含蓄」李克趋而出，过翟璜之家，翟璜曰：「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」李克曰：「魏成子为相矣。偏说明，妙」翟璜忿然作色曰：「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子！西河之守，臣之所进也；君内以邲为忧，臣进西门豹；君谋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；中山既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；君之子无傅，臣进屈侯鲋。臣何以负于魏成子？复笔一」李克曰：「且子之言，克于子之君者，独接臣进先生句，劈口喝住，妙！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！君问而置相，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复笔二克对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是以知魏成子为相也。妙，妙！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？跌进一笔，愈出愈奇魏成子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内，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此三人，君皆师之；子之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，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乎？」翟璜逡巡再拜曰：「璜鄙人也，失对，愿卒为弟子。」

前半枚卜，如天半神龙，爪牙鳞角，忽隐忽现；后半解疑，如广陵怒潮，汹涌澎湃，忽起忽落；而音节之精妙，意味之圆足，间架之丽都，色色神奇，古今独绝。公羊、国策俱善用复，如「宋人及楚人平晋」、「赵盾卫孙免侵陈」、「齐侯唁公于野井」、「慎子全东地五百里」、「陈轸解谗」等篇，脍炙人口。然其妙处，只在不辞费，不犯手耳。惟此文，每用一复笔，各有一种天然奇趣，飞舞笔端，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。锡周

冯谖市义 慎到

孟尝君出记，问门下诸客：「谁习计会，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？」冯谖署曰：「能。」孟尝君怪之，曰：「此谁也？」左右曰：「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。」孟尝君谢曰：「文倦于事，愤于忧，而性憊愚，沉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。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？」冯谖曰：「愿之。」于是约车治装，载券契而行，辞曰：「责毕收，以何市而反？」孟尝君曰：「视吾家所寡有者

。」驱而之薛，使吏召诸民当偿者，悉来合券。券遍合赴，矫命以责赐诸民，磊磊落落，怪怪奇奇，纸上亦有风驰电闪之势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。长驱到齐，晨而求见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，曰：「责毕收乎？来何疾也！」曰：「收毕矣。」「以何市而反？」冯谖曰：「君云‘视吾家所寡有者’，臣窃计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实外厩，美人充下陈。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！此物人家颇少窃以为君市义。」孟尝君曰：「市义奈何？」曰：「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子其民，侃侃正论，但不知其藏之胸中几何时矣因而贾利之。臣窃矫君命，以责赐诸民，因烧其券，民称万岁。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。」孟尝君不说，曰：「诺，先生休矣！」后期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：「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。」孟尝君就国于薛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携幼，迎君道中终日。孟尝君顾谓冯谖：「先生所为文市义者，乃今日见之。回眸一笑百媚生」

搜奇选胜，尽态极妍。末赘凿窟一段，翻嫌蛇足。余乙亥岁在荆溪刘丈家，见架上有古本慎子四卷，亦载国策此篇，但记冯谖收责一事，致为明净，喜而从之。锡周

渔父 屈平

屈原既放，游于江潭，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「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至于斯？」屈原曰：「世人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」渔父曰：「圣人不凝滞于万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见到世人皆浊，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；众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醑？何故深思高举，自令放为？」屈原曰：「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！」渔父莞尔而笑，鼓枻而去，乃歌曰：「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遂去，不复与言。

读此一过，居然觉山月窥人，江云罩笠。李长吉

皓月当空，万籁俱寂，取此文朗吟三遍，令我飘然有遗世之想。锡周
对楚王问 宋玉

楚襄王问于宋玉曰：「先生其有遗行与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？」宋玉对曰：「唯，然，有之。连应三句，笔势纾徐，折出下文来愿大王宽其罪，使得毕其辞。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‘下里’‘巴人’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其为‘阳阿’‘薤露’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‘阳春’‘白雪’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；此处先分后总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，国中属而和者，不过数人而已。是其曲弥高，其和弥寡。故鸟有凤而鱼有鲲，此处先总后分凤凰上击九千里，绝云霓，负苍天，翱翔乎杳冥之上；夫蕃篱之鷦，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！鲲鱼朝发昆仑之墟，暴鳍于碣石，暮宿于孟诸；夫尺泽之鲋

，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？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，士亦有之。夫圣人瑰意琦行，超然独处；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为哉！」

水无波澜曲折者，非大观也。山无层峦叠嶂者，非名胜也。文章无步骤层次者，非至文也。故文章之妙在步骤，而步骤之妙在陪衬。如此文宋玉对楚王问，若出俗笔，只「末世俗之民安知臣之所为」一笔可了，此偏将客歌郢中陪起。客歌郢中，若出俗笔，只「曲高和寡」一笔可了，此偏将数千人、数百人、数十人陪出数人，便实说出天壤间德修谤兴、道高毁来一种道理来。却不肯竟说正意，更将凤凰、鲲鱼陪起。凤凰、鲲鱼亦一笔可了，此偏将凤凰、鲲鱼细细洗发一番，便实说出天壤间鸿翔寥廓、人视蕝泽一种道理来。然后接入正意，不费辞说，自有水到渠成之妙矣。似此请陪客，方是善请陪客。然陪客请之甚易，遣之甚难。看此文，以客歌郢中陪起，便将「曲高和寡」一句结定；以凤凰、鲲鱼陪起，便将「非独鸟有凤鱼有鲲」一句缴过，随手拈来，随手放倒。此之谓请得来、遣得去，无客碍于主之病。东西京不善学之，信手乱填，不能收拾，至末乃挨次呆束一番，如刘向封事、班彪王命论犹然，何况余子！主意说得醒，全在客意衬得起。故何等主人，须用何等客作伴。譬如良辰美景，嘉宾满座，主人之贤自见矣！锡周

人问 于陵子仲

齐楚有重丘之役。人问于于陵子曰：「齐，子产也。楚，子居也。得失子具焉。今二国构兵，子将奚直？」于陵子曰：古者，公侯擅诛伐，天子得按其罪而轻重之。然殷汤歼葛，桀未放也；西伯戡黎，纣未亡也。彼所谓圣人者，且首干而靡悔焉！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？昔者，泰山与江汉争王两京不下，泰山矢曰：‘弗让，吾飘尘以实彼沟浚，且不为齐主。’江汉亦矢曰：‘弗汜，吾余沥以荡彼培蝼，且不为楚雄。’于是有中州之蜗，将起而责其是非。欲东之泰山，会程三千余岁；欲南之江汉，亦会程三千余岁。因自量其齿，则不过旦暮之间。于是悲愤莫胜，而枯于蓬蒿之上，为蝼蚁所笑也。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轻重，而一匹之夫非有万乘之号，诛赏之权，辄欲起而议之，则何以异于中州之蜗为蝼蚁所笑也？」

省却人多少妄念。其笔致全学蒙庄。锡周
矢日 韩非

纣为长夜之饮，惧以失日，问其左右，尽不知也。乃使人问箕子，箕子谓其徒曰：「为天下主，而一国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。一国皆不知，而我独知之，妙，妙吾其危矣。」辞以醉而不知。

笔妙如转圜。三闾称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可谓失言。锡周
前识 韩非

詹何坐，弟子侍，有牛鸣于门外。弟子曰：「是黑牛也而白题。」詹何曰：「然，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。」使人视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以詹子之术，婴众人之心，华焉殆矣。故曰：道之华也。尝试释詹子之察，略一转掉，无穷意味俱从笔尖中透出，最耐咀嚼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，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。故以詹子之察，苦心伤神，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，是以曰愚之首也。故曰：前识者，道之华也，而愚之首也。

触若妙谛，引而伸之，意味俱长。庐陵作文，独饶隽永炎致者，会得此诀也。锡周

逐利 韩非

鱧似蛇，蚕似蠋。人见蛇则惊骇，见蠋则毛起。渔者持鱧，妇人拾蚕，利之所在，皆为贲、诸。

笔力直欲驾国策而上之。后代惟柳河东有此，韩欧未逮也。锡周
九石弓 吕不韦

齐宣王好射，悦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。其尝所用，不过三石。以示左右，左右皆试引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：「此不下九石，非王其孰能用是。」宣王之情，所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，岂不悲哉！

人苦不自知，往往而然。虽然，岂无用九石，而终身自以为用三石者？锡周

慎小 吕不韦

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。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，突泄一爍而焚宫烧积，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，主过一言而国残民辱，为后世笑。卫献公戒孙林父、宁殖食。公如囿射鸿，二子待君，日晏，公来，不释皮冠而见二子。二子不悦，逐献公，立公子黜。卫庄公立，欲逐石圃。登台以望，见戎州，而问之曰：「我姬姓也，戎人安敢居国？」使夺之宅，残其州。晋人适攻卫，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，立公子起。此小物不审也。人之情，不蹶于山，而蹶于垤。

论亦警拔。中引卫事稍迂缓。锡周
谏始皇书 扶苏

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。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，唯上察之。

汉之萧曹，唐之房魏，为始皇计，不过尔尔。锡周
与李斯书 冯去疾

山东群盗大起，而上方治阿房宫。阿房者，阿亡也。想路奇君前以不直谏阿上意，谓爵禄可以永终，然今上数诮让君，君其危哉！

阿房命名，本不可解，而此特附会得妙，有裁云镂月之奇。锡周

入关告谕 高祖

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轩轩而来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。举其盛者吾与诸侯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悉除秦法，吏民皆安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无恐！且吾所以军灞上，转出还军意，文心周正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。」

入关一诏，不独四百年帝业所基，实一代文章之祖。 唐荆川

高视阔步，笼罩万千，能使拔山者丧魄。 锡周

告为义帝发丧 高祖

天下共立义帝，响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於江南，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，义旗兵皆缟素。悉发关内兵，收三河士，大有兴会南浮江淮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笔力透纸笔

如雷如霆之笔。 陈明卿

顺风而呼，声焰十倍。宝剑出尚方，雄色动九军，岂其是耶！ 锡周

恤民诏 文帝

方春和时，草木群生之物，皆有以自乐。而吾百姓，鰥寡孤独穷困之人，或阡于死亡，而莫之省忧。为民父母，将何如？其议所以振贷之。

只如一句，不解作一气读，恐非读书种子。平易近人极矣，偏觉高不可即，何也？妙悟者会须解得。 锡周

却千里马诏 文帝

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吉行日五十里，师行五十里，古甚，趣甚！朕乘千里之马，独先安之？

着眼千里二字，极蕴藉风流。 锡周

除肉刑诏 文帝

盖闻有虞氏之时，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，而民弗犯，其故可思何治之至也！今法有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欤？吾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。诗曰：「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。体贴至此，令人感泣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肢体、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！何等沉挚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

不忍人之心，昭然呈露，几致刑措。宜哉！ 锡周

日食引咎诏 文帝

人主不德，天示之灾，直截痛快，觉桑林自贵为烦以戒不治。天下治乱，在予一人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。累字妙绝，隽绝！其悉思

朕之过失，概以启告，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

引咎如此，如方蚀便吐，民皆仰之矣。锡周

令二千石修职诏 景帝

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，则饥之本也；女红害，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跌宕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祭服，为天下先。不受献，减太官，省繇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以备灾害。强毋攘弱，众毋暴寡，老耆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。今岁或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诈伪为吏，吏以货赂为市，渔夺百姓，侵牟万民。县丞，长吏也，又跌宕奸法与盗盗，甚无谓也。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，不事官职耗乱者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

精峭处兼饶姿态，百读不厌。锡周

下州郡求贤诏 武帝

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驾之马，跖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大局面其令州郡察吏民，举茂材异等可为将师及使绝国者。

武帝雄心露于非常二字。文景用人，必求长者之意。至此索然矣。钟伯敬相马于骊黄牝牡之外，固是九方皋遗法。锡周

定仪礼诏 武帝

盖受命而王，各有所由兴，殊路而同归，谓因民而作，追俗为制也。议者咸称太古，百姓何望。豪迈不羁汉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传，谓子孙何？化隆者闳博，治浅者褊狭，可不勉与？

意甚邈，气甚岸，大有高祖风烈。汤玉茗

寥寥数语，而低昂有态，断续有情；川流岳峙，总非恒境。锡周

益小吏禄诏 宣帝

吏不廉平，则治道衰。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，欲无侵渔百姓，难矣。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。

吏治民隐，洞若观火。锡周

议律令诏 元帝

夫法令者，所以抑暴扶弱，欲其难犯而易避也。今律令烦多而不约。自典文者不能分明，而欲罗元元之不逮，斯岂刑中之意哉！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，唯在便安万姓而已。吃紧为人

极合刑期无刑之意，而意味深长，耐人讽咏。锡周

遗章邠书 陈余

白起为秦将，南征鄢郢，北坑马服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竟赐死。蒙

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，竟斩阳周。何者？功多秦不能尽封，因以法诛之。得情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，所亡失以十万数，而诸侯并起，滋益多。彼赵高素谀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，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。今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郤，有功亦诛，无功亦诛。明目张胆且天之亡秦，无愚智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直谏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常存，岂不哀哉！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，约共攻秦，分王其地，南面称孤。此孰与身伏鈇质，妻子为僇乎？

胜鲁连遗燕将书。锡周

谏封淮南四子疏 贾谊

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，直起曾不与如臣者孰熟同计之也。淮南王之悖逆无道，天下孰不知其罪，陛下幸而赦迁之，自疾而死，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。今奉尊罪人之子，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。此人少壮，岂能忘其父哉！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，大父与伯父、叔父也。白公为乱，非欲取国代王也，发忿快志，剡手以冲仇人之胸，固为俱靡而已。危言悚动，切中情事淮南虽小，黥布尝用之矣，汉存特幸耳！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，于策不便。快甚，读之可疗郁结虽割而为四，四子一心也。予之众，积之财，此非有子胥、白公报于广都之中，即疑有专诸、荆轲起于两柱之间，说得怕人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。愿陛下少留计。直收

汉文中无有更爽、更快于此者。他家竟采司马长卿谏猎书，吾不欲以彼易此。锡周

上武帝书 东方朔

臣朔少失父母，长养兄嫂，年十二，学书三冬，文史足用。十五学剑术，十六学诗书，诵二十二万言。十九学孙吴兵法，战阵之具，钲鼓之教，亦诵二十二万言。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，总计一笔，若庄若戏又常服子路之言。所服何语？含糊得妙臣朔年二十二，长九尺三寸，近于戏矣，然声光却极俊伟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；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便拟身都卿相，觉毛遂尚带秀才气臣朔昧死再拜以闻。

疏宕有奇气。锡周

遗公孙弘书 邹长倩

夫人无幽显，道在则尊。虽生刍之贱也，不能脱落君子，新声雅韵故赠君生刍一束。先誉诗所谓：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五丝为褊，倍褊为升，倍升为緼，倍緼为纪，倍纪为综，倍综为褌。此自少之多，自微至著也。士之立功勋、效名节，亦复如之。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为也。故赠君素丝一褌。次勉扑满者，以土为器，以蓄钱具。其有入窍而无出窍，满则扑之。土粗物也，钱重货

也。入而不出，积而不散，故扑之。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，将有扑满之败，可不诫欤？故赠君扑满一枚。次规山川阻修，加以风露，叙寒燠偏留在末幅，尽佳次卿足下，勉作功名。窃在下风，以俟嘉誉。

闲雅中自带严栗处，可称雅人深致矣。 杨维斗

韵幽色秀，使人之意也消。 锡周

论治道疏 公孙弘

陛下有先圣之位，而无先圣之民；有先圣之民，而无先圣之吏。归重吏治，笔意挺拔是以势同而治异。先世之吏正，故其民笃；今世之吏邪，故其民薄。政弊而不行，令倦而不听。夫使邪吏行弊政，用倦令，治薄民，孙云：总得紧切民不可得而化，此治之所以异也。撇一笔臣闻周公旦治天下，期年而变，三年而化，五年而定。唯陛下之所志。结法老

节短而味长，言简而意完。西京短幅中绝唱也。 锡周

与相如书 卓文君

群华竞芳，五色凌素，竟是妒琴尚在御，而新声代故。锦水有鸳，汉宫有木，彼木而亲，嗟世人之兮，瞽于淫而不悟。朱弦啮，明镜缺，朝露晞，芳时歇。白头吟，伤别离。努力加餐勿念妾。锦水汤汤，与君长决。

宜嗔宜喜春风面。 刘越石

哀音缭乱，急管繁弦。 锡周

请使匈奴书 终军

军无横草之功，得列宿卫，食禄五年。边境时有风尘之警，臣宜被坚执锐，可儿，可儿！当矢石，启前行，弩下不习金革之事。今闻将遣匈奴使者，臣愿尽精厉气，奉佐明使，书吉凶于单于之前。臣年少材下，孤于外官，不足以充一方之任，窃不胜愤懣。

其雄在气，其奇在骨。后生读此诃为平淡者，决当痛与三十棒。 锡周

与苏武书 李陵

子卿名声冠於图籍，分义光于二国，形影表於丹青，爵禄传於王室；家获无穷之宠，永明白於千载。夫行志志立，求仁得仁，顿笔有致虽遭困厄，死而後已，将何恨哉！陵前提步卒五千，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馀里，虽身降名辱，下计其功，岂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？此语殊可入耳嗟乎子卿，世事谬矣！功者福主，今为祸先；忠者义本，今为重患。是以彭蠡赴流，屈原沉身，子欲居九夷，此不由感怨之志耶？行矣子卿，恩若一体，分为二朝，悠悠永绝，何可为思。陵独何心？能不悲哉！人殊俗异，死生断绝，何由复达。

彼此相形，愈增凄楚，较后重答书，差不失体。 锡周

項羽本纪赞 司马迁

吾闻之周生曰：舜目盖重瞳子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卒亡其国。身死东城，尚不觉悟，而不自责，过矣。乃引「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」，岂不谬哉！

抑扬尽致，一种惋惜之情，呼之欲出。锡周

孔子世家赞 司马迁

诗有之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馀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

赞孔子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者，所谓观海难言也。金圣叹

荆公议史迁列孔子于世家为进退失据。今观其赞语，则固以仲尼之道为可以世天

下矣。锡周

萧相国世家赞 司马迁

萧相国何，於秦时为刀笔吏，碌碌未有奇节。及汉兴，依日月之末光，何谨守管籥，因民之疾，奉法顺流，与之更始。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，衬而何之勋烂焉。位冠群臣，扬声施后世，与闾天、散宜生等争烈矣。分寸

不满百字，包括一篇世家，而抑扬赞叹，邈然神远。锡周

伍子胥列传赞 司马迁

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，况同列乎。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，何异蝼蚁？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於後世，悲夫！方子胥窘於江上，道乞食，志岂尝须臾忘郢邪？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！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，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！

隐忍就功名，是作全部史记宗旨。故反复言之。锡周

信陵君列传赞 司马迁

吾过大梁之墟，求问其所谓夷门。许多惊天动地事迹，独拈出夷门二字。妙笔，绝妙！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。天下诸公子，亦有喜士者矣，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，长言之不耻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诸侯不虚耳。嗟叹之高祖每过之，而令民奉祀不绝也。借证作结，余韵绕梁

三四笔内，诸法毕备，真古文中拱璧也。宜乎杜樊川饮食坐卧必与之俱。

锡周

平原君虞卿列传赞 司马迁

平原君，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，然未观大体。鄙语曰：利令智昏，平原君贪冯亭邪说，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，邯郸几亡。虞卿料事揣情，为赵画策，何其工也。及不忍魏齐，卒困於大梁。庸夫且知其不可，况贤人乎？然虞卿非穷愁，亦不能著书以自见於後世云。

长平之役，府狱平原，亦责备贤者之意。赞虞卿，忽然又说到穷愁著书，极似国

策篇末论断。锡周

屈原贾生列传赞 司马迁

余读离骚、天问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一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沈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两层及见贾生吊之，插入贾生，妙！若无此二层意，文章便枯索少味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三层读鵬鸟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言尽意长

赞三闾而长沙已该，合传文之最奇者。叙次顿跌都臻化境。锡周蒙恬列传赞 司马迁

吾适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。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闲中一击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众庶之和，侃侃正论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没躲闪何乃罪地脉哉？

太史公每有刺讥，不为深刻，自令人帖然心服。如此篇及管晏列传赞，皆独辟伟论。小儒见之，咸当咋舌。孟坚、蔚宗，妄思学步，过矣。锡周谕渤海吏民 龚遂

农桑衣食之源，而农为尤重。太守至郡，民有带持刀剑，而家无畜牧者，是带牛佩犊也。腐而妙！其卖剑买牛，卖刀买犊，以副太守之望。恳切至此毋忽。

真率语。直令人感激泣下。当是千古第一风流太守。锡周与朱邑荐士书 张敞

明主游心太古，广延茂士，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。值敞远守剧郡，馭於绳墨，胸臆约结，固无奇矣。虽有亦安所施？感慨足下以清明之德，掌周稷之业，犹饥者甘糟糠，穰岁余粱肉，何则？有无之势异也。昔陈平虽贤，得魏倩而後进；韩信虽奇，赖萧何而後信。故事各达其时之英隽。若必伊尹吕望而後荐之，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杨维斗云：劈尽藉口无材之辈

奇郁之思，凌厉之口。陈明卿

快吐以舒愤懑，后人上宰相书，无此胆气。锡周

移金马碧鸡文 王褒

持节使者敬移南崖：金精神马，缥缥碧鸡，处南之荒，深溪回谷，非土之乡。归来归来，汉德无疆！讽庠平唐虞，泽配三皇。黄龙见兮，白虎仁。渲染固佳，托意更妙归来归来，可以为伦。归兮翔兮，何事南荒也？

宣帝闻益州蜻蛉县山有碧鸡金马之神，可祭而获。因遣褒持节往求之，不经甚矣！篇中称述功德，言人主但当修德，不应崇信幻妄，又引黄龙白虎，隐隐讽帝复蹈武帝前

辙。不必读圣主得贤臣颂，始解其寓意深远也。锡周

与友人书 贾捐之

大丈夫以凌云之气，而俯首书案之间。午夜一灯，辰窗万字，盖将学为有用之文，以歌太平，颂中兴，嗟乎，有志者当如此矣否亦策治安，演丝纶耳。岂肯为此沾沾，徒作酸文耶！虚辱君命，戏笔横斜。

作家须如此自期待，方可谓不辱吾笔。虽然，文至今日，酸或变而为臭腐矣！奈何强天下有志之士攒眉掩鼻而读之？锡周

报元帝书 王嫱

臣妾幸得备员禁裔，谓身依日月，死有余芳，而失意丹青，远窜异域。诚得捐躯报

主，得体何敢自怜。惟惜国家黜陟，移于贱工，南望汉关，徒增怆结耳！有父有弟，惟陛下幸少怜之。

昭君远嫁文姬老，乃古来大缺陷事。然文姬胡可比昭君？锡周

奏罢郡国庙 韦玄成

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，繇中出，生于心也。精当语，可补祭义故唯圣人为能飨帝，孝子为能飨亲。立庙京师之居，躬亲承事，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助祭，尊亲之大义，五帝三王所共，不易之道也。诗云：有来雍雍，至止肃肃，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。春秋之义，父不祭于支庶之宅，引据确切君不祭于臣仆之家，王不祭于下土诸侯。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，结语劲臣请勿复修。

皆名贵语，无注疏气。锡周

续卜筮列传 褚少孙

臣为郎时，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，言曰：孝武帝时，聚会占家问之：某日可取妇乎？五行家曰可，堪舆家曰不可，建除家曰不吉，丛辰家曰大凶，历家曰小凶，天人家曰小吉，太乙家曰大吉。辩论不决，以状闻。制曰：避诸死忌，以五行为主。亦自有见，洪范稽疑原从五行中来

人取於五行者也。

两徒读此，一曰笔妙，一曰意妙，相持久之。予笑云：笔意俱妙。锡周
卫将军青传赞 褚少孙

平阳主寡居，当用列侯尚主。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，皆言大将军可。主笑曰：「此出我家，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，柰何用为夫乎？亦可不用否？」左右侍御者曰：「今大将军姊为皇后，三子为侯，富贵振动天下，感慨主何以易之乎？」於是主乃许之。言之皇后，令白之武帝，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。褚先生曰：丈夫龙变。四字佳传曰：「蛇化为龙，不变其文；家化为国，不变其姓。」丈夫当时富贵，百恶灭除，光耀荣华。奇情恣笔，令人浩叹贫贱之时，何足累之哉！

青云泥涂，感慨无限。赞语似激似嘲，读之破涕。锡周
敕掾功曹教 王尊

各自砥厉，助太守为治。其不中用，趣自避退，毋久妨贤。先令人无处躲闪夫羽翮不修，则不可以致千里；闾内不理，无以整外。府丞悉署吏行能，分别白之。贤为上，毋以富。一片冰心贾人百万，不足与计事。昔孔子治鲁，七日诛少正卯，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，五月掾张辅，怀虎狼之心，贪污不轨，一郡之钱尽入辅家，然适足以葬矣。怕人语，文官爱钱，果为此否？今将辅送狱，直符史诣阁下，从太守受其事。丞戒之戒之，相随入狱矣。更可骇

风霜之语。千载下读之犹不寒而栗，况丰采在当日哉！顾瑞屏

文章令人喜，令人怒，令人哀，令人乐者，自来多有。若令人怕者惟此而已。锡周

论傅喜书 何武

喜行义修洁，忠诚忧国，内辅之臣也。今以寝病，一旦遣归，众庶失望，皆曰：傅氏贤子，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，百寮莫不为国恨之。忠臣，社稷之卫，千锤百炼之句鲁以季友治乱，楚以子玉轻重，魏以无忌折冲，项以范增存亡。故楚跨有南土，带甲百万，邻国不以为难。子玉为将，则文公侧席而坐，及其死也，君臣相庆。百万之众，不如一贤，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，汉散万金以疏亚父。喜立于朝，陛下之光辉，更不烦称傅氏之废兴也。

风度端凝，溢为文章，放行间自有竖光。锡周

酒箴 扬雄

雄作《酒箴》以讽谏成帝，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，譬之于物，曰：子犹瓶矣。观瓶之居，居井之湄水边也，处高临深，动常近危，酒醪不入口，臧水满怀，不得左右，牵于繆微。一旦杳音绢，悬也。瓮，井甃。輻，击也碍，为瓮所輻，身提黄泉，骨肉为泥。自用如此，不如鸱夷韦囊。鸱夷滑稽，腹如大壶

，尽日盛酒，人复借酤。常为国器，托于属车，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由是言之，酒何过乎！

箴也，几于劝矣。然故是讽体。锡周

敕冯异诏 光武帝

三辅遭王莽、更始之乱，重遇赤眉、延岑之弊，兵家纵横，百姓涂炭。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，兵家降者，遣其渠帅皆诣京师，散其小民令就农桑，坏其营壁无使复聚。要着征伐非在远战掠地多得城邑，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大哉王言吾诸将非不健斗，然多好虏掠为小民害。卿本能简饬吏民，勉自修整，毋为郡县所苦。

善将将，亦善将兵。锡周

劳冯异诏 光武帝

赤眉破平，士吏劳苦，始虽垂翅回溪，终能奋翼澠池，垂翅奋翼四字借用，甚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。方论功赏，以答大勋。

只四十字，而丰美润泽，照耀千古。掺纵处俱有分寸，觉一字增减不得。

锡周

劳耿弇诏 光武帝

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，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，此皆齐之西界，天然妙义功足相方。而韩信袭击已降，将军独拔劲敌，其功又难于信也。推进一层又田横烹酈生，及田横降，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。张步前亦杀伏隆，若步来归命，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，又事尤相类也。较量到底，局阵最奇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，常以为落落难合，恣意赞扬，语尤警拔有志者事竟成也！

帝以马上得之，而文采秀发如许。是篇格调尤为特创，西京已来无此体制也。昌黎起八代之衰，亦只是不袭前人间架，每作一文，必别开生面耳。锡周与江南守臣 光武帝

昔许由高箕颖之节，惟彼陶唐无相知之素耳。子陵，朕故人也，宜不吝一见。其令所在官司物色之，以悉朕意。

敬之至，爱之至，更有夸耀臣民之意，跃跃言表。锡周

与子陵书 光武帝

古大有为之君，必有不召之臣。朕何敢臣子陵哉！谦甚，然身分越高惟此鸿业，若涉春冰，辟之疮痍，须杖而行。若绮里不少高皇，奈何子陵少朕也。语妙天下箕山颍水之风，非朕之所敢望。丰姿绝世

接落转折，活虎生龙。两汉诏令，当以此为第一。有意作阔大语，最易失之廓落。此偏字

字精悍，奇哉！曰何敢，恭敬得妙。曰奈何，埋怨得妙。曰非所敢，决绝得妙

。搬运虚字，出神入化，不可思议。锡周

手诏东平王归国 明帝

辞别之后，独坐不乐，因就车归，伏轼而吟，瞻望永怀，实劳吾心。如读葩诗诵及《采菽》，以增叹息。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，王言为善最乐。其言甚大，副是要同腰，想王状貌伟岸，故戏之腹矣。今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，皆令带之。

真有家人父子之乐，绝无尊贵气。陈大樽

一派天趣。锡周

申明科禁诏 明帝

昔曾、闵奉亲，竭欢致养；仲尼葬子，有棺无槨。丧贵致哀，礼存宁俭。极合称家有无之意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竟为奢靡，生者无担石之储，而财力尽于坟土；伏腊无糟糠，而牲牢兼于一奠。糜破积世之业，以供终朝之费，子孙饥寒，绝命于此，岂祖考之意哉！道出积弊，可以破愚又车服制度，恣极耳目；田荒不耕，游食者众。有司其申明科禁，宜于今者，宣下郡国。

粹然儒者之言，知其积学深矣。锡周

河内诏 章帝

车驾行秋稼，观收获，因涉郡界，皆精骑轻行，无它辎重。不得辄修桥道，远离城郭，遣使逢迎，刺探起居，出入前后，以为烦扰。不得二字直贯至此动务省约，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。所过欲令贫弱有利，无违诏书。

笔存冷趣，恍乎秋风之行草。钟伯敬

实从肺腑流出，并非纸上浮谈，却何尝一字不风流。锡周

敕三公诏 章帝

方春生养，万物孳甲，大学问宜助萌阳，以育时物。其令有司，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验，及吏人条书相告，不得听受，冀以息事宁人，敬奉天气。立秋如故。夫俗吏矫饰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揆之人事则悦耳，诚然论之阴阳则伤化，朕甚厌之，甚苦之。安静之吏，惆怅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议论精切，得未曾有如襄城令刘方，吏人同声谓之不烦，虽未有它异，斯亦殆近之矣。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，而今富奸行赂于下，贪吏枉法于上，使有罪不论，而无过被刑，甚大逆也。夫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平平无奇，每读一过，觉纸上如有声响，何也？吾诏书数下，冠盖接道，而吏不加理，人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。

读之如竹林谡谡。陈明卿

王言汗浃，直与小民家人妇子叮咛告戒语相似，而情致之缠绵，识见之精透，能令读者恐尽，听者忘疲，亦大怪事。锡周

赐东平王苍及琅琊王京书 章帝

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，嘉之何已。岁月惊过，山陵浸远，孤心凄怆，如何如何！间飨卫士于南宫，因阅视旧时衣物，闻于师曰：其物存，其人亡，不言哀而哀自至。信矣。宛转动人，后贤作情致语，总不出其范围惟王孝友之德，亦岂不然。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，及衣一篋，可时奉瞻，以慰凯风寒泉之思，又欲令后生子孙，得见先后衣服之制。今鲁国孔氏，尚有仲尼车舆冠履，明德盛者，先灵远也。忽用一衬，文情飞动其光武皇帝器服，中元二年已赋诸国，故不复送。并遗宛马一匹，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。常闻武帝歌天马，沾赤汗，闲，妙今亲见其然也。顷反虏尚屯，将帅在外，忧念遑遑，未有间宁。愿王宝精神，加供养。苦言至戒，圣主望之如渴。

诏令中如此咳唾点缀，真千古绝唱也！杨升庵

秀媚如飞鸟依人。盖西京雄迈之气，至此而变为清丽矣。锡周戒侯霸书 严光

君房足下：致位台鼎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不衫不履，徜徉自得

君子谓之善颂善祷。锡周

与彭宠书 朱浮

盖闻知者顺时而谋，愚者逆理而动，常窃悲京城大叔，便隼以不知足而无贤辅，卒自弃于郑也。伯通以名字典郡，有佐命之功，临人亲职，爱惜仓库。而浮秉征伐之任，欲权时救急，二者皆为国耳。即疑浮相譖，何不诣阙自陈，而为族灭之计乎？驳得醒朝廷之于伯通，恩亦厚矣，委以大郡，任以威武，事有柱石之寄，情同子孙之亲。匹夫媵母，尚能致命一餐，岂有身带三绶，职典大邦，而不顾恩义，生心外畔者乎？伯通与吏民语，何以为颜；行步拜起，何以为容；坐卧念之，何以为心；引镜窥影，何施眉目；举措建功，何以为人？惜乎，弃休令之嘉名，造梟鸱之逆谋；捐传世之庆祚，招破败之重灾。高论尧舜之道，不忍桀纣之性，生为世笑，死为愚鬼，不亦哀乎！伯通与耿侠游，俱起佐命，同被国恩。侠游廉让，屡有降挹之言，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。往时辽东有豕，生子白头，异而献之，行至河东，见群豕皆白，怀惭而还。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，则为辽东豕也。谓之嬉笑可，谓之怒骂可今乃愚妄自比六国，六国之时，其势各盛，廓土数千里，胜兵将百万，故能据国相持，多历年世。今天下几里，列郡几城，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？刻意诙谐，何其便于手而捷于口也此犹河滨之人，捧土以塞孟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！方今天下适定，海内愿安，士无贤不肖，皆乐立名于世。而伯通独中风狂走，自损盛时，内听骄妇之失计，外信谗邪之谰言，长为群后恶法，永为功臣鉴戒，岂不

误哉！定海内者无私仇，勿以前事自误。愿留意顾老母幼弟，更恶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，而为见仇者所快。

用意极深刻，而运笔极轻逸。西京浑厚之气，被此文汨没尽矣。锡周
诚兄子书 马援

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奇喻。谨言妙诀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。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褵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何等肫恳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极意痛诋迄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结出本义

轻则品低，薄则福浅。世之为轻薄子者，不自知其类狗耳。锡周
与官属 马援

吾从弟少游，尝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「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，为郡掾史，守坟墓，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盈余，但自苦耳。只是借作话头，固非伏波所愿闻也」当吾在浪泊、西里间，虏未灭之时，下潦上雾，毒气熏蒸，仰视飞鸢跼跼堕水中，情景逼真卧念少游平生时语，何可得也！极激昂感慨之致今赖士大夫之力，被蒙大恩，猥先诸君纁佩金紫，且喜且惭。

云台诸将，不登文渊，近者以为恨。观此一段风致，正不劳绘画而掩映无穷。孙月峰

英雄自鸣得意，矍铄哉是翁！锡周
乞归疏 班超

臣闻太公封齐，五世葬周，狐死首丘，代马依风。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，况于远处绝域，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！蛮夷之俗，畏壮侮老。臣超犬马齿歼，常恐年衰，奄忽僵仆，孤魂弃捐。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，今臣幸得奉节，带金银，护西域，如自以寿终屯部，诚无所恨，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。如读古乐府，令人堕泪臣老病衰困，冒死瞽言，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。及臣生在，令勇目见中土。清夜猿啼

透辟如利镞穿骨，凜冽似惊沙入面。锡周
自讼书 孔僖

臣之愚意，以为凡言诽谤者，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

，政之美恶，显在汉史，坦如日月。是为直说书传实事，非虚谤也。妙夫帝者为善，则天下之善咸归焉；其不善，则天下之恶亦萃焉；斯皆有以致之，故不可以诛于人也。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未过，而德泽有加，天下所具也，臣等独何讥刺哉！假使所非实是，则固应悛改；侃侃正论，不逊汤镬佯其不当，亦宜含容，又何罪焉？陛下不推原大数，深自为计，徒肆私忿，以快己意。臣等受戮，死即死耳，顾天下之人，必回视易虑，以此事窥陛下心。自今以后，苟见不可之事，终莫复言者矣。虑得是臣之所以不爱其死，犹敢极言者，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。陛下若不自惜，则臣何赖焉？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，然后群臣得尽其心。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，甚无谓也岂不与桓公异哉？臣恐有司卒然见构，衔恨蒙枉，不得自叙，使后世论者，擅以陛下有所方比，文笔曲折，文心细腻，八面俱到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？谨诣阙伏待重诛。

绝不抵赖。偏于他人开不得口处，反覆辩论，文之避易而就难者。锡周
请复刺史奏事疏 张酺

臣闻王者法天，荧惑奏事太微，援据奇警故州牧刺史入奏事，所以通下问知外事也。数十年以来，重其道归烦挠，故时止勿奏事，今因以为故事。臣愚以为刺史视事岁满，可令奏事如旧典。韩诗外传曰：王者，必立牧方三人，所以使窥远牧众也。刺史奏事做事，只引韩诗外传叙去，化板为活远方之民，有饥寒而不得衣食，狱讼而冤失职，贤而不举者，入告天子。天子于其君之朝也，揖而进之曰：意朕之政教，有不得尔者邪？如何乃有饥寒而不得衣食，狱讼而冤失职，贤而不举？然后其君退而与其卿大夫谋之。远方之民闻皆曰：诚天子也夫，心细如牛毛茧丝我居之辟，见我之近也；我居之幽，见我之明也。可欺乎哉！故牧者，所以明四目，通四聪。

极华瞻而无点尘。王淑士

典雅是汉文本色，一种委曲之致，纤迴之态，则别调自弹矣。锡周
被劾自讼书 虞诩

法禁者，俗之堤防；刑罚者，民之衔轡。禹金云衰世自不可少今州曰任郡，郡曰任县，更相委远，百姓怨穷。以苟容为贤，尽节为愚。臣所发举，臧罪非一。二府恐为臣所奏，遂加诬罪。臣将从史鱼死，即以尸谏耳。

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。锡周
立后疏 胡广

窃见诏书，以立后事大，谦不自专，欲假之筹策，决疑灵神；篇籍所记，祖宗典故，未尝有也。恃神任筮，既不必当贤；就值其人，犹非德选。夫歧嶷形于自然，倪天必有异表，真实了义宜参良家，简求有德，德同以年，年钧

以貌；稽之典经，断之圣虑。政令犹汗，往而不返，诏文一下，形之四方。臣职在拾遗，忧深责重，是以焦心，冒昧陈闻。

选言树义，妙有汁浆。锡周

遗黄琼书 李固

常闻语曰：「峣峣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污。《阳春》之曲，和者必寡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最确」近鲁阳樊君，被征初至，朝廷设坛席，犹待神明。虽无大异，而言行所守，亦无所缺。而毁谤布流，应时折减者，岂非观听望深，声名太盛乎？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、薛孟尝、朱仲昭、顾季鸣等，其功业皆无所采，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。愿先生弘此远谟，令众人叹服，一雪此言耳。

爰黄故规黄，不似他人但解标榜也。锡周

与弟固书 李固

固年五十七，鬓发已白，所谓容身而游，满腹而去，周观天下，但未见益州耳。昔严夫子尝言：经有五，涉其四；州有九，游其八。胸次眼界，自不寻常欲类此子矣。

不作一凡语。锡周

遗矫慎书 吴苍

仲彦足下：勤处隐约，虽乘云行泥，栖宿不同，每有西风，何尝不叹！叙寒暄殊别盖闻黄老之言，乘虚入冥，藏身远遁，亦有理国养人，施于有政。至如登山绝迹，神不著其证，人不睹其验。吾欲先生从其可者，于意何如？只作商量语，好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，方今明明，四海开辟，巢许无为箕山，夷齐悔入首阳。足下审能骑龙弄凤，翔嬉云间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。

篇中引用黄老家言，及乘龙弄凤等语，仲彦大约陶隐居、陈图南一流人。

作者只通

盘打算，不乔作主张。盖一片野心，白云留住，固非纡紫拖青辈所能劝驾也。

此君言语

妙天下，自是风尘外物，魏晋流为清谈，色香俱减，不耐吟赏矣。锡周

重答夫秦嘉书 徐淑

既惠音令，兼赐诸物，厚顾殷勤，出於非望，镜有文彩之丽，钗有殊异之观，芳香既珍，素琴益好，惠异物於鄙陋，割所珍以相赐，非丰恩之厚，孰肯若斯。览镜执钗，情想仿佛；操琴咏诗，思心成结，敕以芳香馥身，喻以明镜鉴形，此言过矣，未获我心也。昔诗人有飞蓬之感，班婕妤有谁荣之叹，素琴之作，当须君归；明镜之鉴，当待君还，未奉光仪，则宝钗不列也；幽闲中有激烈之致未待帷帐，则芳香不发也。

钗、镜、琴、香，安放熨贴，是闺阁中极细心文字。前书言情，故旖旎；此书言志，故洁清。嫌前书语无伦次，作法稍欠老成，竟汰之。锡周女训 蔡邕

心犹首面也，儿曹能解是以甚致饰焉。面一旦不修，则尘垢秽之；心一朝不思善，则邪恶入之。咸知饰其面，不修其心，惑矣。夫面之不饰，愚者谓之丑；心之不修，贤者谓之恶。愚者谓之丑尚可，贤者谓之恶，将何容焉？故览照拭面，则思其心之洁也；傅脂，则思其心之和也；加粉，则思其心之鲜也；泽发，则思其心之润也；用栉，则思其心之理也；立髻，则思其心之正也；摄鬓，则思其心之整也。芬芳袭人

讲明理学，却确是训诫闺秀，化腐为奇。锡周答诘 王充

王充闭门著书。或诘其学无所本，曰：母骊犊骖，无害牺牲；祖浊裔清，不榜奇人。鲧恶而禹圣，瞽顽而舜神；或诘其书诡于俗，曰：雅歌于郑为人悲，礼舞于赵为人鄙；或咎其学非醇美，曰：美实者不饰华，调行者不饰辞。丰草多落英，茂林多枯肄；或诘其辞不类古，曰：美色不同面，皆佳于目；悲音不共响，皆穆于耳。舜眉何必复八其采？禹目何必再重其瞳？或诘其所著之书过多，曰：河水沛沛，比夫众川，孰者为大？虫茧叠叠，称其出丝，孰者为多？或诘其云何为而不仕，曰：愿与宪共庐，不慕与赐同衡；乐与夷共侣，不贪与跖并趋。或诘其著书与立功孰愈，曰：齐论、鲁论而外，天何言哉！周士、秦士自分，民之质矣。

王充论衡极为伯喈所珍。今录其答诘一首，奇情异采，略见一斑。锡周与申屠蟠书 黄忠

大将军何进幕府初开，徵辟海内，并延英俊，虽有高名盛德，不获异遇。至如先生，特加殊礼，优而不名，申以手笔，设几杖之坐，引领东望，日夜以冀。弥秋历冬，经迈二载，深拒以疾，无惠然之顾。重令爰同袁中郎，昭畅殷勤，至于再三，而先生抗志弥高，所执益固。将军于是恍然失望而有愧色，自以德薄，深用咎悔。情致斐叠仆窃论之，先生高则有馀，智则不足。当今西戎作乱，师旅在外，军国异容，动有刑宪。今颍川荀爽，輿病在道；北郡郑玄，北面受署。彼岂乐羈牵者哉！知时不可佚豫也。且昔人之隐，虽遭其时，犹放声绝迹，巢栖茹薇。其不遇也，则裸身大笑，被发狂歌。今先生处平壤，游人间，吟典籍，袭衣裳，行与昔人谬，而欲蹈其迹，拟其事，不亦难乎？仆愿先生优游俯仰，贵处可否之间，孔氏可师，何必首阳？名论备托臭味，庶同休戚。是以假飞书以喻左右。

贤人骈首就戮之余，驰书招隐，大难措辞，偏说得委婉有态，曲折有味

，岂非词令能品？锡周

与曹操论盛孝章书 孔融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为始满，融又过二。海内知识，零落殆尽，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于孙氏，妻孥湮没，单孑独立，孤危愁苦。若使忧能伤人，此子不得复永年矣。声泪俱下 春秋传曰：诸侯有相灭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谈士依以扬声，而身不免于幽执，命不期于旦夕，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绝交也。公诚能驰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书，则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矣。今之少年，喜谤前辈，或能讥评孝章，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人所共称叹。燕君市骏马之骨，非欲以骋道里，乃当以招绝足也。濯濯如杨柳，鲜妍可爱惟公匡复汉室，宗社将绝，又能正之。正之之术，实须得贤。珠玉无胫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况贤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筑台以尊郭隗，隗虽小才而逢大遇，竟能发明主之至心，故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，邹衍自齐往。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，临溺而王不拯，则士亦将高翔远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称引，自公所知，而复有云者，欲公崇笃斯义也。因表不悉。

国色天香，超然拔俗，有余妍，无点尘也。锡周

论酒禁书 孔融

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；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

北海尝云：坐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。吾始无忧矣。闻此厉禁，固应着忙。其趣在谐谑，其奇在放诞，比前书较胜。锡周

吊张衡辞 祢衡

南岳有精，君诞其姿；清和有理，君达其机；故能下笔绣辞，扬手文飞。昔伊尹值汤，吕望遇旦；嗟矣君生，而独值汉；苍蝇争飞，凤凰已散；锦囊佳句，不可多得元龟可羈，神龙可绊。石坚而朽，星华而灭；惟道兴隆，悠永靡绝。君音永浮，君声永流，卓犖为杰余生虽后，身亦存游。士贵知己，君其勿忧。

「苍蝇争飞，凤凰已散」，绝妙好辞也！胜「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」句多矣。微吟一过，觉庾、鲍逊其神韵。锡周

恤将士令 曹操

吾起义兵，为天下除暴乱。旧土人民，死丧略尽，国中终日行，不见所识，使吾凄怆伤怀。其举义兵以来，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以后之，授土田

，官给耕牛，置学师以教之。为存者立庙，使祀其先人，魂而有灵，吾百年之后何恨哉！

细玩结语，阿瞒毕竟怕死。卖履分香，有自来矣。锡周

临终遗表 诸葛亮

伏念臣赋性拙直，遭时艰难，兴师北伐，未获全功，何期病在膏肓，命垂旦夕。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，达孝道于先君，布仁心于寰宇，提拔隐逸以进贤良，屏黜奸谗以厚风俗。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孙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臣身在外，别无调度，随时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以长尺寸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盈财，以负陛下也。

死而后已之言验矣。其人虽没，其文犹当掷地作金石声也。锡周

答曹公书 关羽

明公布大义于天下，而速取自树，非某之所敢知。君犹是汉也，羽敢不臣汉哉？大义凛凛。阿瞒胆落矣！敢拜嘉命之辱。

只此已足千古。锡周

谏伐孙权疏 赵云

国贼是曹操，一语破的非孙权也，且先灭魏，则吴自服。更有定算操身虽毙，子丕篡盗，当因众心，早图关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讨凶逆，关东义士，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。不应置魏，先与吴战；兵势一交，不得卒解也。先见

是非成败，了了分明。起句可诛奸雄于既死，读之便欲满饮一斗。锡周

鹈鹕集灵芝池诏 魏主丕

此诗人所谓污泽也。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，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者乎？否则斯鸟何为而至？其博举天下隩德茂才，以答曹人之刺。

秀色可餐。锡周

遗令戒子 郝昭

吾为将，知将不可为也。确吾数发冢，取其木以为攻战具，又知厚葬无益於死者也。确汝必敛以时服。且人生有处所耳，死复何在耶？今去本墓远，东西南北，在汝而已。

解作此语，定是光风霁月一流，具见真力量，真学问。锡周

与弟书 虞翻

长子容当为求妇，其夫如此，谁肯嫁之者。涉笔成趣远求小姓，足使生子，天其福人，不在旧族。有此卓识，远胜孙兴公用诈扬雄之才，非出孔氏之门。芝草无根，醴泉无源。家圣受禅，父顽母嚚。虞世家法，反出痴子。

结引虞世家法，的系翻作，假借不得。一本刻山涛，疑误。锡周

与所亲书 张裔

近者涉道，昼夜接宾诸葛亮驻汉中，裔领留府长史，不得宁息。人自敬丞相长史，男子张君嗣裔字附之，疲倦欲死。

透快之论，非诙谐也。热闹场中，作如是观。锡周
上许芝事 高堂隆

太史许芝，远不度于古，近不仪于今，每祭与吏争肉，自取百斤，犹恨其少也。

较之过屠门而大嚼者，毕竟此公得计。锡周
上言积粟 邓艾

国之所急，惟农与战，国富则兵强，兵强则战胜。然农者，胜之本也。孔子曰足食足兵，食在兵前也。上无设爵之劝，则下无财畜之功。今使考绩之赏，在於积粟富民，则交游之路绝，浮华之原塞矣。评缺

答桓温诏 简文帝

若晋室灵长，明公便宜奉行此诏。如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。

不斧钺而股栗，非冰霜而胆寒，愈玩愈奇。锡周
白起降赵卒论 何晏

白起之降赵卒，诈而坑其四十万，岂徒酷暴之谓乎？后亦难以重得志矣。一篇定案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，则张空拳犹可畏也，况於四十万被坚执锐哉！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，归秦之众骸积成丘，则后日之战，死当死耳，何众肯服，何城肯下乎？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，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，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。故兵进而自伐其势，军胜而还丧其计。何者？设使赵众复合，马服更生，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，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？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於邯郸者，非但忧平原君之补袒，患诸侯之救至也，徒讳之而不言耳。窥破底里若不悟而不讳，则毋所以远智也。可谓善战而拙胜。长平之事，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，秦王又亲自赐民爵于河内。夫以秦之强，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者，此为破赵之功小，伤秦之败大，又何以称奇哉！

律以酷暴，人云亦云也。篇首便将此意撇开，而言皆破的，语必惊人。至谓胜赵之

后，武安亦以杀降自讳，尤为诛心之论。锡周
与弟书 羊祜

既定戎事，便当角巾东路，归故里，为容棺之墟。以白士而居重位，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！二疏广是吾师也。

丰姿潇洒，鹤舞蹁跹。锡周
酒德颂 刘伶

有大人先生者，以天地为一朝，万朝为须臾，日月为扃牖，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，居无室庐，幕天席地，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，动则挈榼提壶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！有贵介公子，缙绅处士，闻吾风声，议其所以，乃奋袂攘襟，怒目切齿，亦复来败人意陈说礼法，是非蜂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罌承糟，衔杯漱醪。奋髯箕踞，枕麴藉糟，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，豁尔而醒。八字天造地设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睹泰山之形，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；醉乡妙境二豪侍侧焉，随手销缴如螺赢之与螟蛉。

真阔大，真风流。拂落俗尘三斗许矣。不识酒中趣，不能道只字也。锡周钱神论 鲁褒

昔神农氏没，黄帝尧舜教民农桑，以币帛为本。上智先觉变通之，乃掘铜山，俯视仰观，铸而为钱，故使内方象地，外员象天。钱之为体，有乾有坤，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，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。市井便易，不患耗折，难朽象寿，不匮象道。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。亲爱如兄，字曰孔方，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，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嬉笑甚于怒骂诗云：哿矣！富人。哀哉，茆独。岂是之谓乎？钱之为言泉也，百姓日用，其源不匮，无远不往，无深不至。京邑衣冠，疲劳讲肆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，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善戏谑不为虐钱之所祐，吉无不利。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？由是论之，可谓神物。无位而尊，无势而热；排朱门，入紫闼，钱之所在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俗谓之买命钱；钱之所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辩讼，非钱不胜；孤弱幽滞，非钱不拔；怨仇嫌恨，非钱不解；感慨淋漓，真堪破涕令闻笑谈，非钱不发。谚云：钱无耳，可暗使。岂虚也哉！

武穆以不惜死、不爱钱并举，犹为中人以上说法。看来不惜死难，不爱钱更难。自古以身殉财之辈，宁捐生，不捐赀也。锡周

吊孟尝君文 潘岳

人罔贵贱，士无真伪，延入如归，望宾若企。只此是田文倾动千古处出握秦机，入专齐政，右眄而嬴强，左顾而田兢。且以造化为水，天地为舟，乐则齐喜，哀则同忧。先扬岂区区之国而大邦是谋，琐琐之身而名利是求，畏首畏尾，东奔西囚，志挠于木偶，命悬于狐裘。

觑着空隙，予夺在手。自令田文心死。荆公读孟尝君传，便不能出其范围。锡周

上愍帝请北伐表 刘琨

形留所在，神驰寇庭。秋谷既登，胡马已肥，前锋诸军，并有至者。臣当

首启戎行，身先士卒，臣与二虜势不并立，聪勒不梟，臣无归志。庶凭陛下威灵，使微意获展，然後陨首谢国，没而无恨。

识胆俱豪。固不使祖生先着鞭也。锡周

与从弟孝征书 钮滔母孙氏琼

省尔讥我以养鹄鵠鹅古同，乃戒以卫懿灭毙之祸，斯言惑矣，吾未之取。彼卫懿之好，民无役车之载，鹄有乘轩之饰，祸败之由，由乎失所。若乃开圃匹于灵囿，沃池矩乎神沼，文鱼跃于白水，素鸟翔乎神州，岂非周文之德，大雅所修哉？夫嘉肴旨酒，非不美也，跳笔夏禹盛以陶豆，殷纣贮以玉杯，而此圣以兴，彼愚以灭。盖置之失所，如其无失，灾难可施乎？

作文须解跳笔，便如生龙活虎。不然恐只在死水里浸着。锡周

与庾安西书 王胡之

此间万顷江湖，挠之不浊，澄之不清。而百姓投一纶、下一筌者，皆夺其渔具，不输十匹，则不得放。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，渔父何得鼓枻而歌沧浪也。

关市有征，渔盐有税，归公帑者什一，充私橐者什九，吏笑而民暗泣，民哀而吏方

怒，乃秦汉以来极不平事。书巢小史载桑弘羊梦与白起同变为猪，为计臣者不可不戒。锡周

桃花源记 陶潜

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写出忘机妙境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兴复不减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，问所从来，具答之。便要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，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。白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着眼在此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，皆叹惋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，此中人语云：「不足为外人道也！」睥睨一切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及郡下，诣太守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，闻之欣然规往，未果，须知此乃文章出路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者。

此元亮先生粲花妙论，也认真不得。玩中间避秦乱等语，悲愤襟怀，不觉流露。锡周

五柳先生传 陶潜

先生不知何许人也，此种起法，岂魏晋人所有亦不详其姓氏。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，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，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希情去留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，箠瓢屡空，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得失，以此自终。竟住高绝赞曰：黔娄有言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。其言兹若人之俦乎？衔觞赋诗，以乐其志，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？山在虚无飘渺间

不衫不履中极潇洒风流。锡周

答索商书 张天锡

吾非好行，行有得也。观朝荣槿花，则敬才秀之士；玩芝兰，则爱德行之臣；睹孤松，则思贞操之贤；临清流，则贵廉洁之行；览蔓草，则贱贪污之吏；逢飓风，则恶凶狡之徒。若引而伸之，无遗漏矣。

比物连类，风人之遗。锡周

耿恭传赞 范晔

余初读苏武传，感其茹毛穷海，不为大汉羞。后览耿恭疏勒之事，喟然不觉涕之无从。嗟哉，义重于生，以至是乎？昔曹子抗质于柯盟，相如申威于河表，盖以决一旦之负，异乎百死之地也。以为二汉当疏高爵，宥十世，而苏君恩不及嗣，恭亦终填牢户。追诵龙蛇之章，有遗音者矣！以为叹息。

沉郁顿挫，余韵飞扬，史家传赞，班固力追龙门而不能，此何其曲肖也。

锡周

修竹弹甘蔗文 沈约

渭川长兼淇园贞干臣修竹稽首：臣闻芟夷蕴崇，农夫之善法；无使滋蔓，剪恶之良图。未有蠹苗害稼，不加穷伐者也。切寻姑苏台前甘蔗一丛，宿渐云露，荏苒岁月，擢本盈寻，垂荫含丈。阶缘宠渥，铨衡百卉。而予夺乖爽，高下在心，每叨天功以为己力。风闻籍听，非复一涂，犹谓爱憎异说，所以未挂严纲。今月某日，有台西阶泽兰、萱草，到园同诉，自称：虽渐杞梓，颇异蒿蓬，阳景所临，由来无隔。今月某日，巫岫敛云，秦楼开照，乾光弘普，罔幽不瞩。而甘蔗攢茎布影，独见障蔽。虽处台隅，遂同幽谷。臣谓偏辞难信，敢察以情，登摄甘蔗左近，杜若、江蓠，依原辨释，两草各处，异列同款，既有证据，差非风闻。切寻甘蔗出自草药，本无芳馥之香，柯条之任，非有松柏后凋之心，盖阙葵藿倾阳之识。凭藉庆会，稽绝伦等，而得人之誉靡即，称平之声寂寞，遂使言树之草，忘忧之用莫施；无绝之芳，当门之弊斯在。妨贤败政，孰过于此？而不除戮，宪章安用？请以见事徙根剪叶，斥出台外

，庶惩彼将来，谢此众屈。

不甚着意，故流利可喜。六朝文此种绝少，大约有意求工，反增丑拙耳！
锡周

袁友人传 江淹

友人袁炳，字叔明，陈郡阳夏人。其人天下之士，幼有异才，学无不览。文章倜傥清澹出一时。任心观书，不为章句之学，其笃行则信义惠和，意罄如也。常念荫松柏，咏诗书，志气跌宕，不与俗人交。俯眉暂仕，历国常侍员外郎、府功曹、临湘令，粟之入者，悉散以贍亲，其为节也如此，数百年未有此人焉。至乃好妙赏文，独绝於世也。又撰晋史，奇功未遂，不幸卒官，春秋二十有八，与余有青云之交，非直衔杯酒而已。嗟乎！斯才也，斯命也，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，何如哉！

笔意清贍，矫矫拔俗。锡周

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

山川之美，古来共谈。高峰入云，清流见底，两岸石壁，五色交晖，青林翠竹，四时俱备。晓雾将歇，猿鸟乱鸣；夕日欲颓，沈鳞竞跃。实是欲界之仙都，自康乐以来，未复有能与其奇者。

髯苏与毛维瞻柬云：岁行尽矣，风雨凄然。纸窗竹屋，灯火青荧。时于此问得少佳

趣，无由持献，独享为愧。吾以移赠此文。锡周

与兄子秀书 陈暄

旦见汝书与孝典，陈吾饮酒过差。吾有此好五十馀年耳。昔吴国张长公亦称耽嗜，吾见张时，伊已六十，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。吾今所进，亦多于往日，老而弥笃，唯吾与张季舒耳。吾方与此子交欢于地下，甚矣，同调之难得耶！汝欲笑吾所志邪？昔周伯仁渡江，唯三日醒，吾不以为少；郑康成一饮三百杯，吾不以为多。破庸人之论然洪醉之後，有得有失：成厮养之志，是其得也；使次公之狂，是其失也。吾常譬酒之犹水，亦可以济舟，亦可以覆舟，故江谿议有言：酒犹兵也，兵可千日而不用，不可一日而不备；酒可千日而不饮，不可一饮而不醉。伟论惊人，酒中之圣美哉江公，可与共论酒矣。汝惊吾堕马侍中之门，陷池武陵之第，遍布朝野，自言焦悚。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吾生平所愿，身没之後，题吾墓云「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」。此公志愿亦太奢若斯志意，岂避南征之不复，贾谊之恸哭者哉！速营糟丘，吾将老焉。兴复不减尔无多言，非尔所及。

若无一种夷旷之致流露行间，便只是酒家覆瓿布耳。似此天机清妙，涉笔成趣，刘

杜风流，尚有嗣音也。锡周

帝京篇序 太宗

予以万机之暇，游息艺文，观历历圣之皇皇，考当时之行事，轩昊舜禹之上，信无间然矣。至于秦皇周穆、汉武魏明，峻宇雕墙，穷侈极丽，九城无以称其求，江海无以贍其欲，覆亡颠沛，不亦宜乎？呜呼，沟洫可悦，何必江海之滨；麟阁可玩，何必两陵之间；忠良可接，何必海上神仙；丰镐可游，何必瑶池之上。蒋新又云：绝大道理以咏叹抑扬出之释实求华，以人从欲，乱于大道，君子耻之。故选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。

锡周

五斗先生传 王绩

有五斗先生者，以酒德游于人间。有以酒请者，无贵贱皆往，往必醉，醉则不择地斯寝矣。醒则复起饮也。常一饮五斗，因以为号焉。先生绝思虑，寡言语，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。忽焉而去，倏然而来。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故万物不能萦心焉。尝言曰：天下大抵可见矣。生何足养，而嵇康著论；途何为穷，而阮籍恸哭。较竹林更出一头地故昏昏默然，圣人之所居也。遂行其志，不知所如。

时贤谓人云：不知天地为何物。东皋子胸中乃只爱此七字。锡周

春夜宴桃李园序 李白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曲曲引出夜宴，妙笔！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会桃李之芳园，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，皆为惠连；吾人咏歌，独惭康乐。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，切桃李园飞羽觞而醉月。切春夜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怀？如诗不成，罚依金谷石崇园名酒数。

未脱六朝骈丽习气，然与堆砌者殊异。锡周

山中与裴迪书 王维

近腊月下，景气和畅，故山殊可过。足下方温经，猥不敢相烦。辄便往山中，憩感化寺，与山僧饭讫而去。北涉玄灞，清月映郭。夜登华子冈，辋水沦涟，与月上下。寒山远火，明灭林外。深巷寒犬，吠声如豹。村墟夜舂，复与疏钟相间。如在画图此时独坐，僮仆静默，多思曩昔，携手赋诗，步仄径，临清流也。当待春中，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，轻脩出水，白鸥矫翼；露湿青皋，麦陇朝雉。斯之不远，倘能从我游乎？非子天机清妙者，选略云：清妙是摩诘自许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，然是中有深趣矣。领会得无忽。

每读一过，觉清冷之与耳谋。锡周

苏涣访江浦序 杜甫

苏大侍御涣，静者也。旅于江侧，不交州府之客，人事都绝久矣。觉世人真好动而不好静肩舆江浦，忽访老夫。舟楫而已。伯敬云：眼里看不得贵人与从久矣茶酒内余请诵近诗，肯吟数首，才力素壮，词句动人。接对明日，忆其涌思雷出，书篋几杖之外，殷殷留金石声，赋八韵记异，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。赖此破岑寂

高人最得意事，出之以简贵之笔，真有得意境界。锡周
贼退示官吏诗序 元结

癸卯岁，西原贼入道州，焚烧杀掠，几尽而去。明年，贼又攻永破邵，不犯此州边鄙而退。岂力能制敌欤？盖蒙其伤怜而已。诸使何为忍苦征敛？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。

贼尚矜怜，诸使何忍征敛？竟有官不如贼之意。锡周
唐亭记 元结

浯溪之口，有异石焉。高六十余丈，周回四十余步。面在江口，东望浯台，北临大渊，南枕浯溪。唐亭当乎石上，异木夹户，疏竹傍檐，瀛洲言无，由此可信。若在亭上，目所厌者，远山清川；耳所厌者，水声松吹；霜朝厌者零雨，方暑厌者清风。呜呼，厌不厌也，厌犹爱也。命曰唐亭，旌独有也。

脱尽窠臼，卓尔不群，当将柳州诸记并驾。锡周
贻子弟书 颜真卿

吾去岁中言事得罪，以不能违道徇时，为千古罪人也。字奇，他人不肯下，亦不能下虽贬居远方，终身不耻。汝曹当须会吾之志，不可不守也。崛强犹昔

姜桂之性，到老愈辣。锡周
哀圉 顾况

圉音蹇生闽方，闽吏得之，乃绝其阳。为臧为获，致金满屋；为髡为钳，如视草木。天道无知，我罹其毒；神道无知，彼受其福。怨得无谓，妙郎罢闽人呼父为郎罢，子为圉别圉，吾悔生汝。及汝既生，人劝不举。不从人言，果获是苦。圉别郎罢，心摧血下，隔地绝天，及至黄泉，不得在郎罢前。悲莫悲兮生别离！

断肠，听不得！锡周
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

天地之滨，起得怪绝大江之濱，曰有怪物焉，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。其得水，变化风雨，上下于天，不难也。其不及水，盖寻常尺寸之间耳，无高山大陵、旷途绝险为之间隔也。然其穷涸，不能自致乎水，为獯獯之笑者，盖十八九矣。如有力者，哀其穷而运转之，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。然是物

也，负其异于众也，且曰：「烂死于沙泥，吾宁乐之？若俯首贴耳，摇尾而乞怜者，非我之志也。赖此方堪传世，不然文章更无气骨」是以有力者遇之，熟视之若无睹也。其死其生，固不可知也。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，聊试仰首一鸣号焉。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，而忘一举手，一投足之劳，而转之清波乎？其哀之，命也；其不哀之，命也；知其命，而且鸣号之者，亦命也。愈今者实有类于是，点睛飞动是以忘其疏远之罪，而有是说焉。阁下其亦怜察之。

风云吐于行间，珠玉生于字里。此种文，良由寝食国策得来。锡周
为人求荐书 韩愈

木在山，马在肆，过之而不顾者，虽日累千万人，未为不材与下乘也。及至匠石过之而不睨，伯乐遇之而不顾，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，超逸之足也。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，而又辱居姻娅之后，是生于匠石之园，长于伯乐之厩者也。于是而不得知，假有见知者，千万人亦何足云。今幸赖天子每岁诏公卿大夫贡士，若某等比，咸得以荐闻。是以冒进其说，以累于执事，变不自量己。然执事其知某何如哉，昔人有鬻马不售于市者，知伯乐之善相也，从而求之。伯乐一顾，增价三倍。某与某事颇相类，是故始终言之耳。

在今日已成习套，在当时簇簇生新。锡周
答吕医山人书 韩愈

惠书责以不能如信陵执辔者，夫信陵，战国公子，欲以取士声势倾天下而然耳。如仆者，自度若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大而非夸以吾子始自山出，有朴茂之美意，恐未著以世事。又，自周后文弊，百子为书，各自名家，乱圣人之宗，后生习传，杂而不贯，故设问以观吾子。其已成熟乎，将以为友也；其未成熟乎，将以讲去其非而趋是耳。不如六国公子有市于道者也。方今天下入仕，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。其人率皆习熟时俗，工于语言，识形势，善候人主意。故天下靡靡，日入于衰坏，恐不复振起。务欲进足下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，以争救之耳。非谓当今公卿间无足下辈文学知识也，不得以信陵比。须索拈破然足下衣破衣、系麻鞋，率然叩吾门；吾待足下，虽未尽宾主之道，不可谓无意者。足下行天下，得此于人盖寡，乃遂能责不足于我，此真仆所汲汲求者。议虽未中节，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，灼灼明矣。方将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，趣甚听仆之所为，少安无躁。

山人错认陶潜，所以妄自尊大。公以趣语答之，而佐以恢奇之气，山人见此何施眉目耶。锡周

送董邵南序 韩愈

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。须认古称二字董生举进士，连不得志于有司，怀抱利器，郁郁适兹土，吾知其必有合也，董生勉乎哉！夫以子之不遇时

，苟慕义强仁者，皆爱惜焉，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！以上只算客意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，吾乌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？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！圜转如珠吾因之有所感矣。为我吊望诸君乐毅之墓，而观于其市，复有昔时屠狗荆轲爱燕之狗屠者乎？为我谢曰：明天子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！

起句极似许可河北，妙在暗下「古称」二字，便只是赞叹几百年以前燕赵之士，与田悦朱滔辈了无关涉也。中言安知今不异于古所云，竟是当面讥刺矣。但笔意隐跃使人不觉。昌黎伯口齿之妙，真堪独步千古。转折顿挫，意态淋漓，篇愈短意愈长，字愈少味愈多。文与可自品画竹，所谓数尺而有千寻之势者也。锡周

送殷员外序 韩愈

唐受天命为天子，黄河九曲，发源天上凡四方万国，不问海内外，无小大，咸臣顺于朝。时节贡水土百物，大者特来，小者附集。元和睿圣文武皇帝既嗣位，次序悉治方内就法度。十二年诏曰：四方万国，惟回鹘于唐最亲。丞相其选宗室四品一人，持节往赐君长，告之朕意。又选学有经法、通知时事者一人，与之为贰。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，朱衣象笏，妙有渲染承命以行。朝之大夫，莫不出饯。酒半，右庶子韩愈执盏言曰：殷大夫，叫得妙今人适数百里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。持被入直三省，丁宁顾婢子，语刺刺不能休。平地生波，大奇大奇今子使万里外国，独无几微出于言面，岂不真知轻重大丈夫哉！丞相以子应诏，真诚知人矣。不漏士不通经，果不足用。于是相属为诗，以道其行云。

鹿门谓其全学班掾，我谓其全学史记。中间一段兴会淋漓，中夜读之，令人起舞。不知是情生文，文生情。情文相生，如环无端。然则天地间至文，即天地间至情欤？锡周

送王含秀才序 韩愈

吾少时读《醉乡记》，佳文名公必读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，而犹有是言，岂诚旨于味耶？及读阮籍、陶潜诗，乃知彼虽偃蹇，不欲与世接，然犹未能平其心，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，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。若颜氏子操瓢与箪，曾参歌声若出金石，彼得圣人而师之，汲汲每若不可及，其于外也固不暇，尚何曲蘖之托，而昏冥之逃耶？更上一层。然只是闲语，因其取道甚道也吾又以悲醉乡之徒不遇也。建中初，天子嗣位，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，在廷之臣争言事。当此时，醉乡之后世又以直废。在寻根珠吾既悲醉乡之文辞，而又嘉良臣之烈，思识其子孙。今子之来见我也，无所挟，吾犹将张之，况文与行不失其世守，浑然端且厚。惜乎吾力不能振之，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。于其行，姑与之饮酒。

痕迹未化，非公匠心之文也。锡周

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

伯乐一过冀北之野，破空而来，灵妙异常而马群遂空。夫冀北马多于天下，伯乐虽善知马，安能空其群耶？解之者曰：吾所谓空，非无马也，无良马也。伯乐知马，遇其良，辄取之，群无留良焉。苟无良，虽谓无马，不为虚语矣。东都，固士大夫之冀北也。接笔入化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，洛之北涯曰石生，其南涯曰温生。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，以石生为才，以礼为罗，罗而致之幕下。未数月也，以温生为才，于是以石生为媒，以礼为罗，又罗而致之幕下。照顾石生便销缴石生。笔法神奇，一时无两东都虽信多才士，朝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；暮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；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，与吾辈二县之大夫，政有所不通，事有所可疑，奚所谘而处焉。看他笔势宽展处，极得大踏步法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，谁与嬉游。小子后生，于何考德而问业焉。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，无所礼于其庐。若是而称曰：大夫乌公一镇河阳，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，岂不可也？一语千钧，挽强手段夫南面而听天下，其所托重而恃力者，惟相与将耳。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，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，求内外无治，不可得也。愈縻于兹，不能自引去，资二生以待老，方说到自己，他人已晓得半日矣今皆为有力者夺之，其何能无介然于怀耶？生既至，拜公于军门，其为吾致前所称为天下贺，以后所称为我致私怨于尽取也。

通幅只赞叹乌公而温生之贤自见。若呆从温生着笔，定当减色多多许。只一起句便落定全局，目无全牛，皆因胸有成竹也。尤妙在认清是送第二个处士赴河阳军，所以笔笔是送温造文字，移不得石江篇去。锡周

蓝田县丞厅壁记 韩愈

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，无所不当问。其下主簿尉，主簿尉乃有分职。丞位高而偏，例以嫌不可否事。文书行，吏抱成案诣丞，卷其前，钳以左手，右手摘纸尾，雁鹜行以进，冷淡生涯，写来好笑平立，睨丞曰：当署。丞涉笔占位署，惟谨。目吏，问：可不可？吏曰：得。则退。不敢略省，漫不知何事。官虽尊，力势反出主簿尉下。谚数慢，必曰丞，至以相訾警。丞之设，岂端使然哉！博陵崔斯立，种学绩文，以蓄其有，泓涵演迤，日大以肆。贞元初，挟其能，战艺于京师，再进再屈于人。元和初，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，再转而为丞兹邑。始至，喟曰：官无卑，顾材不足塞职。既噤不得施用，则又喟曰：丞哉，丞哉！余不负丞，而丞负余。愤而隼则尽枿去牙角，一蹶故迹，破崖岸而为之。丞厅故有记，坏漏污不可读。斯立易椎与瓦墁治壁，悉书前任人名氏。庭有老槐四行，南墙钜竹千挺，俨立若相持，水虢虢音革循除鸣。斯立痛扫溉，对树二松，日哦其间。贤豪失意，只得如此有问者，辄对曰：余方有公

事，子姑去。

斯立作丞，已如九尺丈夫坐矮檐下，况又噤不得施用耶？不哭而哦，以哦当哭耳！昌黎乃更以谑浪笑傲之致，状寂寞无聊之况，迸作血泪，染成杜鹃。

锡周

毛颖传赞 韩愈

太史公曰：毛氏有两族，其一姬姓，文王之子，封于毛，所谓鲁卫毛聃者也。闲趣战国时有毛公毛遂。独中山之族，不知其本所出，谱出族系，托想非非子孙最为蕃昌。《春秋》之成，见绝于孔子，而非其罪。趣！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，始皇封诸管城，世遂有名，而姬姓之毛无闻。颖始以俘见，卒见任使，秦之灭诸侯，颖与有功，赏不酬劳，以老见疏，神似史迁论赞秦真少恩哉！

游戏三昧，具大神通。锡周

获麟解 韩愈

麟之为灵，昭昭也。此段将麟之为灵四字领起咏于《诗》，书于《春秋》，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。虽妇人小子，皆知其为祥也。先以祥字断定，后三段解不祥然麟之为物，此段将麟之为物四字领起不畜于家，不恒有于天下。其为形也不类，非若马牛犬豕、豺狼麋鹿然，然则虽有麟，不可知其为麟也。寄慨在此角者，吾知其为牛；鬣者，吾知其为马；犬豕豺狼麋鹿，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；惟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，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。解不祥虽然，麟之出，此段将麟之出三字领起必有圣人在乎位，麟为圣人出也。圣人者必知麟，麟之果不为不祥也。解不祥又曰：麟之所以为麟者，此段将麟之所以为麟六字领起以德不以形。若麟之出不待圣人，则谓之不祥也亦宜。解不祥

截然四段，望之却似无限曲折在内，如帆随湘转，望衡九面。获麟解者，解春秋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之文也，三传言之备矣。此文但取左氏传中「以为不祥」四字，反覆辩论也。外间读书不寻来历，竟似昌黎无端将祥与不祥纠缠不了矣。处处有「吁嗟麟兮」四字在言外，读者味之。锡周

杂说之一 韩愈

龙嘘气成云，云固弗灵于龙也。然龙乘是气，茫洋穷乎玄间，薄日月，优光景，感震电，神变化，水下土，汨陵谷，云亦灵怪矣哉！云，龙之所能使为灵也，若龙之灵，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。然龙弗得云，无以神其灵矣。失其所凭依，信不可欤！异哉，其所凭依，乃其所自为也。易曰：云从龙。既曰：龙，云从之矣。

一转一意，一字一珠，文亦灵怪矣哉。锡周

杂说之四 韩愈

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起法超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一篇大

旨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。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尽粟一石，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马也，虽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饱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见，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！老骥伏枥，古今同慨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尽其材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千古奇冤。非公妙笔，不能快吐执鞭而临之曰：天下无马。呜呼！其真无马耶，其真不知马也！

满腔郁勃，出之以盘旋曲折。三首宰相书，一篇进学解，包括无遗。锡周对禹问 韩愈

或问曰：尧舜传诸贤，禹传诸子，信乎？曰：然。然则禹之贤，不及于尧与舜也欤？曰：不然。尧舜之传贤也，欲天下之得其所也；禹之传子也，忧后世争之之乱也。尧舜之利民也大，禹之虑民也深。曰：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？曰：舜如尧，尧传之；禹如舜，舜传之。得其人而传之，尧舜也；无其人，虑其患而不传者，禹也。舜不能以传禹，尧为不知人；禹不能以传子，舜为不知人。尧以传舜为忧后世，禹以传子为虑后世。曰：禹之虑也则深矣，传之子而当不淑，则奈何？曰：时益以难理，传之人则争，未前定也；传之子则不争，前定也。前定虽不当贤，犹可以守法；不前定而不遇贤，则争且乱。天之生大圣也不数，其生大恶也亦不数。即孟子「匹夫而有天下」二节意，此更透快绝伦传诸人，得大圣，然后人莫敢争；传诸子，得大恶，然后人受其乱。禹之后四百年，然后得桀；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。推算都确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。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，孰若传诸子，虽不得贤，犹可守法。曰：孟子之所谓「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」者，何也？曰：孟子之心，以为圣人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。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。

一言而万世承祧之法定。囚气锁辞者，应以此种为万金良药。锡周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韩愈

君讳继祖，司徒赠太师北平壮武王之孙，一起便定全局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讳畅之子。生四岁，以门功拜太子舍人。积三十四年，五转而至殿中少监，年三十七以卒。有男

八人，女二人。始子初冠，应进士，贡在京师，穷不自存，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，尺水兴波王问而怜之，因得见于安邑里第。王轸其寒饥，赐食与衣，召二子使为之主，其季遇我特厚，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者也。掩映生姿。方知起手便叙谱系之妙姆抱幼子立侧，眉眼如画，发漆黑，肌肉玉雪可念，殿中君也。当是时，见王于北亭，犹高山深林巨谷，龙虎变化不测，杰魁人也。此处写得色色令人羡慕，后文越觉周谢堪怜退见少傅，翠竹碧梧，鸾鹄停峙，能守其业者也。幼子娟好静秀，瑶环瑜珥，兰茁其芽，称其家儿也。后四五年，吾

成进士，去而东游，哭北平王于客舍。看他耐心细写后十五六年，吾为尚书都官郎分司东都，而分府少傅卒，哭之。又十余年至今，哭少监焉。呜呼，吾未耄老，自始至今，未四十年，而哭其祖子孙三世，一篇结文于人世何如也！淋漓感慨，落纸有声人欲久不死，而观居此世者，何也？

将祖父来夹说，斗成异样花样，此文家善于设色处。至其局阵之奇，几疑出自先秦人手。锡周

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 韩愈

有女奴抱婴儿来，起直率而奇致其主夫人之语曰：妾张圆之妻刘也。妾夫常语妾，云吾常获私于夫子。且曰夫子，天下之名能文辞者，凡所言必传世行后。今妾不幸，夫逢盗死途中，将以日月葬。妾重哀其生志不就，恐死遂沈泯，敢以其稚子汴见先生，辞令能品将赐之铭，是其死不为辱，而名永长存，所以盖覆其遗胤子若孙。且死万一能有知，将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！又曰：妾夫在岭南时，尝疾病，泣语曰，吾志非不如古人，吾才岂不如今人，而至于死，而死于是耶？亦复悲壮若尔吾哀，必求夫子铭，是尔与吾不朽也。愈既哭吊辞，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而铭

布势摹情虚妙。钟伯敬

最是碌碌未有奇节人墓道碑志，大不易作。善用笔者，在虚虚实实之间，固知钟先生评，真甘苦之言。锡周

祭房君文 韩愈

维年月日，愈遣旧吏皇甫悦，以酒肉之馈，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。呜呼！君乃至于此，吾复何言。有说不得光景若有鬼神，吾未死，无以妻子为念。言止此呜呼，君其能闻吾此言否？当唤奈何尚飨。

提起便气尽。昌黎自注

一两行内包括万千冤惨，亘古奇笔。锡周

陋室铭 刘禹锡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写景不难，妙在恰描出陋室佳处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天然陪客孔子云：何陋之有。结语冷然，善！

占得地步尽高。诸葛庐，子云亭，尤见刘郎逸韵。锡周

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 柳宗元

吾闻焚舟而克孟明、手剑而盟曹沫者，皆败北之余也。子之厄困而往，霸心勇气，无乃发于是行乎？成拜赐之信，刷压境之耻，无乃果于是举乎？往慎所履，如志遄返，勉自固植，以遂子之欲。姑使谈者谓我言而中，不犹愈乎？

设想精切，便成异采。自来送下第者，当以此为第一。锡周
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 柳宗元

河东，吾故土也，起得超绝家世迁徙，莫能就绪。闻其间有大河、条山，气盖关左，文士往往徜徉临望，特下文士二字，全为下半作线坐得胜概焉。吾固翘翘褰裳，奋怀旧都，日以滋甚。好顿！独孤生，周人也，好接往而先我，且又爱慕文雅，甚达经要，才与身长，志益强力。挟是而东，夫岂徒往乎？温清奉引之隙，带侍亲必有美制。倘飞以示我，我将易观而待，所不敢忽。古之序者，期以申导志义，不为富厚，而今也反是。生至于晋，出我斯文于笔砚之伍，其有评我太简者，慎勿以知文许之。何等气概！

河东得罪远斥，政与史迁相类，故其为文感慨激昂，亦与史记相似。大率文人遭时不遇，往往肆志文章以舒愤懑，穷而后工，岂欺我哉！锡周
送李渭赴京师序 柳宗元

过洞庭，上湘江，非有罪左迁者罕至。又况逾临源岭，下漓水，出荔浦，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，起语突兀，如层峦耸翠其加少也固宜。前予逐居永州，李君至，固怪其弃美仕、就丑地，无所束缚，自取瘴疠。后予斥刺柳州，至于桂，君又在焉，方屑屑为吏。噫！何自苦为是耶？明时宗室属子，当尉畿县。今王师连征不贡，二府方汲汲求士。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，久游燕、魏、赵、代间，知人情，识地利，能言其故。以是入都干丞相，益国事，不求获乎己，而已以有获。予嫉其不为是久矣。今而曰：将行，请予以言。行哉，行哉！左传云：嘻，速驾！言止是而已。

河东本羨李君此行，但说明苦无意味。妙从李君本宗室子，不宜久吏远恶落想，而胸中悲凉寂寞之况，俱隐跃于言表。学者当于无字句处求之。突然而起，戛然而止。柳州短幅，较长篇结构更精严。锡周
送灊序 柳宗元

人咸言吾宗宜硕大，凌空而起有积德焉。德字是主在高宗时，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。遭诸武，以故衰耗。武氏败，犹不能兴。为尚书吏者，间数十岁乃一人。永贞年，吾与族兄登并为礼部属。吾黜，而季父公绰更为刑部郎，则加稠焉。又观宗中为文雅者，炳炳然以十数，仁义固其素也。合上积德意者其复兴乎？自吾为僇人，居南乡，后之颖然出者，吾不见之也。其在道路幸而有余者，接落俱非恒境独得灊。灊质厚不谄，敦朴有裕，若器焉，必隆然大，而后可以有受，择所以入之者而已矣。其文蓄积甚富，好慕甚正，若灊焉，必基之广而后可以有蔽，过来人语择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。勤圣人之道，辅以考悌，复向时之美，照应完密吾于灊焉是望。确是对族人语汝往哉！见诸宗人，为我谢而勉焉。无若太山之麓，止而不得升也。其唯川之不已乎！吾去子，终老

于夷矣！以惨语结，余音不绝

全在起束处凌厉顿挫，旁若无人。孙月峰

通身筋节，精悍绝伦。锡周

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

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寻之无所得；其一少北而东，不过四十丈，土断而川分，有积石横当其垠。其上为睥睨梁欂之形，其旁出堡、坞，有若门焉。窥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声，其响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环之可上，望甚远，无土壤，而生嘉树美箭，益奇而坚，其疏数偃仰，类智者所施設也。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，及是愈以为诚有。又怪其不为之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，是故劳而无用。神者，倘不直如是，则其果无乎？或曰：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。或曰：其气之灵，不为伟人，而独为是物，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若迂诞，若诙谐，总是无聊是二者，予未信之。

才人失路，寂寞无聊之况，开口便见。锡周

蝜蝂传 柳宗元

蝜蝂者，善负小虫也。行遇物，辄持取，昂其首，负之背。愈重，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，物积因不散，卒蹶仆不能起。人或怜之，为去其负，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极其力不已，至坠地死。今世之嗜取者，遇货不避，以厚其室。不知为己累也，唯恐其不积。及其怠而蹶也，黜弃之，迁徙之，亦以病矣。苟能起，又不艾，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禄，而贪取滋甚，以近于危坠，观前之死亡不知戒。虽其形魁然大者也，其名人也，而智则小虫也。亦足哀夫！

偶尔游戏之笔，然力追龙门而奴视兰台，所以久传。锡周

桐叶封弟辩 柳宗元

古之传者有言，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，曰：「以封汝。」周公入贺。王曰：「戏也。」周公曰：「天子不可戏。」乃封小弱弟于唐。一言断定吾意不然：王之弟当封耶，周公宜以时言于王，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；不当封耶，周公乃成其不中衷同之戏，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，其得为圣乎？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，必从而成之耶？设有不幸，王以桐叶戏妇寺，亦将举而从之乎？凡王者之德，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，虽十易之不为病；要于其当，不可使易也，而况以其戏乎？若戏而必行之，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吾意二字接得妙。若用他字接便呆周公辅成王宜以道，从容优乐，要归之大中而已，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，驰骤之，使若牛马然，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，况号为君臣者耶？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，非周公

所宜用，故不可信。缴足或曰：封唐叔，史佚成之。余霞成绮

理足机圆，神清气浑。结处忽作一掉，更觉通体皆灵。锡周
罍说 柳宗元

鹿畏獠，獠畏虎，虎畏罍。罍之状，被发人立，绝有力而甚害人焉。楚之南有猎者，能吹竹为百兽之音。寂寂持弓矢罍火，而即之山，为鹿鸣以感其类，伺其至，发火而射之。獠闻其鹿也，趋而至。其人恐，因为虎而骇之。獠走而虎至，愈恐，则又为罍，虎亦亡去，罍闻而求其类，至则人也，摔搏挽裂而食之。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，未有不为罍之食也。

此百炼精金也。不愧与韩并驾。中、晚以后绝响矣。锡周
临江之麋 柳宗元

临江之人，畋得麋麇，畜之。入门，群犬垂涎，扬尾皆来。其人怒怛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习示之，使勿动，稍使与之戏。积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麇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为犬良我友，哀哉抵触偃仆益狎。犬畏主人，与之俯仰甚善，然时啖其舌。写出群犬性格三年，麋出门，见外犬在道甚众，此种从来蕃衍走欲与为戏。外犬见而喜且怒，共杀食之，狼籍道上。麋至死不悟。淡远有致

状物之工，几于绘影绘声。韩柳二公既往，此种笔意，绝响久矣。外间不知爱惜，何也？此戒依势以干非类也。子厚一蹶不复振，正坐此病。昌黎云：使子厚在台省时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马刺史时，亦自不斥。知言哉。锡周
黔之驴 柳宗元

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。至则无可利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见之，庞然大物也，以为神。波折蔽林间窥之，稍出近之，慤慤然莫相知。他日，驴一鸣，虎大骇，远遁，以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波折然往来视之，觉无异能者。尖甚益习其声。又近出前后，终不敢搏。稍近，益狎，荡倚冲冒。驴不胜怒，蹄之。败矣虎因喜，计之曰：「技止此耳。」因跳踉大阚，断其喉，尽其肉，乃去。噫！形之庞也，类有德；声之宏也，类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虽猛，疑畏卒不敢取。处士盗虚声，一出山便决裂矣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妙有波折，斗成异样花色。不然，虽文思泉涌，终是直港行船也。锡周
永某氏之鼠 柳宗元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异甚。以为己生岁直子，鼠，子神也，因爱鼠，不畜猫犬，禁僮勿击鼠。仓廩庖厨，悉以恣鼠不问。由是鼠相告，皆来某氏，饱食而无祸。鼠辈由来如此某氏室无完器，橐无完衣，饮食大率鼠之余也。昼累累与人兼行，夜则窃啮斗暴，畅言之其声万状，不可以寝，终不厌。数岁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后人来居，鼠为态如故。简尽其人曰：「是阴类恶物也，定案盗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！」假五六猫，阖门，撤瓦灌穴，购童罗捕之

，杀鼠如丘，弃之隐处，臭数月乃已。呜呼！彼以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？冷语作结，悠然不尽

菩萨心肠和盘托出。合观三则，随物赋形，尽态极妍，闯入史迁之室矣。予摩挲把玩，不忍释手。世人因习举子业，谓无所用此，遂废置不顾，良可悼也。锡周

故御史周君碣 柳宗元

在天宝年，有以谄谀至相位，贤臣放退。公为御史，抗言以白其事，得死于墀下，史臣书之。贪位苟禄而终于正寝者，大半未得死所公之死，而佞者始畏公议。呜呼！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，若公之死，志匡王国，气震奸佞，动获其所，斯盖得其死者与！公之德之才，洽于传闻，卒以不试，而独申其节，犹能奋百代之上以为世轨。第令生于定、哀之间，转出佳境则孔子不曰「未见刚者」；出于秦楚之后，则汉祖不曰「安得猛士」。以敢谏为猛士标名，独奇而存不及兴王之用，没不遭圣人之叹，诚立志者之所悼也。故为之铭。

以隼思逸笔，发潜德幽光，觉味美在酸盐之外。锡周
箕子碑 柳宗元

呜呼！当其周时未至，殷祀未殄，比干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，武庚念乱以图存，论古解得此法，不劳翻案，无非新谛矣国无其人，谁与兴理？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能参活句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，其有志于斯乎。

拈出妙解。于想当然得之，故堪光景常新。锡周
与孟简书 吴武陵

古称一世三十年，子厚之谪十二年，殆半世矣。可怜霆砰电射，天怒也，奇喻不能终朝。安有圣人在上，毕世而怒人臣邪？

代柳州稍舒抑郁。其言温厚和平，而恢奇之致咄咄逼人。锡周
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 梁肃

秋风木落，临水一望，远客之思多矣。而裴侯复告予将归故国，伤怀赠别之诗，於是乎作也。夫道胜则遇物而适，文胜则缘情而美。裴侯温粹在中，英华发外；既乘兴而至，亦虚舟而还。与夫泣穷途咏式微者，不同日矣。若悲秋送远之际，宋玉之所以流叹也，况吾侪乎！

来得突兀，去得安闲。锡周
荔枝图序 白居易

荔枝生巴峡间，树形团团如帷盖，叶如桂，冬青；华如橘，春荣；实如丹，夏熟。朵如蒲萄，核如枇杷，壳如红缯，膜如紫绡，瓤肉莹白如冰雪，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彼，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

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写出品格元和十五年夏，南宾守乐天，命工吏图而书之，盖为不识者，与识而不及一二日者云。为荔枝便有一片热肠，高人不同如此

特为荔枝立传，想见太守风流。昔东坡有空寓岭表之叹，对此，真令人恨不生巴峡也。锡周

冷泉亭记 白居易

东南山水，余杭郡为最。就郡言，灵隐寺为尤；由寺观，冷泉亭为甲。出冷泉亭如剥蕉心亭在山下水中央，寺西南隅。高不倍寻，广不累丈，而撮奇得要，地搜胜概，物无遁形。春之日，我爱其草薰薰，木欣欣，可以导和纳粹，畅人血气。夏之夜，我爱其泉淙淙，风泠泠，可以蠲烦析醒，起人心情。山树为盖，岩石为屏，云从栋生，水与阶平，绝妙好辞。作者其有赋心乎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，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。矧又潺湲洁澈，粹冷柔滑，若俗士，若道人，眼耳之尘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涤，见辄除去，潜利阴益，可胜言哉！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。一语挽前，健峭可喜杭自郡城抵四明，丛山复湖，易为形胜。先是领郡者，有相里君造虚白亭，有韦仆射皋作候仙亭，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，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，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夔最后作此亭。于是五亭相望，如指之列，可谓佳境殫矣，能事毕矣。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，无所加焉，故吾继之，述而不作。老气无敌

记冷泉亭，夏月读之四坐风生，真造五凤楼手。文章无寄托者，大不易作。此文一无寄托，而波澜老成，经营匠心，洵称毫无遗憾。似此才情，不知何以列于八家之外？锡周

陆长源郑通诚哀辞 白居易

伊大化之无形兮，浩浩而茫茫。中有祸兮，若机之张。梁之乱兮，陆受其毒；徐之难兮，郑罹其殃。惟善人兮，邦之纪纲。邦之瘁兮，正人先亡。谓天之恶下民兮，胡为乎生此忠良？问天而天不言谓天之爱下民兮，胡为乎生此豺狼？我欲阶冥冥，问苍苍。神来之笔苍苍之不可问兮，俾我心之蠹伤。悲夫，而今而后，吾知夫天难忱而命靡常耶！

造物每留此种不平事，持赠千秋万世后骚人迁客于吟风弄月时感伤怀抱。江州司马情种也，作此青衫又湿。锡周

写真自题 裴度

尔才不长，尔貌不扬，胡为将，胡为相？一点灵台，丹青莫状。

似光而实寄傲。锡周

画谏 卢硕

汉文帝时，未央宫永明殿，画古者五物屈轶草、进善旌、诽谤木、敢谏鼓

、獬豸冠，成帝阳朔中尝坐群臣于下，指之曰：予慕尧舜理，故目是以自况。大司马阳平侯王凤拜舞而贺，曰：陛下法古为治，上稽唐虞，仁远乎哉！行之斯至。旌鼓之属，在陛下建之而已矣。至于神草灵兽，臣知不日当产于明庭，以彰上天之允答也。微臣不胜鳧藻之抃。御史大夫张忠出次而言曰：斯无用之物也，臣请即日圻之。且是画肇于太宗之时，凡入圣矣，开眼而睹之者，背面而违之，未闻有裨于治也。臣敢为陛下条举：臣尝闻文帝时，雒阳人贾谊为博士，能诵诗属书，尝为上陈古先帝王之道，汉朝正朔之法。上以公卿之任无以易谊，俄绛、灌、冯敬之伍，害其贤而毁之，遂疏而不信，傅卑湿之国，后虽征还，卒不得大用，丧志而死。至今负才藏器之徒，犹以为愤，此则善虽进而不能用也。帝又降诏，除诽谤之令，许人言事。迨中宗朝，大臣杨惲、盖宽饶以讥刺辞语，皆坐大辟。先帝在东宫，言其法太深刻，中宗竟不悔，此则木虽旁午，人不敢上书也。初，元帝时，弘恭石显专权乱政，前将军望之嫉其奸邪，讽上除之，不从。望之反罗其愆过以自杀。此又邪不可触之验也。前日安昌侯禹，居陛下师傅之尊，不能率己以俭，而乃决泾引渭，广开田畴，便身娱耳，多置侈乐。平陵朱云上书，请斩其首，陛下怒不可忍，遽将诛之。云仓卒无据，乃至丧胆失魂。臣意列圣用此乃类是乎？臣之狂瞽，欲陛下言而必行，丹腹之设，不足以留连圣念也。且大司马亲勋之望，朝野所倚，不能因事而谏，返以为贺，佞孰甚焉！臣谨以指之，若斧钺将及，是陛下误屈轶也。臣不敢就僇。

小臣折槛，正言碎衣，留以旌直，俱成画饼。固知此论极中肯綮。锡周
复性书 李翱

人之不力于道者，从他人说起昏不思也。天地之间万物生焉，人之于万物，一物也，其所以异于鸟兽虫鱼者，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！受一气而成形，唐时无人能及此一为物而一为人，得之甚难也。生乎世，又非深长之年也。以非深长之年，行甚难得之身，而不专专于大道，肆其心之所为，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。昏而不思，其昏也终不明矣。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，以下从自己说思十九年时，如朝日也，思九年时，亦如朝日也。人之受命，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年，九十百年者则希矣。当百年之时，而视乎九十年时也，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，远近其能相悬也？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？不意说理之文偏有如此快笔然则人之生也，虽享百年，若雷电之惊相激也，若风之飘而旋也，可知矣。况百千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！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，犹惧未及也。彼肆其心之所为者，独何人耶？

快如并剪，爽若哀梨，惜不令濂洛关闽诸先生有此妙舌。锡周
谏宪宗服金丹疏 裴潏

臣闻除天下之害者，受天下之利；同天下之乐者，飡天下之福。自黄帝林云：真善服金丹者及于文武，享国寿考，皆用此道也。自去岁已来，所在多荐方士，转相汲引，其数浸繁。借令天下真有神仙，彼必深潜岩壑，唯畏人知，妙凡候俟权贵之门，经大言自炫奇伎惊众者，皆不轨徇利之人，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耶？夫药以愈疾，非朝夕尝饵之物，况金石酷烈有毒，又益以火气，殆非人腑脏所能胜也。古者君服药，臣先尝之。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，宋曹克明试蛮人药祖此则真伪自可见矣。

尘世安得有神仙？神仙曷尝有金丹？金丹奈何轻送他人？愿以此三言赠天下方以外者。锡周

李贺小传 李商隐

长吉将死时，忽昼见一绯衣人，驾赤虬，持一板，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，云当召长吉。长吉了不能读，欵下榻叩头，言阿姊老且病，贺不愿去。绯衣人笑曰：帝成白玉楼，立召君为记。天上差乐，不苦也！长吉独泣。边人尽见之。少焉，长吉气绝。常所居窗中，勃勃有烟气，闻行车嚙管之声，太夫人急止人哭，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，长吉竟死。呜呼！天苍苍而高也，上果有帝耶？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？苟信然，则天之高邈，帝之尊严，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，何独眷眷于长吉，而使其不寿耶？激昂凄楚，不堪卒读噫，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，不独地上少，即天上亦不多耶？长吉生二十七年，位不过奉礼太常中，当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。又岂才而奇者，帝独重之，而人反不重耶？又岂人见会胜帝耶？

借长吉作文，言下时有激昂意，直壮心不堪牢落耳。方胥城

东坡、青莲，不过暂来人间作白玉楼赋耳。当世不知爱惜，即当骑箕尾归天上矣。锡周

旧臣论 李德裕

或问先王论道之臣，事後王乎？曰：不改先王之道则事之，改先王之道则去之。以事尧之心事舜禹者，其皋陶、益稷乎！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，其周、召乎！以事汉高之心事惠帝者，其萧、曹乎！曹参尚不易萧何之规，况高祖之道？昔区区楚国，醴酒不设，穆生先去。且穆生岂为己也，盖伤废先王之道，不忍见後王之面，其不去者，焉得免胥靡之恨哉！魏晋以降，居相位者，皆靦面愧心而已。又有攘臂於其间者，掎摭先王之道以讳旧过，改张先王之道以媚新君，弃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，用先王之罪人以协其志，若天地间无神明则已，倘有神明，鬼得而诛之矣。

大意似为牛僧儒、李宗闵而发，然其议论崇宏，自足著蔡千古。锡周
玉筋篆志 舒元舆

斯去千年，冰赵郡人李阳冰工秦篆生唐时。冰复去矣，后来者谁？后千年有人，谁能待之；后千年无人，篆止于斯。呜呼主人，为吾宝之。

笔踪墨迹，直透纸背。锡周

与京西幕府书 刘蜕

汉武帝闻《子虚赋》，初恨不与相如同时，既而复喜其人之在世也。若然者，居蓬蒿而名闻於天子，富贵固不足疑其来，爵土固不足畏其大。今按其本传云，官则止於使者，居家初则甚贫。呜呼！有才如相如者，好才如汉武帝，然而不达者，蜕知之矣。於时武帝以四境为心，中国耗弱，爵土酬於谋臣，金帛竭於战士。虽念一篇之《子虚》，固不能减十夫之口食，宜矣。妙想天开。因念才人读书善语，古人简册中尚藏无穷好文章蜕也生值当时，天下无事，以文争胜，得居第一。然蜕居家甚困，白身过於相如者，盖无人先闻子虚於天子。今又不然，使有闻之於藩翰大臣，则其人自不废弃老死者也。呜呼！时异矣，事古矣。相如之时，虽遇天子，不能致富贵。抆结有力於今之时，遇藩翰大臣，则足以叙材用。伏惟执事以文学显用，士之得失无不经於心。谓小子之言何如哉？

汉家要一篇子虚何用！百相如不敌一史迁也。锡周

治家子言 陆龟蒙

武王既伐殷，悬纣首。有泣於白旗之下者，有司责之。其人曰：吾治家孙也。数十年间，载易其容范矣。今又将易之，不知其所业，故泣。吾祖始铸田器，岁东作必大售。殷赋重，秉耒耜者一拨不敢起，吾父易之为工器。属宫室台榭侈，其售倍。民凋力穷，土木中辍，吾易之为兵器。会诸侯伐殷，师旅战阵，其售又倍前也。今周用钺斩独夫，四海将奉文理，吾之业必坏，吾亡无日矣。武王闻之惧，於是包干戈，亲农事。治家子复祖之旧。

左氏屡贱踊贵只四言，此文衍至一百六十余言，凡三转而俱有寄托。吾亦不能言其妙，但见慧业文人读之，无不点头会意者，想必捉着些子耳。锡周

太甲论 陈越石

殷甲不惠於天下，其臣放之。後能改过，亦为臣之所立。或曰：社稷之臣，必当如是。浅於国者之为论也。至若承汤之教，全殷之统，立臣之节，岂如是耶？君上之不肖与贤智，岂臣下之有不知耶？择其嗣，当求贤而立之，不知其非贤，以为不明；因而放之，令其自新，如日蚀不吐，河清难俟，中原之鹿将舐，时乘之龙待驾。文心如绮於臣之业何如哉？况乎体非金石，而冒雾露。如怀失国之诟以损其身，则弑君之谤，消无日矣。陈子曰：臣之忠，不幸而忠者也。君之立，有幸而立者也。如殷之君臣，皆幸而成者。噫，泯泯接踵，羿

羿比肩，造句奇崛，自成一子君可放乎哉！其後，新取於西，魏成於东，司马氏之有天下，其始也未尝不伊不周，其终也未尝不羿不浞。皆取伊周以为嚆矢也。孟子曰：无伊尹之心则篡也。有旨哉！

不刊之论，其称述伊尹事，则犹局于时见也。看来阿衡当日，并非放君。按商书但云：营于桐宫，密迩先王，其训无俾世迷而已，何得竟以为放耶？放太甲于桐句，出公孙丑口中，不可为训。读古人书，须放开眼界，识解自臻绝顶。锡周

梅先生碑 罗隐

汉成帝时，纲纽颓圯，先生以书谏天子者再三。夫火政虽去，而剑履间健者犹数百位，尚不能为国家出力以断佞臣头，复何南昌故吏愤愤於其下，得非南昌远地也？尉下僚也？苟触天子网，突佞臣牙，止於殛一狂人，噬一单族而已。彼公卿大夫，有生杀喜怒之任，有朋党蕃衍之大。出一言，作一事，必与妻子谋；苟不便其家，虽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，而况亲戚乎？况骨肉乎？故虽有忧社稷心，亦噤而不吐也。呜呼，宠禄所以劝功，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。沉痛余读先生书，未尝不为汉朝公卿恨。今南游复过先生里。吁，何为道之多也！

借一梅先生，以痛骂汉朝公卿；借汉朝公卿，以痛骂唐末公卿。读书人须有此种妙悟。位卑禄薄，不足以感其心；位高禄厚，适所以钳其口。篇中宠禄所以劝功二语，真血泪交迸之谈。锡周

蒙叟遗意 罗隐

上帝既剖混沌氏，以支节为山岳，以肠胃为江河，一旦虑其掀然而兴，则下无生类矣。于是孕铜铁于山岳，淬鱼盐于江河，俾后人攻取之，设想都奇且将以苦混沌之灵，而致其必不起也。呜呼，混沌氏则不起矣，而人力殫焉。冷语。有无限神味

皮里阳秋，神似公谷。唐文粹载此种文极多，然皆未脱草野倨侮气，故不可录。锡周

铭秦坑 司空图

秦术戾儒，厥民斯酷。秦儒既坑，厥祀随覆。天复儒仇，儒祀而家。秦坑儒邪，儒坑秦邪？妙解

托想非非。锡周

记刘聪辱怀愍 佚名

晋怀愍之被执也，汉王刘聪每出，则使之执盖而前导，每饮则使之捧爵而跪进焉。二人见有难色，聪斥曰：吾汉渊聪附会姓刘，心事如揭四百年鸿基，遭时之不淑，仅保蜀山一隅，以俟再兴。何仇于尔家，而以缘崖之计，凿破

天险，夺去宸位，令昭烈不血食，而高、光在天之灵含愤！吾将斩尔头以为牺，取尔血以上荐于吾先祖。今特被尔青衣，使尔为我行酒，而尔不甘之耶？于是二人惧，执卮膝行而前。聪又制为歌，遇行酒则令歌之。歌曰：皇天兮苍，后土兮黄，乾坤有主兮，卯金之煌煌。典午何为兮，攘攘兮攘兮殃。游魂遗魄兮，为人捧觞。歌辞奇绝又制为歌，遇执盖则令歌之。歌曰：皇天兮盖，后土兮舆。宇宙有家兮，五铢之夷夷。典午何为兮，欺欺兮欺兮迷。残骸朽裔兮，为人驱车。二人往往羞为歌，聪鞭之，至背流血。其捧卮秉盖时，则使众人指之曰：此故长安天子也。一日聪谓二人曰：昔我高祖起西汉，及光武起东汉，吾今起为北汉。茫茫大地山河，吾祖孙迭起而主之。于尔晋人何有哉！吾将斩尔，尔顺我耶？

怀死而愍降。两人拘执，并不同时，篇中所称，非实录也。其意不过为蜀汉吐气耳。然文情恣肆，令人读之，耳目一新。大约唐末人手笔。锡周
敕曹彬伐南唐 艺祖

江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务广威信，使自归顺，不须急击也。陷落之日，慎无杀僇，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，不可加害。朕今匣剑授卿，忽如疾雷破柱，宜潘美等相顾失色副将以下，不用命者斩之。

惠怀至矣，却英风袭人，故奇。锡周

睡答 陈抟

白云先生卧华山之颠，方醒。有衣冠子金励问曰：「先生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。二语可作睡乡佳联妙哉，睡也。睡亦有道乎？」先生答曰：「有道。凡人之睡也，先睡目，后睡心；确吾之睡也，先睡心，后睡目。精凡人之醒也，先醒心，后醒目；更确吾之醒也，先醒目，后醒心。更精心醒，因见心乃见世；心睡，不见世并不见心。宇宙以来，治世者以玄圭封，以白鱼胜；出世者以黄鹤去，以青牛度；训世者以赤字推，以绿图画。吾尽付之无心也。睡无心，醒亦无心。其诀在此」励曰：「睡可无心，醒焉能无心？」先生答曰：「凡人于梦处醒，故醒不醒；吾心于醒处梦，故梦不梦。故善吾醒，乃所以善吾睡；善吾睡，乃所以善吾醒。舌底澜翻，子书佳境」励曰：「吾欲学至无心，如何则可？」先生答曰：「对境莫任心，对心莫任境，消息从此领取如是已矣，焉知其他。」因示以诗云：常人无所重，惟睡乃为重。举世此为息，魂离神不动。觉来无所知，知来心愈用。堪笑尘世中，不知梦是梦。

古来高蹈之士，元亮醉菊，和靖妻梅，子陵垂钓，君平卖卜，各有寄托。先生乃独以高卧传，其真得睡乡三昧者耶，抑借睡以觉世之梦梦者耶？锡周
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

黄冈之地多竹，大者如椽，竹工破之，剝去其节，用代陶瓦，比屋皆然，以其价廉而工省也。子城西北隅，雉堞圯毁，蓁莽荒秽，因做小楼二间，与月波楼通。远吞山光，平挹江濑，确是楼幽阒辽夔，不可具状。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。确是竹楼宜鼓琴，琴调和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；宜投壶，矢声铮铮然。皆竹楼之所助也。一语锁住公退之暇，被鹤氅衣，戴华阳巾，手执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。四字着眼江山之外，第见风帆沙鸟、烟云竹树而已。写景不奇，奇在安放一竹字，真觉汉川修竹贱如蓬也待其酒力醒，茶烟歇，送夕阳，迎素月，亦谪居二字已带起末段意之胜概也。彼齐云、落星，高则高矣；井幹、丽譙，华则华矣。止于贮妓女，藏歌舞，非骚人之事，吾所不取。吾闻竹工云：竹之为瓦仅十稔，若重覆之，得二十稔。噫，吾以至道乙未岁，自翰林出滁上，丙申移广陵，丁酉又入西掖，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，己亥闰三月到郡。四年之间，奔走不暇，未知明年又在何处，岂惧竹楼之易朽乎？此亦世虑之一，说得高旷，雅与通幅相称后之人与我同志，嗣而葺之，庶斯楼之不朽也。

竹楼，韵事；竹楼记，韵文也。必极力摆脱俗想方佳。此作妙在用消遣世虑四字摆脱一切，纸上亦觉幽阒辽夔，不可具状也。确是楼，确是竹楼，确是默坐竹楼。令人读之如在画图。锡周

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

先生，光武之故人也，从先生说起相尚以道。总赞一句。以下一路将帝与先生两两形击及帝握赤符，乘六龙，得圣人之时，臣妾亿兆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先生以节高之。既而动星象，归江湖，得圣人之清，泥涂轩冕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光武以礼下之。在蛊之上九，众方有为，而独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」，先生以之。在屯之初九，阳德方亨，而能「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」，光武以之。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！而使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于名教也。独归到先生仲淹来守是邦，始构堂而奠焉，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。又从而歌曰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中间对偶处仍流走，有节节相生之妙。先生立朝，风度端凝，而为文亦如之。先生文章，湛深经术，而为人亦如之。字句都担斤两。锡周

岳阳楼记 范仲淹

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、今人诗赋于其上，属予作文以记之。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。数语已尽岳阳之胜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，前人之述备矣。人详我略然则

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，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？并出妙境。全学元之待漏院记若夫霪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；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；日星隐耀，山岳潜形；商旅不行，樯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啸猿啼，登斯楼也，则有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此凄怆悲怀之岳阳楼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；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耀金，静影沈璧，渔歌互答，此乐何极！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。此游目骋怀之岳阳楼嗟夫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欤！方揭出主意噫，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

不屑屑记述，而独发高论，忧君爱国，宰相之文。锡周
仪舞辨 宋祁

夔曰：萧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，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敢问何谓也？对曰：以为虞氏之德，上奉天，下法地，中得人。万物字茂，寒而寒，暑而暑，杀之不暴，贷之不私，挈天下纳于仁寿。若奠器在垆，以其成功。次之歌诗，轰然写金石，入匏竹，无所加其德可矣。凤未始来也，兽未始感也。且乐作之朝，起波作之庙，作之郊乎？朝有宫室之严，庙有垣墉之护，郊有营卫之禁，则兽何自而至焉？自山林来，则必凌突淮河，戢戢林林，躩泥踣躅，顿足掉首，腾踏盘桓，何其怪也！群瞽在廷，百工雁行，而兽参其间，所谓仪舞者必在张乐之处耶？固哉，子京吾以为怪而不祥。曰：然则孔子何为不删而著之？曰：乐主成功。不得不盛推古昔，侈吾言以肆之。有如祖考来格，又将见颡頡、尧、瞽闾然于堂上耶？晓人当如是

和气致祥，非理所必无。然呆看不如活看。得此妙解，圆通无碍。锡周
与富郑公书 欧阳修

有蜀人苏洵者，文学之士也。自云奔走德望，思一见而无所求。画出老泉高品然洵达人，以为某能取信于公者，求为先容。既不可却，亦不忍欺。是待富苏二公法辄以冒闻，可否进退，则在公命也。

自来作曹丘生，未有光明磊落如公者，文之妙在此。锡周
送田画秀才序 欧阳修

五代之初，天下分为十三四。及建隆之际，或灭或微，其在者犹七国，而蜀与江南地最大。以周世宗之雄，三至淮上不能举李氏，而蜀亦恃险为阻，秦陇山南皆被侵夺，而荆人束手归峡，不敢西窥以争故地。及太祖受天命，用兵不过万人，举两国如一郡县吏，何其伟欤！当此时，文初之祖，从诸将西平成

都，及南攻金陵，功最多。于时语名将者称田氏。田氏功书史官，禄世于家，至今而不绝。及天下已定，将无所用其武，士君子争以文儒进。故文初将家子，反衣白衣，从乡进士举于有司。彼此一时，亦各遭其势而然也。慨然文初辞业通敏，为人敦洁可喜。岁之仲春，自荆南西拜其亲于万州，维舟夷陵，予与之登高以远望，遂游东山，窥绿萝溪，坐磐石。文初爱之，数日乃去。夷陵者，其地志云：北有夷山以为名。或曰：巴峡之险，至此地始平夷。盖今文初所见，尚未为山川之胜者，情闲致逸，绝妙文心由此而上，溯江湍，入三峡，险怪奇绝，乃可爱也。当王师伐蜀时，兵出两道：一自凤州以入，一自归州以取忠、万以西。今之所经，皆王师向所用武处，览其山川，可以慨然而赋矣。逸兴遄飞

无心出岫之云，忽然来鸣之鸟，皆于闲处见妙。欧公此文，情闲致逸，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？锡周

谢氏诗序 欧阳修

天圣七年，予始游京师，得吾友谢景山。景山少以进士中甲科，以善歌诗知名。其后予于他所，又得今舍人宋公所为景山母夫人之墓铭，言夫人好学通经，自教其子，乃知景山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，负其艺于大众之中，一贾而售，遂以名知于人者，繄其母之贤也。天然层次今年予自夷陵至许昌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，然后又知景山之母，不独成其子之名，而又以其余遗其女也。月移花影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，以雄健高逸自喜。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，守礼而不自放，有古幽闲淑女之风，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。然景山尝从今世贤豪者游，故得闻于当时，而希孟不幸为女子，莫自章显于世。昔卫庄姜、许穆夫人录于仲尼，而列之国风。大头脑，非公不解拈出今有杰然巨人，能轻重时人，而取信后世者，一为希孟重之，其不泯没矣。予固力不足者，复何为哉，复何为哉！希孟嫁进士陈安国卒时年二十四

拈出庄姜、许穆夫人录于仲尼，叙闺阁诗第一妙义，已被永叔占去。前路从景山引出景山母，从景山母引出景山女弟，衬托既绝工，立言尤有体也。锡周

仁宗御飞白记 欧阳修

治平四年夏五月，余将赴亳，假道于汝阴，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，而云章烂然，辉映日月，为之正冠肃容，再拜而后敢仰视，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。出飞白何等郑重曰：此宝文阁之所藏也。胡为于子之室乎？子履曰：曩者天子宴从臣于群玉，而赐以飞白，余幸得与赐焉。予穷于世久矣，少不悦于时人，流离窜斥十有余年，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，盖以遭时清明，天子向学，乐育天下之材，而不遗一介之贱，使得与群贤并游于儒学之馆。而天下无事，岁

时丰登，民物安乐，天子优游清闲，不迹声色，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，金碧其色，铿锵其音，掌丝纶大手也而余于斯时窃获此赐，非惟一介之臣之荣遇，亦朝廷一时之盛事也。子其为我志之。余曰：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，四十余年。虽田夫野老之无知，犹能悲歌思慕于垄亩之间，而况儒臣学士，得望清光、蒙恩宠、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？缠绵切至，何等声情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。夫玉韞石而珠藏渊，其光气常见于外也，故山辉如白虹，水变而五色者，至宝之所在也。今赐书之藏于子室也，吾知将有望气者言荣光起而烛天者，余霞成绮必赐书之所在也。

欧公之文所以独步一时者，涉笔便有声响，落纸都成烟云，故非曾、王可及。锡周

伶官传论 欧阳修

呜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陡喝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，而告之曰：「梁，吾仇也；燕王，吾所立；契丹，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」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，请其矢，盛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乃凯旋而纳之。方其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议论横生，如风起水涌及仇讎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仓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；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沉郁顿挫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？《书》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名言可佩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反覆言之，感慨惋惜都有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唤醒一切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

始为变徵之音，继为羽声。慷慨读之，不觉起舞。锡周

读李翱文 欧阳修

予始读翱《复性书》三篇，曰此中庸之义疏尔。智者识其性，当复中庸，愚者虽读此，不晓也，不作可焉。又读《与韩侍郎荐贤书》，以为翱穷时愤世无荐己者，故丁宁如此。使其得志，亦未必然。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隽，亦善论人者也。最后读《幽怀赋》，然后置书而叹，叹已复读，不自休。恨翱不生于今，不得与之交；又恨予不得生翱时，与翱上下其论也。况乃翱一时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韩愈。愈尝有赋矣昌黎有二鸟赋，不过羨二鸟之光荣，叹一饱之无时尔。推是心，使光荣而饱，则不复云矣。其赋曰：众器器而杂处兮，咸叹老而嗟卑。视予心之不然兮，虑行道之犹非。

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以为忧。呜呼，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，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！随手生波，绝妙文心然翱幸不生今时，一掉，忽然无际见今之事，则其忧又甚矣，奈何今之人不忧也！余行天下，见人多矣，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，阿谁又皆疏远与翱无异。其余光荣而饱者，一闻忧世之言，不以为狂人，则以为病痴子，不怒则笑之矣。无限感慨呜呼，在位而不肯自忧，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，有遗音者矣可叹也夫！

何人不读习之文，公独感触乃尔耶！予尝论东坡作文有诀，曰随物赋形；庐陵作文亦有诀，曰触景生情。锡周

石曼卿墓表 欧阳修

呜呼曼卿！宁自混以为高，不少屈以合世，可谓自重之士矣。士之所负者愈大，则其自顾也愈重。自顾愈重，则其合愈难。看他生出层折然欲与共大事，立奇功，非得难合自重之士，已寓痛惜意不可为也。古之魁雄之人，未始不负高世之志，故宁或毁身污迹，卒困于无闻。或老且死，而幸一遇，犹克少施于世。若曼卿者，非徒与世难合，而不克所施，亦其不幸，不得至乎中寿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其命也夫！其可哀也夫！

哭豪迈不羁之人，政不得效儿女态，数行中固生气教勃也。锡周
爱莲说 周敦颐

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。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予独

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静植，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。予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，菊之爱，陶后鲜有闻；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。冷而隽

逢年云：不意先生作文乃尔倜傥风流。予谓茂叔窗前草不除，殊有奇趣，世间真道学本无头巾气。锡周

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

古者谏无官，起极高耸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，无不得谏者。后世何以有越职言事之禁？汉兴以来，始置官。夫以天下之政，四海之众，得失利病，萃于一官，使言之，其为任亦重矣。落定有力居是官者，当志其大，舍其细，先其急，后其缓，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。彼汲汲于名者，犹汲汲于利也，其间相去何远哉！并扫落好名一辈人，眼界胸次俱高天禧初，真宗诏置谏官六员，责其职事。先谏官庆历中，钱君始书其名于版。次题名光恐久而漫灭，嘉祐八年刻著于石。次勒名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：某也忠，某也诈，某也直，某也

曲。说出关系，凜若严霜呜呼，可不惧哉！

必有一种台阁气象，而后其文乃贵；必有一副干净肚肠，而后其文乃洁；必有一管严冷笔伏，而后其文乃遒；必有一段不朽议论，而后其文乃精。兼四美者，其斯文乎！前从古者起，末用后人结。想曩贤作文，便欲与天地日月并寿，决不苟作。锡周

上王长安书 苏洵

天下无事，天子甚尊，公卿甚贵，士甚贱。从士而逆数之，至于天子，其积也甚厚，其为变也甚难。是故天子之尊，至于不可指，而士之卑，至于可杀。呜呼，见其安而不见其危，如此而已矣。宥折卫懿公之死，非其无人也，以鹤辞而不与战也。方其未败也，天下之士望为其鹤而不可得也。伟论佐以语妙，故饶风趣及其败也，思以千乘之国与匹夫共之，而不可得也。人知其卒之至于如此，则天子之尊，可以慄慄于上，而士之卑可以肆志于下，又焉敢以势言哉！故夫士之贵贱，其势在天子。天子之存亡，其权在士。此种议论全学孟子，其气骨亦神似世衰道丧，天下之士学之不明，持之不坚，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权，下而就一匹夫贵贱之势。甚矣夫，天下之惑也，持千金之璧，以易一瓦缶，几何其不举而弃诸沟也！反覆慨叹，意态淋漓古之君子，其道相为徒，其徒相为用。故一夫不用乎此，则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，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忧，而后有失一士之惧。梦卜求贤，想应为此今之君子，幸其徒之不用，以苟容其身，故其始也轻用之，而其终也亦轻去之。呜呼，其亦何便于此也？又宥折当今之世，非有贤公卿，不能振其前，非有贤士，不能奋其后。洵从蜀来，明日将至长安，见明公而东。伏惟读其书而察其心，以轻重其礼。只争此幸甚幸甚！

高谈雄辩，从读书养气得来。较昌黎上执政书，更觉俊伟。锡周
名二子说 苏洵

轮、辐、盖、轸，皆有职乎车，而轼独若无所为者。负乘致寇，乃长公受病处虽然，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。谓之冷眼可，谓之热肠可轼乎，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吾辈亦须外饰耶？天下之车，莫不由辙，而言车之功，辙不与焉。宠辱皆忘，是次公受用处虽然，车仆马毙，而患亦不及辙。是辙者，善处于祸福之间也。辙乎，吾知免矣。

读此及辨奸论乃知老泉有大见识。钟伯敬。

只从轼、辙二字发论，而长公、次公全身都现。宾主双彰，小品中绝唱也。两虽然字，极转得好，便觉纸上无限曲折顿挫。锡周

族谱引 苏洵

苏氏族谱，谱苏氏之族也。苏氏，出于高阳，而蔓延于天下。唐神尧初

，长史味道刺眉州，卒于官，一子留于眉。眉之有苏氏，自是始。而谱不及焉者，亲尽也。捷甚亲尽则曷为不及？谱为亲作也。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，何也？以著代也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，仕不仕，娶某氏，享年几，某日卒，皆书，而他书者，何也？详吾之所自出也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，皆曰讳某，而他则遂名之，何也？尊吾之所自出也。谱为苏氏作，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，何也？谱吾作也。一笔钩出呜呼！观吾之谱者，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。情见于亲，亲见于服，服始于衰，而至于缙麻，而至于无服。无服则亲尽，亲尽则情尽，情尽则喜不庆，忧不吊。喜不庆、忧不吊则途人也。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，其初兄弟也，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。反覆尽致悲夫，一人之身，分而至于途人，此吾谱之所以作也。味足则语隳其意曰：分至于途人者，势也。势，吾无如之何也。幸其未至于途人也，使其无至于忽忘焉可也。呜呼，观吾之谱者，孝悌之心，可以油然而生矣。

纡徐隳永，有欧阳俯仰揖让之态，有先秦向背往来之致，不徒以学公谷见长。锡周

道旁父老言 王令

道旁父老髯而黑瘠，天甚寒，衣破上而露下。王子遇而嗟之。父老曰：小子何为嗟？答曰：翁老矣，衣食不足以胜寒饥，筋力已疲，不肖窃有志者，故敢嗟。父曰：子来前，吾语尔。夫畜牛者求刍，食犬者怀谊，然则尸之者宜若然耶？且不知吾辈又尸之谁也。无乃亦宜马牛其思欤？答曰：太平之世，明天子在上，四民各获其利，衣食所不足者，游惰之民尔。虽然，翁胡为至是？父曰：天时连凶，有田不足以偿租赋，子孙散去，不能见保。然则，为老人者尚有罪耶？谢之曰：翁无多怨，岁饥尔，奈之何！父怒曰：饥何罪耶？受人之羊，匪牧是思。十羊其来，九反而归。曰羊病死，奚牧之非？然则可乎？小子未可与语也，又何志之有耶！投其杖而去，追而谢之不复应。

直穷到底，齿牙尖利。锡周

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

江之南有贤人焉，字子固，非今所谓贤人者，予慕而友之。淮之南有贤人焉，字正之，非今所谓贤人者，予慕而友之。二贤人者，足未尝相过也，口未尝相语也，辞币未尝相接也。其师若友，岂尽同哉？予考其言行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！曰学圣人而已矣。学圣人，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，圣人之言行，岂有二哉？其相似也适然。予在淮南，为正之道子固，正之不予疑也。还江南，为子固道正之，子固亦以为然。予又知所谓贤人者，既相似，又相信不疑也。子固作《怀友》一首遗予，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于中庸而后已。正之盖亦常云尔。侧落夫安驱徐行，轡中庸之庭，而造于其室，舍二贤人者而谁哉！予昔

非敢自必其有至也，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。辅而进之，其可也。噫，官有守，私有系，会合不可以常也，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，且相慰云。

扯正之来作伴，牵合不无痕迹，然文亦秀发，不近凡俗。锡周
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

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斗然起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。嗟乎，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斗然断岂足以言得士？不然，斗然转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妙，何必三年！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！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斗然结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

凿凿只是四笔，笔笔如一寸之铁，不可得而屈也。金圣叹

鸡鸣狗盗之客犹胜吕惠卿、邓綰一辈人。公生平与客无缘，故其议论如此。公生平好为大言，如陛下当远法尧舜之类是也，按之却毫无实际。篇中云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盖故为大言以骇人听闻耳。不如此便不足以压倒田文。锡周
读孔子世家 王安石

太史公叙帝王，则曰本纪，公侯传国则曰世家，公卿特起则曰列传，此其例也。其列孔子为世家，奚其进退无所据耶？孔子，旅人也，栖栖衰季之世，无尺土之柄，此列之以传宜矣，曷为世家哉？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，其教化之盛，焉奕万世，故为之世家以抗之？又非极摯之论也。夫仲尼之才，帝王可也，何特公侯哉？仲尼之道，世天下可也，定论何特世其家哉？处之世家，仲尼之道不从而大；置之列传，仲尼之道不从而小。两路夹说，更无躲闪而迁也自乱其例，所谓多所抵牾者也。

翻驳尽致，刘安所称笔挟风霜者也。孔子大圣人，乃与陈涉辈并列世家，史迁本自纳败阙，宜其为荆公所訾。但腐史佳处，在叙述，不在论断，孟坚因各立门户，故有意罗织其失，究不足为良史病也。锡周

郑公夫人李氏墓志 王安石

夫人敏于德，详于礼，事皇姑称孝，内谐外附，上下裕如。郑公夫人之翁大姓，尝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，至侍郎夫人之夫，则始贫而专于学。夫人又故富家，尽其资以助宾祭，补纫浣濯，饘爨朝夕。人有不任其劳苦，夫人欢终日，如未尝贫。故侍郎亦以自安于困约之时，如未尝富。郑氏盖将日显矣，而夫人不及其显禄。呜呼，良可悲也！于其葬，临川人王某为铭。

只就境遇着笔。笔妙如环。锡周

比部陈君墓铭 王安石

于此有木焉，一本而中分，其材均，树之时又均，或断而文，或剖以为牺尊。庄生齐物论可以不作谁令然耶？其偶然邪？吾又何嗟！

凌空飞舞，不染纤尘。锡周

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王安石

公学不期言也，正其行而已；行不期闻也，信其义而已。所不取也，可使贪者矜焉，而非雕斫以为廉；所不为也，可使弱者立焉，而非矫抗以为勇。官之而不事，召之而不赴，或曰必退者也，终此而已矣。鹿门云：忽作一折，文势方不平及为今天子所礼，则出而应焉。于是天子悦其至，虚己而问焉，使莅谏职以观其迪己也，使董学政以观其造士也。以虚运实，妙手空空公所言乎上者无传，然皆知其忠而不阿；所施乎下者无助，然皆见其正而不苟。总无一笔呆填诗曰：胡不万年，转接处如有神惜乎既病而归死也。自周道隐，观学者所取舍，大抵时所好也。违俗而适己，独行而特起。呜呼，公贤远矣！澹宕传载公久，莫如以石，石可磨也，亦可泐音勒也，谓公且朽，不可得也。

人皆知其化实为虚，而不知其化虚为实也。中间转接跌宕处，玲珑跳脱，具见笔力，以手扞之，犹有洼窿。锡周

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

赵郡苏轼，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，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余，读其文，诚闳壮隽伟，善反复驰骋，穷尽事理，而其材力之放纵，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轻点有法顷之，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。将行，请余言以为赠。余曰：「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？」黎生曰：「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，盖将解惑于里人。」余闻之，自顾而笑。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所以困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！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归，且重得罪，赶进一步，好！庸讷止于笑乎？然则，若余之于生，将何言哉？谓余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；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，必违乎古，转出相规正意有以同乎俗，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，必能择而取之。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，以为何如也？回顾篇首，有闲致

和平温厚，盛世之音。行文亦详略行法。锡周
墨池记 曾巩

临川之城东，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，曰王羲之之墨池者，荀伯子《临川记》云也。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此为其故迹，岂信然邪？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，而尝极东方，出沧海，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，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？闲情逸致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

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？小中见大墨池之上，今为州学舍，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，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。又告于巩曰：愿有记。推王君之心，岂爱人之善，虽一能不以废，而因以及乎其迹邪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？夫人之有一能，而使后人尚之如此，跌宕多姿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，被于来世者何如哉！

因墨池会得羲之学书，从此落想，便为天地间大有关系文字。锡周书与贾明叔书后呈崔德符 田画

此书成，与诸弟读之，相对悲不自胜。嗟乎，身长七尺，气塞天地，不能饱一母！富家僮仆，厌饫粱肉，吾道非耶？奚为而至此。然折节售文章，真鄙夫事，赖此一转。不然便无气骨此书迟迟未投，尚惜此也。其势正如提孤军，薄坚敌，矢穷力尽，饷道不继，伏兵又从而乘之。永叔言文初将家子，故言之豐豐乃尔当是时，不折北者鲜矣。公其筹之。

牢落中有刚劲之致。读其文，想见其人。锡周黠鼠赋 苏轼

苏子夜坐，有鼠方啮。拊床而止之，情景宛然既止复作。使童子烛之，有囊中空，嚶嚶聒聒，声在囊中。曰：嘻！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。发而视之，寂无所有，举烛而索，中有死鼠。童子惊曰：是方啮也，而遽死耶？向为何声，岂其鬼耶？覆而出之，堕地乃走，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形容曲尽苏子叹曰：异哉，是鼠之黠也！次黠鼠闭于囊中，囊坚而不可穴也。故不啮而啮，以声致人；不死而死，以形求脱也。隽巧。子书所少吾闻有生，莫智于人。拢龙伐蛟，登龟狩麟，役万物而君之，渲染卒见使于一鼠；堕此虫之计中，惊脱兔于处女，乌在其为智也。坐而假寐，私念其故，若有告余者曰：汝惟多学而识之，望道而未见也。不一于汝而二于物，是从静中解得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。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，此不一之患也。以苏注苏，滑稽之雄言出于汝，而忘之耶？余俛而笑，仰而觉。使童子执笔，记余之作。

呆拈黠鼠，不成文理矣。会得有黠鼠便有为黠鼠所愚者，从此发挥，笔如游龙，见役黠鼠，不堪现身说法，故借童子作陪。著作文者化板为活，所争只在一笔两笔，切勿轻易看过。锡周

游赤壁赋 苏轼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已藏下圆月矣，胜游固不可无此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绝妙好辞，三都两京所无举酒属客，诵《明月》之诗，歌《窈窕》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拥出一轮冰魄徘徊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好句似仙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。浩

浩乎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至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于是饮酒乐甚，伏下俛然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泝流光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馀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苏子愀然，正襟危坐而问客曰：「何为其然也？」客曰：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此非曹孟德之诗乎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荆州，下江陵，顺流而东也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酹酒临江，横槊赋诗，固一世之雄也，感慨系之而今安在哉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；他人只此一便了，更无下文。一段海阔天空之文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吾生之须臾，羨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；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」苏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实有妙悟。晋高八达从不解此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高谈卓识，络绎纷披，乃知先生浩浩落落中具有一番真实学问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」客喜而笑，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藉。相与枕席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前赋写初秋，后赋写初冬。前赋全从赤壁着笔，后赋全从复游落想。前赋雄浑，后赋幽峭。而总以一轮皓月出没其间，虽起东坡而问之，亦应以吾言为然。集中不录骚赋，而独登先生三作者，喜其豪迈不羁，不规抚司马、班、扬也。盖司马、班、扬人工也，东坡三赋，仙笔也。彼此相较，夔乎远矣！锡周重游赤壁赋 苏轼

是岁十月之望，便承前篇末步自雪堂，将归于临皋。二客从予，过黄泥之坂。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，人影在地，仰见明月，月明，故影在地。以倒句出之，真仙笔也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。已而叹曰：「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」客曰：「今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似松江之鲈。顾安所得酒乎？」归而谋诸妇，妇曰：「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」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是舟行，是初冬，是月夜，是复游曾日月之几何，而江山不可复识矣！顾此茫茫，百端交集予乃摄衣而上，履巉岩，披蒙茸，踞虎豹，登虬龙，攀栖鹖之危巢，俯冯夷之幽宫，盖二客不能从焉。闲中忽逗二客划然长啸，草木震动，山鸣谷应，风起水涌，读此令人赋怀泉涌予亦悄然而悲，肃然而

恐，凜乎其不可留也。反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写游兴畅满听其所止而休焉。时夜将半，四顾寂寥。适有孤鹤，横江东来，忽作此闲散之笔，意者自喻其文心之灵异欤？卸二客翅如车轮，玄裳缟衣，戛然长鸣，掠予舟而西也。须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梦一道士，羽衣蹁跹，过临皋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「赤壁之游乐乎？」问其姓名，俛而不答。呜呼噫嘻！我知之矣！「畴昔之夜，飞鸣而过我者，非子也耶？」道士顾笑，予亦惊寤。开户视之，不见其处。

确是第二次游赤壁文，其设色之工，觉潘、鲍、江、庾有其才情，逊其神韵也。自来坊本，颜曰前赤壁赋、后赤壁赋。予览之，辄欲笑来，妄以鄙意较正之。锡周

与米元章书 苏轼

岭海八年，亲友旷绝，亦未尝关念。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，清雄绝俗之文，超妙入神之字，何时见之，以洗我积年瘴毒耶？浩浩落落，与晋人旷达全别今真见之矣，余无足云者。

空诸所倚，独往独来。一片明光锦也。锡周

答秦太虚书 苏轼

所居对岸武昌，山水佳绝，有蜀人王生在邑中，往往为风涛所隔，不能即归，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，至数日不厌。又有潘生者，作酒店樊口，棹小舟径至店下，村酒亦自醇醪。柑橘棓柿极多，大芋长尺余，不减蜀中。外县米斗二十，有水路可致。羊肉如北方，猪、牛、獐、鹿如土，鱼、蟹不论钱。岐亭监酒胡定之，载书万卷随行，喜借人看。黄州曹官数人，皆家善庖饌，喜作会。太虚视此数事，吾事岂不既济矣乎？趣绝欲与太虚言者无穷，但纸尽耳。展读至此，想见掀髯一笑也。

风致嫣然，如雨后佳花，迎人而笑。锡周

答王敏仲书 苏轼

某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，昨与长子迈诀，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，首当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乃留手疏与诸子，死则葬于海外，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。父既可施之子，子独不可施之父乎？生不挈家，死不扶柩，此亦东坡之家风也。先生一笑而起，渺海阔而天空此外燕坐寂照而已。

是之谓威武不能屈，是之谓无入而不自得。勿误与刘伯伦死即埋此同看。

锡周

猎会诗序 苏轼

雷胜，陇西人。以勇敢应募得官，为京东第二将。武力绝人，骑射敏妙，按阅于徐。徐人欲观其能，为小猎城西。又有殿直郑亮、借职缪进者，皆骑而从，弓矢刀槊，无不精习。而驻泊黄宗闵，举止如诸生，戎装轻骑，出驰绝

众。客皆惊笑乐甚。只此正叙已足是日小雨甫晴，土润风和，观者数千人。曹子桓云：妙接，若再自措一语，便是钝汉建安十年始定冀州，濊貊贡良弓，燕代献名马。时岁之春，勾芒司节，和风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茂兽肥，与兄子丹猎于邺西，手获獐鹿九，狐兔三十。以此代当日所获，文心灵妙驰骋之乐，边人武吏日以为常。如曹氏父子横槊赋诗，以传于世，乃可喜耳。只赞曹氏，终不肯钝置一笔也众客既各自写其诗，一笔合上文，情致已足因书其末，以为异日一笑。

不过借客形主耳。倒转用之，便异常灵变。锡周
淮阴侯庙记 苏轼

应龙之所以为神者，以其善变化而能屈伸也。夏则天飞，效其灵也。冬则泥蟠，避其害也。当嬴氏刑惨网密，毒流海内，销锋镝，诛豪俊，将军乃辱身污节，避世用晦，志在鹄起豹变，食全楚之租，故受馈于漂母。抱王霸之略，蓄英雄之壮图。志轻六合，气盖万夫。故忍耻跨下。泊乎山鬼反璧，天亡秦族，遇知己之英主，陈不世之奇策，崛起蜀汉，席卷关辅。战必胜，攻必克，扫强楚，灭暴秦，平齐七十城，破赵二十万。乞食受辱，恶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？然使水行未殒，火流犹潜，将军则与草木同朽，糜鹿俱死，安能持太阿之柄，云飞龙骧，起徒步而取侯王？噫，自古英津之士，不遇机会，委身草泽，名堙灭而无称者，可胜道哉！

前路先将人所同有之意，演说一番。着眼在末幅一掉，无限感慨。锡周
放鹤亭记 苏轼

熙宁十年秋，彭城大水，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。明年春水落，迁于故居之东，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，得异境焉，作亭于其上。彭城之山，冈岭四合，隐然如大环，独缺其西十二，而山人之亭，适当其缺。佳境果奇，而妙笔足以达之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，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。山人有二鹤，甚驯而善飞，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纵其所如，或立于陂田，或翔于云表，暮则傚东山而归，故名之曰放鹤亭。郡守苏轼，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，饮酒于斯亭而乐之。揖山人而告之曰：「子知隐居之乐乎？虽南面之君，未可与易也。想路奇易曰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诗曰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盖其为物，清远闲放，超然于尘垢之外，故易、诗人以比贤人君子、隐德之士，狎而玩之，宜若有益而无损者。然卫懿公好鹤，则亡其国、周公作酒诰，卫武公作抑戒，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。而刘伶阮籍之徒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。嗟夫，南面之君，虽清远闲放如鹤者，犹不得好，好之则亡其国；而山林遁世之士，虽荒惑败乱如酒者，犹不能为害，而况于鹤乎！天然奇趣，供其挥霍由此观之，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。」山人忻然而笑

曰：「有是哉！」乃作放鹤招鹤之歌。

绝妙思路。仲长统乐志论，念不到此。锡周
记承天夜游 苏轼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，亦未寝，同调相与步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如此写月，便是仙笔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试问有甚么忙，还是人不肯闲？锡周
方山子传 苏轼

方山子，光、黄间隐人也。少时慕朱家、郭解为人，闾里之侠皆宗之。稍壮，折节读书，欲以此驰骋当世。然终不遇。晚乃遁于光、黄间，曰岐亭。庵居蔬食，不与世相闻。弃车马，毁冠服，徒步往来，山中人莫识也。见其所著帽，方耸而高，曰：「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？」因谓之方山子。偏不露余谪居于黄，过岐亭，适见焉，曰：「呜呼，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！何为而在此？忽点出」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，余告之故，俯而不答，仰而笑，呼余宿其家。环堵萧然，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余既耸然异之。略顿独念方山子少时，使酒好剑，用财如粪土。韩欧大苏传作，必有一段凌空盘旋，警策异常之文，是其精神团结处也前十有九年，余在歧下，见方山子从两骑，挟二矢，游西山，鹄起于前，使骑逐而射之，不获。方山子怒马独出，一发得之。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，自谓一时豪士。今几日耳，精悍之色，犹见于眉间，而岂山中之人哉！排宕可喜然方山子世有勋阀，当得官，使从事于其间，今已显闻。而其家在洛阳，园宅壮丽与公侯等，河北有田，岁得帛千匹，亦足以富乐。皆弃不取，独来穷山中，此岂无得而然哉？余闻光、黄间多异人，往往徯狂垢污，不可得而见。方山子倘见之欤？不了

曲折顿挫，慷慨淋漓，全部史记供其驱使。文至髯苏，真如挟飞仙以遨游。锡周

日喻 苏轼

生而眇者不识日，问之有目者。或告之曰：「日之状如铜盘。」扣盘而得其声，他日闻钟，以为日也。或告之曰：「日之光如烛。」扞烛而得其形，他日揣龠，以为日也。日之与钟、龠亦远矣，而眇者不知其异，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也。道之难见也甚于日，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。达者告之，虽有巧譬善导，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。似为洛党而发自盘而之钟，自烛而之龠，转而相之，岂有既乎？故世之言道者，或即其所见而名之，或莫之见而意之，皆求道之过也。

掇百家之英，而隗异过之。锡周

书临皋亭 苏轼

东坡居士酒醉饭饱，倚于几上，白云左缭，清江右洄，重门洞开，林峦垒入。当是时，若有思而无所思，即此便是羲皇上人以受万物之备。惭愧，惭愧！

得自在乐。锡周

定州辞诸庙文 苏轼

轼得罪于朝，将适岭表。虽以谪去，敢不告行。未免有情区区之心，神所鉴听。尚飨！

有一种说不得光景。锡周

王子立墓志铭 苏轼

知性以为存，不寿非其怨也。知义以为荣，不贵非其羨也。而未能忘于文，妙转则犹有意于传也。呜呼，百世之后，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。才人自信如此

极力抬高子立，而已亦置身百尺楼矣。锡周

惠州官葬暴骨铭 苏轼

有宋绍圣二年，官葬暴骨于是。是岂无主？仁人君子，斯其主矣。东坡居士铭其藏曰：人耶天耶？随念而徂。有未能然，宅此枯颅。后有君子，无废此心。其言藹如，只此已足陵谷变坏，复棺衾之。

寓滋味于澹泊。锡周

答人约观状元 苏辙

圣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赐之官，为首选者，既拜命，拥出丽正门。黄旗塞道，丹彩被体，马蹄蹀躞，望坝头而去。观者云合，吁，亦荣矣。然子观人者乎，欲为人所观乎？若欲为人所观，则移其所以观人者观书。

状元必观书乎？观书必状元乎？自得子云观状元固极无谓，然观书亦其扯淡。锡周

蔡叔论 苏辙

世俗之说曰：舜囚尧，不得其死；禹逐舜，终于苍梧之野。周公将弑成王，二叔讥之，乃免于乱。彼以小人之情，度君子之心，亦何所不至哉。今夫圣人虽与世同处，而其中浩然与天地同量，彼其食粟衣帛，盖有不得已耳，跟前妙论，如香山诗，老妪亦解而况与人争利哉！诸葛孔明受托昭烈以相孺子，虽使取而代之，蜀人安焉。然君臣之义，没身不替。孔明尚然，好衬托而况于圣人乎？彼小人，何以知之。

笔有断制，语无枝叶。高谈雄辩惊四筵，正不在袞袞多言也。录此为短篇

金科玉律。买菜求益者当自崖而返。锡周

燕论 苏辙

燕召公之后，然国于蛮貊之间，礼乐微矣。春秋之际，未尝出与诸侯会盟，至于战国亦以耕战自守，安乐无事，未尝被兵。文公二十八年，苏秦入燕，始以纵横之事说之。自是兵交中国，无复宁岁，六世而亡。吴自太伯至寿梦，十七世不通诸侯。自巫臣入吴，教吴乘车战射，与晋、楚力争，七世而亡。燕、吴虽南北绝远，而兴亡之迹，大略相似。彼说客策士，借人之国，以自快于一时，可矣，澹宕而为国者因而徇之，猖狂恣行，以速灭亡，何哉？夫起于僻陋之中，而奋于诸侯之上，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则可，探原之论不然，皆祸也。至太子丹不听鞠武，而用田光，欲以一匕首毙秦，虽使荆轲能害秦王，亦何救秦之灭燕，发人所未发而况不能哉！此又苏秦之所不取也。

论不必惊人，但中窾耳。更能于他人极忽略处着精神。锡周
答宋殿直书 黄庭坚

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，则俗尘生其间，照镜则觉面目可憎，对人亦语言无味也。

人与花卉不同，灌花用粪秽，灌人心源还须雅驯。外间偏以腐烂时文辄蔽子弟灵府，何耶？锡周

秘承章蒙明发集序 张耒

古之论人者，考其人不计其功，士固有其才可以有为，而不幸不及施，与既施而中夺者，何可胜数。而中才常人乘时以功名显者，世常有之。孟子曰：若夫成功则天也，夫成败系天者，其未可以贤不肖必也。司马子长论李将军为将，其言哀痛反覆，深悲其无功，以谓百姓知不知，皆为垂涕。至论霍去病，无他美，独曰常有天幸，不至乏绝。夫子长不少假借于屡胜之去病，而独拳拳于老死之李广，何哉？何人不读史记妙悟者会心乃尔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时以取名，而豪杰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，故其与夺之际如此。皆前人所未发者，读之新奇而可喜嗟夫，岂独人事哉？凡物亦然。夫夏生殖，而从棘能有所庇，疾风烈寒，大木百围，僵仆而死。秋水时至，沟畎有一溉之功，而岁寒渊竭，江河不足活鱼鳖。物固系其所遭者哉！今年春，予遇友人会稽章邦老于宛邱，一见予，再拜泣涕，出其先人秘承君诗文三编，及其行状，求予文以为之序。其文章议论甚高，而叹其不大设施也。

欧公、江邻几梅圣俞文集序，不过悲其不遇，作楚囚相对之态耳。此独从大处立议论，穷源溯流，殊令人耳移目换。锡周

汉景帝论 张耒

景帝称窦婴沾沾自喜多易，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，而相卫绾。夫自喜多易

固不足以持重，是也，而求持重者必如卫綰，则已甚矣。古之知人者，不观其形而察其情，得其妙而遗其似。夫天下之善恶，其似者固未必是，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。阅历有得之谈綰，车戏之贱士也，其椎鲁庸钝，偶似夫敦厚长者之形耳。夫敦厚之士，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，岂谓其无是非可否，如偶人而已哉？苟以是为长者而用之，则世之可谓持重者多矣。夫恶马之奔踶也，求其无奔踶可矣，得偶马而爱之，可乎？醒豁之至景帝之相綰也，是爱偶马之类也。帝之恶周亚夫也，曰：此鞅鞅非少主臣也，卒杀之。夫天下之情，其未见于利害之际者，举不可知；而要之易劫以势者，易动以利。善论不轻许人之私者，不轻行其私。亚夫之不纳文帝于细柳，与夫不肯侯王信，可谓不可以势劫，而无私意矣。仗节死义，与夫见利而心不动，非轻势而灭私者莫能。可以相少主、共危难者，意非亚夫不可，而帝乃反之。是徒以其刚劲不苟、其形若难制而嫚上者，故杀之而不疑。呜呼，景帝者，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！断定盖昔者高祖求传如意者而不可得，一周昌能强项面折，而高祖遂以赵王委之。夫昌之不能脱如意于死，其势盖有所迫；而所以任昌者，固相危弱之道也。嗟夫，周昌以此见取，而亚夫乃用是不免，则景帝之与高祖，便全学苏家体制其观人也亦异矣！

眉山父子，作论巨灵手也。其才情固堪推倒一世，然雄放中不免有武断气，亦安能曲为昔人讳耶？文潜出大苏门下，有苏之见解，有苏之才气，而尔雅温文，溢于言论风旨之间。今披其集中诸论，可谓谈言微中，而纾徐卓犖，兼而有之者矣。恨限于卷帙，不能备载耳。锡周

古砚铭 崔鷗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似老。学不厌，教不倦，似孔。其实，墨家者流，摩顶放踵。

谐趣而奇确，胜唐子西作。唐锡周。按原文如此，是书序末有唐符曾印，抑唐其本姓，而继于王氏乎？

郑默字序 唐庚

郑子以其名默，求字于余。余为之说曰：韩非作说难，竟以说死。箕子过商，欲哭而不敢。梁子作五噫之歌，明帝闻而非之。近世蔡常山以笑贬海上。甚矣，处世之难也！言、笑、歌、哭，皆有所禁，则子之欲默也宜哉。虽然，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。由是言之，默遂可以免乎？字之曰时言。

尼父垂训于春秋之世，未尝以言招尤。立议者宜知所折衷矣。锡周射象记 唐庚

政和三年三月乙卯，有象逸于惠州之北门，惠人相与攻之，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数百人，而空手旁观鼓噪以助勇者，亦以千计。既至，皆逡巡不进。有

监税蒙顺国者，邕州边人，以趯捷自矜，短衣踊跃，挟数十矢射之，中项背如猬毛，象庞然不动，徐以鼻卷去。最后中左耳，流血被面，象怒驰之，顺国弃弓反走，未数步，象以鼻钩其膝，盘之于地，蹂践之。众溃走散，象亦缓缓引去。少焉，吏卒就视，则顺国已碎首折肋、陷胸流肠死矣。吾时方食，闻之投箸叹息。锁一笔起下嗟夫，使象得入城，则鼻之所触，齿之所拂，足之所蹴，岂复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！为万人排难，而以身死之，此吾所以叹也。以排难救人为己任然吾闻交趾捕象，必用机阱，未有直决者。吾尝识其形矣：其立如屋，其卧如堤，其行如舟，是岂可与力竞也哉？若人者，可谓愚矣，此吾所以又叹也。不量力然向使百数人者协心戮力，齐奋而共击之，亦未必不胜。脱令不胜，犹当不至于此。此吾所以又叹也。困于无助虽然，古之不量力，奋区区之忠，以排难救人为己任，而困于无助，以至碎首折肋陷胸流肠而死者，亦安可胜数！总上三者，推开说凡有志而无成者，皆是也，何独此哉！可为长太息此吾所以又叹也。作射象记。

不说破，不说完，一唱三叹，邈然神远。锡周
谒昭烈庙文 王十朋

呜呼，东都之季，盗窥神器，分鼎者三，不刊之论帝乃刘氏有高皇度，有光武志，确有王佐臣，无中原地。以区区蜀，抗大国二，天厌汉德，壮图弗遂。功虽少贬，四海归义。永安故宫，遗迹可纪。君臣有庙，英雄堕泪。岁月浸远，栋宇莫治。某来守是邦，过而兴喟，一新庙貌，薄荐肴馐。旁观八阵，细读三志，我虽有酒，不祀孙吴。我虽有肴，不飨曹魏。胆识俱臻绝顶

三分鼎峙，昭烈独令人怜。蜀为正统，岂待紫阳奋笔哉！锡周
东方智士说 朱敦儒

东方有人，自号智士，才多而狂心，凡古昔圣贤，与当世公卿长者，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。然地寒力薄，终岁不免饥冻。里有富人，建第宅甲其国中，车马奴婢、钟鼓帷帐具备。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：「吾将远游，今以居第贷子。凡室中金宝资生之具无乏，皆听子用不记。期年还，则归我。」富人登车而出，智士杖策而入，入梦僮仆伎妾，罗拜堂下，各效其所典簿籍以听命，号智士曰假公。奇称，即守财虏之别名智士因遍观居第，富贵伟丽过王者，喜甚。忽更衣东走圃，仰视其舍卑狭，俯阅其基湫隘，心郁然不乐，病根在此召纪纲仆让之曰：「此第高广而圃不称。」仆曰：「惟假公教。」智士因令彻旧营新，狭者广之，卑者增之，曰：「如此以当寒暑，如此以蔽风雨。」既藻其税，又丹其楹。至于聚筹积灰，扇蝇攘蛆，皆有法度。事或未当，朝移夕改，必善必奇。智士躬执斤帚，与役夫杂作，手足疮茧，头蓬面垢，昼夜忘眠食，世之所谓勤俭作家者如此切切焉惟恐圃之未美也。不觉阅岁，成未落也。

忽阍者奔告曰：「阿郎至矣！」泡影须臾事智士仓皇弃帚而趋迎富人于堂下，富人劳之曰：「子居吾第乐乎？」智士恍然自失，曰：「自君之出，吾惟圃是务，初不知堂中之温密，别馆之虚凉。北榭之风，南楼之月，西园花竹之胜，吾未尝经目，后房歌舞之妙，吾未尝举触。虫网琴瑟，尘栖钟鼎，不知岁月之及，夜来真大梦耶！子复归而吾当去也。」富人揖而出之。此时并不复号假公矣智士还于故庐，且悲且叹，悒悒而死。市南宜僚闻而笑之，以告北山愚公。愚公曰：子奚笑哉？世之治圃者多矣，子奚笑哉！

造物颠倒世人，奇矣！此文结撰出造物愚人之巧，更奇。大约古人锦心绣口，有绝非浅学所能梦见者。史记李斯列传，以鼠起，以犬结，而李斯人品依稀可见。其神奇全在有意无意间，不肯稍露圭角也。吾友朱子昆发语予云：鸿文以斩关夺隘为难，小品以不落言诠为高。有味哉！予爱古文，丹黄甲乙，乐不为疲，然清夜自思，殊觉无谓。至于人间富贵，尤非所愿，行将避迹深山，妻梅友竹，从赤松子游耳！锡周

萧何论 杨时

高皇帝收民于暴秦伤残之余，而何秉国钧，尽革秦苛法，与之更始，天下宜之。作画一之歌，其法令终汉世守之，莫能损益也。班固谓为一代宗臣，岂虚语哉！然高皇帝既平天下，于功臣尤多忌刻，何为宰辅，至出私财以助军，买田宅以自污，以是媚上，仅能免矣，甚至于械系之，犹不知引去。岂工于为天下而拙于谋身耶？盖不学无闻，暗于功成身退之义，贪冒荣宠，惴惴然如持重宝，惟恐一跌，然而几蹈者亦屡矣。盖高皇帝慢而侮人，而轻与人爵邑，故不能得廉节之士，商山四皓所以义不辱而一时顽钝嗜利无耻者多归之。以何之贤，犹不免是，惜夫！

作论不中要害，满纸铺排，皆浮谈耳。龟山此篇，胸如照妖镜，舌如龙泉剑，直令人开口不得。锡周

与叔兴书 韩驹

浮江二千里，艰厌旌旗，不料到此复见挠挠也。然驹间关自贼中来，最能言其情状，若无内应，决不能入，故须静以俟之。扰则民怨，惊则民骇。二者足以召变，不可不知也。

要言不烦。然所谓静以俟之者，必须有备，然后无患。亚夫军难犯，岳家军难撼，皆先谋定，故能静镇耳。锡周

记交趾进异兽 苏过

麒麟凤凰，天所生也，虎豹蛇蝎，亦天所生也。生麟凤矣，必复生虎豹蛇蝎，苍苍者或自有说。真不可解然天之生麟凤也不数，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，往往蕃衍于深山大泽间，耽耽焉，逐逐焉，肆其爪牙之利，以逞其口腹之欲

，亘古不平宜乎麒麟凤凰高飞远引，不一游于世也。无限感愤

不得其平则鸣，较之东坡，锋芒更露。锡周

跋韩晋公牛 陆游

予居镜湖北渚，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，便觉身在图画。自奉诏紬史，逾年不复见此，寝食皆无味。今行且奏书矣，奏后三日，不力，求去求不听，辄止者，有如日。

高蹈之思，奇特之气，拂拂从十指间出。锡周

祭朱元晦文 陆游

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，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，路修齿耄，神往形留。公歿不亡，尚其来飨。

文章恢奇至此，尚有一字未脱否？锡周

劝学说 朱熹

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，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，日月逝矣，岁不我延。呜呼已矣！是谁之愆？

此学人通病也。录之当晨钟暮鼓，功匪浅鲜。锡周

跋苏子美四时歌真迹 周必大

同时则妒贤嫉能，异世乃哀穷悼屈，古今殆一律也。使刘元瑜辈见子美词翰于百年之后，则所谓一网之举，安知不转为什袭之藏乎？

绝妙思致。不肯作悲凉寂寞语，使人读之垂首丧气。锡周

送郭银河序 杨万里

予闻郭银河妙于数，其谈祸福多奇中，其言杉溪先生、尚书刘公，又其奇中之尤者也。乾道戊子十一月二十日来谒予，貌甚古，辞甚辩，如轩辕弥明之长颈楚语也。于十二子五运六气，言之如汉廷诸先生之论治也，如秦医和缓、汉太仓公之知病也。予惊且奇之，与旧所闻无所不及而有加焉。予问之曰：「子之技前于人，而子之贫亦前于人，独何欤？」银河仰而笑，俯而叹曰：「技不负予也，予惟恐负技也。惟恐负技，故以人徇技，而不以技徇人。其于人也，不有所迎而有所撻，以至于斯也。然予之贫可守，而予之守不可悔。雅与鄙趣合」予益奇之，如银河者，其隐于技者欤？挟技者必有求，求不得则罪其技。自技而之贫，自贫而之悔，自悔而无所不之也。不为此者希矣！穷且益圣者几人？如银河者，其隐于技者欤！

数学，小技耳。作者乃另立议论，为世间轻于贬节者痛下一针，所以久传。锡周

祭吴履斋文 季苾

潞公不能不疏，温公不能不毁，赵忠简不能不迁，寇莱公不能不死。尔民

无禄，岂天厌之？呜呼，后世而无先生者乎，孰能志之？后世而有先生者乎，孰能待之？

爽籁发而清风生。锡周

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辛弃疾

使此诏见于绍兴之前，可以无事仇之大耻；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。今此诏与此虏，犹俱存也，悲夫！

宗留守连呼过河，岳武穆惋愤泣下，同是一副眼泪。锡周
相者张仲思觅序 程秘

孔明、公瑾、祖豫州、谢幼度诸人，固未尝死，但浮沉梁、益、荆、吴耳！如君眼明，不患不识，但患足未遍耳。盍行乎，倘得之，悉与俱来！

雄放高古，子长得意生也。眼界不高，胸次不阔，决不能道只字。锡周
岳飞论 章如愚

天未厌宋，王秉忠肝义胆以生；天未亡金，王抱赤心愤气以死。雄伟之思，平允之论天乎，丰其才矣，使不畜其用；大其任矣，使不狭其成。虽九庙之耻，立谭可雪，何但纾一邑之难，虽河北二百州之版图，不崇朝而复。何至悠悠岁月，尚守江南十数道之疆域耶？

天既生飞，何生桧耶？即桧亦无词杀王，而仅以莫须有三字文致其罪。是天亦几不能杀王也。且天诚欲杀王，何不杀以疾病，杀以成阵，而必使之毙于贼桧之手耶？是皆不可解也。既不可解矣，又何必赞论乎哉！锡周
祭方孚若宝谟文 刘克庄

公没旬浹，小君偕逝，高年之母孑然独存。语之土木，犹当流涕，况平生交友之情哉！呜呼，昔与公饮，常恨酒少；今举此觞，公不能酌，然则良朋聚会，奈何不饮呜呼哀哉！

浅语自尔情至。锡周

赠秘阁修撰陈公东赞 刘宰

陈公以布衣叩阍，恨不手锄奸佞。今虽死，垂绅正笏，生气凛凛。奸佞者盍少避，终不减段太尉无恙时。

寥寥三四语，陈公已须眉毕现，令读者并忘其为像赞矣。锡周
塔灯记 车若水

台之巾山有塔焉，朔望之夕，群灯环之，光闪半空。问之僧，曰檀越祈福，一夕铜镪三万。予曰：嘻，此三百人一日之粮也。鰥、寡、孤、独，癯老、废夕，与我同生为人，及门呼叫，不能得一钱。至于饭伊蒲，给游手，犹曰人受用之。施膏燃塔，比闾不足以照织，冥行不足以测路。以其可以活人者，弃之高山之巅，暴殄之罪，斯造物之所怒，而何福之祈？且浮屠尝自言，长竿大

白，悬幡迎风，不如以衣亲戚之穷人，真可惜也。友人蒋叔亨闻之曰；子久违江湖，可谓浅眼。近日天下雄刹，高觚杰楹，金泥翠木，一日之役，犖宝如山，铜镪三万可言耶？予默然。

无甚高论，录之以破悖愚。锡周

赠汪水云 周方

余读水云诗，至丙子以后，为之骨立。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，神销意在，而不敢出声哭也。山阳夜笛，闻之者四壁皆为哽咽；正平祢衡操挝，听之者三台俱无声韵。噫，水云之诗，真能使人至如是，至如其感哉！

摹拟绝工，有景有情。锡周

刘静修画像赞 欧阳玄

微点之狂，而有春风沂水之乐；资由之勇，而无北鄙鼓瑟之声。于裕皇之仁，而见不可留之四皓；以世祖之略，而遇不能致之两生。呜呼，麒麟凤凰，固宇内之不常有也，然一鸣而六典作，一出而春秋成，霞铺锦上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，明矣！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者耶！

词华鲜秀，风韵流美。扬子云草太玄，好以艰深文浅易语，毕竟难传。锡周

跋唐太宗六马图赞 王浑

物之贤否一定，论其遇不遇可也。昭陵六马，天降毛龙，授之英王，俾剪隋乱。及其成功，琢石为像，题真以赞，用传不朽，何其幸也！宜其声华气焰，上与房驷争光。其文亦有晶光射人故潼关之役，备体流汗，又何神哉！如昭烈之的卢，冉闵之朱龙，名虽存而形何在焉？无限感慨太史公曰：闾阎之人，虽砥行立名，非附青云之士，乌能施于后世？

六马竟与凌烟阁功臣同传，而伏枥老骥，不获邀伯乐之一顾。升为天，降为渊，可胜慨哉！锡周

题兰亭帖 刘基

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，一语包括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，可以知其人矣。放浪山水，抑岂其本心哉？千秋知己临文感痛，良有以也。笔笔宕折而独以能书称于后世，却正是极赞其书悲夫！

抑扬跌宕，直逼史迁信陵君传。锡周

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

民之穷亦甚矣！树艺畜牧之所得，将以厚其家而吏实夺之。既夺于吏，不敢怨怒，而庶几偿前之失者，望今岁之有秋也，亦孔之哀而神复罚之。嘉谷垂熟，被乎原隰，淫雨暴风，旬月继作，尽扑而捋之。今虽已无可奈，然遗粒委

穗，不当风水冲者，犹有百十之可冀。神曷不亟诉于帝而遏之？吏贪肆而昏冥，视民之穷而不恤，民以其不足罪，固莫之罪也。神聪明而仁闵，何乃效吏之为，而不思拯且活之？直言无讳民虽蠢愚，不能媚顺于神，然春秋报谢以答神贶者，苟岁之丰未尝敢怠。使其靡所得食，则神亦有不利焉！泥神亦应点头天胡为而不察之？民之命悬于神，非若吏之暂而居、忽而代者之不相属也。隐而不言，民则有罪；知而不恤，其可与否？神尚决之。敢告。

之字押句，如闻羯鼓。庐陵醉翁亭嗣音也。锡周

独坐轩记 桑悦

予为西昌校官，学圃中筑一轩大如斗，仅容台椅各一。台仅可置经史数卷，宾至无可升降，弗肃以入，因名之曰独坐。予训课暇，辄憩息其中，上求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孔子之道，次窥关闽濂洛数君子之心，又次则咀嚼左传、荀卿、班固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韩柳欧苏曾王之文，更暇则取秦汉以下古人行事之迹，少加褒贬，以定万世之是非。悠哉悠哉，以永终日。日长否？轩前有池半亩，隙地数丈，池种芰荷，地杂植松、桧、竹、柏。予坐是轩，尘坌不入，胸次日拓，又若左临太行，逆补右挟东海，而荫万间之广厦也。且坐惟酬酢千古，奇波矗起遇圣人则为弟子之位，若亲阅训诲；遇贤人则为交游之位，若亲接膝而语；遇乱臣贼子，则为士师之位，若亲降诛罚于前。坐无常位，接无常人，日觉纷拏交错，坐安得独？再逆补虽然，急转予之所纷拏交错者，皆世之寂寞者也。而天壤之间，坐予坐者寥寥，不谓之独，亦其予同。白眼看世人作独坐轩记。

孤芳自赏。民怵先生才丰遇嗇，而不作感愤无聊之态，其得力于独坐者夥矣！锡周

答寇子焯书 康海

放逐后，流连声伎，不复拘检，垂二十年。人苦不自知，仆既自知之，而又自忘之，此则深感尔矣。有丑妇被黜者，借邻女之饰，更往谓夫曰：「曩以不修，子故弃妾。今修矣，子何辞焉？」世间尽多此种人，勿遽掀唇而笑也其夫拒趋而出。其姊尤之曰：「一出已羞，更复何求？」其言虽鄙，可以理喻，惟万万念之。

似学国策，而实明文之矫矫者。锡周

祭少保胡公文 徐渭

呜呼，痛哉，公之律己也，则当思公之过；而人之免乱也，则当思公之功；今而两不思也，遂以罹于凶。呜呼，痛哉，公之生也，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；今其歿也，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。盖其微且贱之若此，是以两抱志而无从。惟感恩于一盼，潜掩涕于蒿蓬。

论其受恩深处，当有溢美之词。然褒贬予夺，丝毫不苟。文士可谓有权。

锡周

题元祐党碑 倪元璐

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，遂稀传本，今获见之，犹钦宝篆矣。当毁碑时，蔡京厉声曰：「碑可毁，名不可灭也。」嗟乎，乌知后人之欲不毁之更甚于京乎！此转不测诸贤自涑水、眉山数十公外，凡二百余人，史无传者，不赖此碑，何由知其姓名哉？故知择福之道，莫大乎与君子同祸，有激之谈小人之谋，无往不福君子也。伟论惊人，千古不刊石工安民，乞免著名，今披此籍，觉诸贤位中，赫然有安民在。林西仲云：咄然而止，笔力横甚

峻嶒气骨，韶美丰姿，已尽韩柳诸公能事。何云古今人不相及耶？似为东林诸贤立赤帜。锡周

读宋史礼乐志 艾南英

呜呼，汉、唐而后，礼之见于史者，果可谓之礼欤？予读其书，不过有司之仪注已耳。辣古之帝王，修身、齐家，以及于天下。殷、周之兴远自稷、契，积功累仁千有余年，而后礼乐兴。宋之为宋，规模褊浅，盖可知矣。郊禘之事，至不能举其太祖之所自出，而所为因仍附会，缘饰先代之礼以自文者，中更二三大儒，不能正其非，岂当代之君，儒者固有所不尽言欤？司马迁作史记礼乐书，于高、惠、文、景之制，缺而不详。或曰：十篇有录无书，书盖褚氏所补。予谓迁特讳言之，而概取荀卿诸儒礼论乐记以当之，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，非缺也。史公之才非不能明礼定乐者，述而不作，想因尔尔其意曰：是安得有礼乐云尔，然后知迁之意微远矣。昔夫绍兴而后，寄国于山谿海峤之间，庶事苟且，忘亲事仇，其于礼乐之本何如也？折得倒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礼仪注，而正其先后议礼之言，使是非有所究，盖史迁之意也。老气无敌

自孔子成春秋，而后之作者皆侈然自附。如晏子春秋、虞氏春秋、吕氏春秋之类，几数十家，何其僭也。司马迁史记有礼书乐书，班固作礼乐志，而历代史官，后先效颦。千子先生揭出史公微意，直令不知而作者，爽然自失。大可称快。锡周